婦女雜誌

「決戰女性生活檢討」特輯

執筆者——尹梅伯　萬宜　胡德榮　史華

本期要目

特輯——婦女向哪裏去？
管翼賢夫人訪問記
空襲時的救護法
家庭防空講話
東風（世界女性文圖）
軟塵（三幕劇）

三四月號
（第六卷第三，四期）




有健康身体 才有真幸福
菲羅素
補血 健身
電話5·2541
福民藥廠出品
過氧化鎂錠
專治一切 腸胃病症
廠址：北京朝內南小街甲十六號

卷首語

紀念國父忌辰感

實現遺教的責任
婦女應分担起來

三月十二日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的忌辰，我們在深深的紀念之餘，想起孫先生在協和醫院養病時的一件小事。

當時，因爲孫先生病了已經很久，所以他的肝氣很旺，一次，有一位護士患着傷風而不會帶口罩，在孫先生面前打了一個噴嚏，孫先生就用英國語責備了她一句。

就因爲這，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竟一天不曾到孫先生病房裏來，孫先生請了幾次，孫夫人才過來嚴厲的說：『你現在已是國民領袖了，對人應該這種態度麼？』可是，意外的，孫先生竟用極溫柔的聲調，向她謝了過。

以上所說，固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証明，一個賢良的妻子，對於她丈夫的成功，是很有力量的。

準此，希望婦女們分担起這個沉重的担子以天賦的力量，督促自己的丈夫，早日實現　國父的遺教，以促進大亞洲主義的完成！

婦女雜誌三，四月號（第二卷第三四期）目次

決戰婦女生活特輯

（婦女向哪裏去？）
女性之樂觀與悲觀……尹梅伯
婦女的出路……萬宜
談談生活方式……胡榮德
這時代正好長途賽跑……史華（一）
戰時下知識婦女應具的態度……琳君（四）
（圓桌會議）
婦女裝飾的注意……夜鶯（五）
「心的美」和「體的美」……羅（五）
教養子女是你們的任務……榴火（六）
隨感隨談……余謙（七）
時事記要……（八）
戀愛與結婚……沙鷗（一〇）
家庭防空講話……阿英（一二）
＝海外婦女生活＝
日本主婦的日常生活……孟麗（一四）
德國婦女的偉大精神……曼娜（一六）
管翼賢夫人訪問記……鐳玲（一八）
＝徵文發表：「過年的感想」＝
過年的再評價……零誌（二〇）
我將有明快的一天……畏微（二〇）
年是孩子們的……珠蘭（二一）
空襲時的救護法……譚立（二二）
女詞人李清照……劉雅聲（二六）
女性美縱橫談……李鐸融（二八）
女性與藝術的過去未來……林殊（三〇）
鰥夫因何容易再娶……李木（三一）
北京影藝學院……玲（三二）
談愛情……赤木健介作　呂奇譯（三五）
（家庭生活）
今年我對家庭的新計劃……沈慧（三四）
兒童的疾病……程瑛（三六）
表現出舊劇的中國女性……孤血（三六）
家庭蔬菜栽培法……劉能（三九）
蔬菜作菜方法……谷風（四〇）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端錦（四〇）
（文藝）
蘋果紅了……藍汀（四一）
殘景……佐卿（四四）
東風……芬蘭．H．A．思納聯作　周紫秋譯（四八）
軟塵（三幕劇）……聯詞（五三）
編後記……（六一）

決戰婦女生活特輯

婦女向哪里去？

尹梅伯（新光雜誌社長）
萬宜（新民會中央總會婦運股部員）
胡榮德（華交社員）
史華（華北新報社員）

女性之樂觀與悲觀

尹梅伯

樂觀與悲觀，不用說是人生中的兩種心情，然而一般的人，在這兩種心情中，多是不能劃分的，如果一個人的心情是純然的樂觀者，她便是時代的偉人，如果是純然的悲觀者，她也不失爲是一個時代的偉人。

自然，樂觀派我們很容易明瞭她是能够隨欲而安，無所謂艱難，無所謂失敗，她能隨時利用一切，去求發展，求創造，無論是對於個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國家，終能完成她的志願。那麽悲觀派是否都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呢？那是絕對的錯誤了，悲觀派並不是弱者，她看破了人生，看破了人類的組織，看破了一切的進化，這些都是屬於大自然的，她深能了解人生是和一棵野菊花的生命同樣的無意義，那麽她便是世界上一個大哲學家了。

我前面已經說過，樂觀與悲觀，多是不能劃分的很清楚的，讓我們看看吧，誰是樂觀者？誰又是悲觀的呢？

我有一個朋友，她有很快樂的家庭她受着高等的教育，她很富有並且長的又很漂亮，她一天都是高興，幾不知人間還有什麽愁苦事，她的抱負很大，將來一定要成爲一個大科學家。我們都讚美她是一個難得的樂觀派。這樣的她，度過了她一生的三分之二了。現在呢？她忽然變成悲觀者，悲觀得幾乎自殺，原因是她嫁後的悲哀所致。

像這位朋友的人，是太多了吧？以前之所謂樂觀，既不成爲樂觀，其後自然更談不到什麽悲觀，那不過是因了私慾的滿足和不滿足而轉變了她的心情吧了。

在五千年後的今日，女性教育的程度，依然是非常淺近的，她們還不能認識什麽是樂觀主義或是悲觀主義，樂觀派的人生是如何的過法，或悲觀派的人生是如何的過法。高興時便是樂觀，不高興時便是悲觀，樂觀了便招搖而過市，悲觀了，便怨天尤人。豈不是一件笑談嗎？

現代新女性，有很努力的創了一番事業，也很有人致力於寫作，然而我們不能說她是樂觀主義者。同時有很多人是消極的過着她們的人生，然而我們又不能說她是悲觀主義者。因爲她們的積極和消極都是一時的，不能持久，是被環境支配着的人生，而不是支配環境的人生。

我們拋開樂觀和悲觀的兩種主義來說，所謂消極的人，一定要從積極中受了打擊之後才談得到消極，然而一般消極者又有幾人曾經積極過的呢？我以爲鄉間的婦女還知到積極的苦幹，而都市中的婦女，却大半是養尊處優，這又不能說她是消極了，只好說是懶惰、無能、因爲有一般人根本是積極不起來的。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吧，所要積極者是些什麽呢？婦女職業也不爲少了，可是有幾條是經她們的手創出來的呢？所謂婦女運動，究竟是爲婦女本身創造呢？還是給人家利用着呢？這種作法兒，只是給

人家作，替人家作，而不是爲自己作的。

話說得太遠了，我總以爲人生和生活是截然兩件事，自然我們主張，或者可以說是需要，女性要有樂觀的人生，積極的人生，但是不要爲了生活才去積極才去樂觀，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最後我對婦女雜誌很抱歉，就是屢次索稿，都未能報命，而這回又遇到了一個難題，很難着筆，寫的又亂，也就難免敷衍之譏了。

婦女的出路

萬宜

國民革命的開始，覺醒了國民的意識，同時也激起了女性的覺悟。三十年前的中國婦女，一向是在家庭中佔有一部分的地位，根本談不到參與社會工作，這種遺傳下來的封建思想，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保持着，而婦女運動即在此四面楚歌的情況下而產生。

雖然婦女運動已經有了三十餘年的歷史。但是至今婦女的地位，仍放置在不確定的形式上，固然是一般人對婦女意識的壓迫，另一面也是婦女本身的不振做。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特殊國情，一個問題，有一個問題的特殊性質，我們知道，中國的國家與任何國家都不同，中國的婦女問題也自與任何國家的婦女問題相異。所以我們更應認清時代，熟察國情，對於復興民族，振興國家，負起這個時代的歷史的任務。

戰雲已經彌漫了世界上每個角落，我國也因受不了侵削，起而奮鬥。各國的婦女，不論是地位，職業等，都無形中受了它的影響而被提高，而又廣泛了。回顧我國，雖然有一小部分的婦女，已覺悟到自己應負的使命；積極的，不畏難困的前進着，更於斬荊披棘中，創出一條道路，可是大部的婦女還是過着得過且過態度。時代已經告訴我們，只有前進，爭取，是我們走的路，現在不容我們再消極，萎靡了。我們婦女是國民的一份子，也享受着國家的權利，當然應該盡國民的義務，這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事實。

婦女是關係着兩個時代。一個是自身的職業，一個是教養次代國民。這都是我們分內的任務與天職，尤其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婦女更須完成我們所負的偉大使命。

近來婦女教育的機會已均等，爲了爭取自身的獨立，而向社會各方面謀取獨立的生活。且能在社會中，看到許多自己從未看到的事情，想到自己從未夢想過的困難。我們知道社會的險惡，須要我們的奮鬥。所以我們必須在這艱辛困苦的重圍裏衝出來，才可以獲得勝利的成功！

培根曾說過：「知識就是力」，我們由這句話可以知道知識的重要。所以我們一面爲了事業努力，另一方面還要不斷的尋求知識。固然我們有了知識可以做事情，可是有了更豐富的知識，不僅做普通的事且還可成就很大的事業，不僅利已，還能利人！不僅利於當世，後世的人還能食其恩惠。所以先充實自己的知識，是一切事業發展的先決條件。雖然自今的一般婦女抱着熱誠爲事業而做事，可是對於自己的充實方面是忽略了，這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婦女是最富有感情的，往往對於任何事情都是以感情爲出發點。這點，也值得我們探討。固然感情是人的天性。但是因了感情的豐富，而缺乏理智，因而不能正確的分析事之曲直。所以我們對於每件事在感情中應加以理智的判斷。

人生的過程永遠是坎坷的，我們在事業上，不免因爲外力而受到刺激，爲內因而受壓迫，使得積極熱誠，而化爲消極，冷淡，這是不能避免的事實。可是當我們遇到不洽意的時候，在感情中應加以理智，同時需要將爲事業而奮鬥的意念加強。就是有困難也會破除的。

雖然如此，傳統的事實給予婦女的痛苦，正是一個打不破的難障，我們隨時可以聽到呼喊婦女回到家庭裏去，固然我們不能否認家庭裡的事，不是我婦女的天職，可是社會上的事業也是我們婦女的任務。

因之，現時代中所產生的兩種「時代人物」。當然抱着不同的人生觀，走着不同的路線。積極的，不畏艱難的婦女，應該刻苦，忍耐的向職業線上開闢一條道路。對於事業的熱忱，工作的意志，都應要有一番修養。不容社會上一般人對我們再有鄙視的機會。抱有悲觀，消極，而無進取的婦女，還是回到家庭裡，負起教養第二代國民，能肩荷起將來的國家復興事業，也可盡到自己的天職！

需求我們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我們每個國民均須爲此神聖任務而努力，更應擇其「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勝者」來工作。這樣纔能求得中國婦女的正當出路！

下期預告

空襲下如何防止失眠　雕竹

幾種流行疾病的常識　祝子謙醫師

談談生活方式

胡榮德

一息尚存的話，就得生活着。生活是自然的現象。至於怎樣活着，用什麼樣的觀點，或說用什麼樣的態度來活着，這是個人在不知不覺中自己所選擇的，也可以說是環境的創造。由於不同的生活觀點，或是不同的生活態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爲各人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情形不一致，也可以說是各人的生活環境不相同，漸漸所鑄成的生活方式也就不一樣了。

不幸受了惡劣環境的刺激，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靡得過且過而活着；或是想着「今日脫了鞋和襪，不知明日穿不穿。」的達觀且放任的活着。我們展開史書一讀，可以尋到很多曾這樣活着過的古人，我們若放開目光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中，注意的看一看，也可以發現出許多正在這樣活着的人。古人也罷，今人也罷，試問頹靡，悲觀，消極，放任，敷衍的活着，到底給與社會的供獻有多少？反面來問抱定過這樣生活方式的人，對於社會的影響，或說損失有若干？有沒有人推測或估計過？限於篇幅的關係，這裡不能詳細的討論。自然筆者不是願意處在局外第三者的立場，來批評是非，可是希望人人都能認清現實，勝過現實，從逆境中爭扎奮鬥，打出一條康莊大道來，因爲這樣的人生，才有回憶的價値！

筆者個人的家庭環境，是不允許他頹廢的；個人的性質，也不喜歡醉生夢死活着，社會四週的環境，更需要他把一切的苦杯，一飲而盡；然後由萬重的荊棘叢中，打殺一條出路來。所以一直是用臨深履薄的決心和微兢精靜的神氣，抱定把騎自行車的哲學，用來脚踏實地的過着現階段的人生。人非得把握住了現實，正如騎自行車的人，須當把握住了車把手一樣。將把拿好了之後，眼還得往較遠的前面看，得看清自己去路的目標的，同時還要注意，去路上之前，後，左，右的動態環境；時刻小心別撞了別人，防備着不被人家給撞倒才行。進行的時候，又得把快慢的節度，調整的恰到好處。例如前面正巧有輛馬車，同時四週擁擠着許多汽車，洋車，或是行人，在這個當兒，自己在後面不妨慢一點騎，倘若路前面行車稀少，不妨加緊速力，急驅直奔的進行着；所以騎車的高手，不但會快，也得會慢，慢得比步行還後一步，才爲技術到家了。把自己的人生，看做是駕駛自行車，把握住了現在，看清前途，選擇固定的，清晰的，切實的，和有價值的標準，決定自己的方針，以後隨時隨地，詳加審度，辨明各事物裡，那個是至善而偉大的，不斷的靜思默想；靜思默想，是生活裏必要的程序，人若不能靜思默想，就像騎車只會快不能慢的人一樣，大戳天天，時刻的撞亂子！當墨索里尼氏，在米蘭的皮日街某咖啡店，會被流氓亂罵，急得店內的女主人，趕快關窗閉戶，直對着他來下逐客令，當時的墨索里尼先生，沒等女店主第二次再發話，就立刻出去了；這就是靜的工夫。人若不能平心靜氣的，對一樁事件，下一番思考的工夫，是不能適合這時常變動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處在這戰雲瀰漫，動蕩極利害的時代中，我們須能隱忍自重，堅決任遠，在大難臨頭的當兒，不屈不撓，認定自己的職責，完成個人的任務，爲爭取最後的勝利上，佔有力的一圓。

方今千鈞一髮之際，不容我們徘徊，頹廢，苟安！我們要有排除萬難的信念，振作起來，是黑是白，期待着我們來選定的。因爲消極，悲觀，頹喪的態度，都是走入死亡之途，邁入黑暗之門的症兆，時代的今天，過這樣生活是於事無補的；所以我們應該振奮，肯定，積極的，像已經騎在自行車上一樣，不許逗留，玩忽，應該聚精會神的拿好車把，看準了去路，注意前後左右的極積動態，變幻的環境，用極銳的眼光，極穩的手脚，極捷的動作，極勇的精神，百折不回的決意，堅毅而沉着的，適應目前的多變的環境；拿這樣的態度來邁未完的人生，完成一部作人的偉大的使命。

這時代正好長途遠跑

史華

有人說，生在現代的年青人，不必論男女，都是最不幸的，假使早生二十年，或遲生二十年皆可以接受那較比和平的日子；只有目下，這立腳在炮火中正當年的人們，從頭至尾被硝煙所迷漫，一種充滿了魘鬼般的命運註定着前程，因之，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部分人感到生活無聊，對將來抱有悲觀的態度，却是有其必然原由的，我們不能遽以應該與不應該的字眼來判斷，因爲生活常不是人力所選擇得了，大凡人的意識形態都是客觀現實的反映，是有着一種超乎精神的決定力的。在一般人覺得具有此種氣質的人，泰半屬於頹廢者一流，根本是不知自振也不能自振的原故，這話也絕不荒謬，實際上果有一些人生命力略爲衰微，精神還不到健康的地步，不過，還不是完全理由，人的內心的怯弱並非普通現象，廣泛教育的無力，生活方面的制壓才是左右觀念的根源。

這弱點在女性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原因就是女子心力較比薄弱，情感的過分發展常不易與現狀調合，致對生活感到手足失措的時候多，掙脫桎梏另闢坦途的勇氣可以說微細得很，而生活本身又宛如不定的流波，如若建立不了理想的樓閣，足下泛濫和坍毀的時日便會立刻來臨的。雖然如比，雖然生活艱毒，同時天下却也有許多人被可怖的痛楚生活的巨帶所捲浸，但這不是絕對的，一個領有暗淡歲月的人，立時便能成爲自己惡劣處境的否定者，做爲變化的支柱是什麼呢？「人的意志」和「教育的效果」便是最切實的回答。

可也有一種人，生而樂觀的，這類人常不受淒慘永不可能的束縛，從心底盛發的那一股好奇的興趣，遮蓋了大地所有的坎坷與荊棘，筆者即略略近乎此種類型，好像，在廣大人羣呼齊憂苦的當兒，自己並不是毫無所感，實質上所感受程度之深，會大大超過任何人的，只是吸收得快化的速迅就是了，從沒有一個全然空虛的心房等待裝滿那永劫不復的消沉感念的。一陣疾風暴雨可有什麼，長時間的血腥狼煙總也有過去的一天，強烈戰事的鐵屑變擊人嗎？正好藉這嘗受一些鋼炮的氣息呢！什麼都值得體驗，陌生的新知識對人永是引力無窮的。

戰爭繼續七年了，最初，當耳鼓裡聽到第一聲炮響的時光，自己還隱在學生時代，正身經一種無掛無慮，好長足遠跑，也下厭惱那教室靜穆的生活，恰如天之驕子般陶醉在和煦的陽光照射之下是感覺不到苦惱的厭榨的，命運因稍乖舛，却沒什麼大了不得，及至過了二年，遇到個機會走上社會，起始也只是略獲一些人間生疎的印象而已，是提不到別的的，慢慢目光日漸擴展，曉得脚下步履的艱難了，而隨日以俱增的戰事的脅迫更把人推入一種不能自安的景況中，這時候，由深靈發出一分纖纖欲動的力量要更教育自己，使能達到將來負荷重任的希望，熱盼可以減消一些人間可怕的殘虐，說起來這也許是大不自量了，可是，不管怎麼樣確是個衷心的要求。

假若沒有慘暴的戰事，人間沒有這些至極的悲苦，生活永像溪流那麼平和，宇宙上所充滿的儘是倩巧的清歌，請想一想吧，那時除了悠然的感應之外，恐怕再不會有別的了。而正因爲現世多故，才使這些未來的主人從幽閑的坐位上竄跳下來。是的，不要以爲女性便是深閨中的人物，社會的寄生虫，永與現勢隔絕的。不了，世界文化的突飛猛進，早已使那些囿於寸土的保守者切思擴展了，在未來大地上人材固不缺乏，要在目下荒蕪的田園散播點有益的籽種，這薄力微行却是需要的。

本刊改版革新

本刊爲適應當前要求，克盡報道任務，自五月號起，決定改版革新。定於五月十五日出版革新第一卷第一期，以後每月一日十五日準期出版。內容亦以短小精悍針對當時當地之要求爲標準，凡時論，婦女論壇，婦女修養，海內外婦女生活，以及家庭生活，女性問題，醫藥育兒文藝各項稿件均所歡迎，尚祈 各方作者踴躍 賜稿，不吝 珠玉，至爲感盼！

婦女雜誌編輯室啓

※圓桌會談※

戰時下知識婦女應具的態度

琳君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展開了新的局勢，一切都在緊張波動中，不允許過苟且偷安閒散的生活了。



我們每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可是我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他的生活豐富也就是有趣味有生氣，可是處於風雨飄搖的現在，呈現着艱辛暗淡所以要體驗社會的現狀，用我們應對的力量，完成現代的使命，若是一遇到惡劣的影響就要抱悲觀消極失望，試問要想生活，就能以消極彷徨從事嗎。這樣不僅是自身自暴自棄，對社會上也是莫大的危機，我們應該從活潑快樂的精神去從事於工作，堅忍不拔的意志去努力，這樣才是知識婦女所應有的生活志向。才是有意義的生活。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展開了新的局勢，一切都在緊張波動中，不允許苟且偷安閒散的生活了，時代的輪子動轉，我們的工作也該追隨適應，若不隨時代增強力量仍求安逸，那麼後面的人會將你踐踏在旋渦裏，試看看現在的食糧問題到處都感到缺乏，街頭滿呈菜色的人們，都在苟延殘喘的爭扎在飢餓線上，不得飽食的人不可數計，這種慘狀大家都覩見耳聞能說不發出一種同情憐恤的心情麼？姐妹們，是不是時代變了，動亂時代的我們應該有一番新的認識，一切的現象是警惕着我們盡量作我們應作的工作，要掃除一切惡習，增強耐苦的力量，時代雖惡劣的排斥我們，要用我們最大的毅力戰勝它，在時代線上有婦女的地位與貢獻，婦女是不弱於男子的，只要我們肯幹，一致的努力吧！光明的坦途不是已現於目前了嗎？姐妹們，都不願作一個被時代遺棄者，落後者，那麼我們就要加強技術稱得是新時代下的新女性，最低限度必須要將生活導入正軌，表現一種偉大的態度，僅就愚見略述三點於下。

（一）生活要有紀律：紀律的生活，可以收到最大的效能，譬如學校生活，在半日內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學識，在家中總會閒散的放棄了許多時光，應該要利用時間，讓每分鐘都在進展着，即使看一本小說，它也能使我們得到它的輔助，也就是生活緊張精神勃勃，在我們休息的時候那是多麼舒適呢？所謂「閒愁最苦」在無聊的時候，覺得閒散，無事可做，養成一種憂天悲觀的趨向，要避免如此，必須將生活支配得井井有條，工作的效率一定是最多的，今日事今日畢不要推延，要知道明天還有明天的事，所以不將應作的事而不作，那麼我們的知識能力都在這紀律生活下培植起來了。

（二）勤儉誠樸：勤是一切成功之本，讀書要勤，工作仍要勤，試看一般自命貴小姐的整日消費在化裝上，一切操作都託之於僕人，指甲修得尖尖的，塗上朱紅的寇丹還那能去洗衣作飯吃？我們不過仗父兄血汗所掙的錢來供我們享受，我們就能任意揮霍嗎。甘心作個寄生蟲嗎？我們不要作寄生蟲，要有應作的工作，長的指甲就是代表懶惰，不工作那是我們的羞恥，我們應該剪掉它，要洗要做，做一個不依賴的人，做活會減少美色嗎？只會增了他人的佩服洗掉脂粉露出自然的健康色來，勤是多麼有益處呢！儉是人類最大的美德，現在是艱苦到極點，婦女尤其要首先養成儉約習尚，高貴的化裝品絲製衣料等，都是大量的消費，皮膚只要不乾不裂，用些油類膏類不是可以省一筆大量的化裝品費嗎？衣服只要整潔堅固就很好了，何必定要綾羅紗紡呢。洋車價錢貴極了，應當趕緊練習騎車買一輛車雖化一筆錢可是騎許多年不用了，還可賣掉，既經濟又省時間，車錢的消耗，可以省下了，利用廢物，舊物不可隨意棄掉，改造後利用它。誠：對人對己都要忠誠，對己不苟且，不良的習慣要澈底消除，忠實我們的職務，對人要守信用，讓我們的人格正直，永遠是在腳踏實地的作，不虛偽，不造作，做一個偉大無私的人。樸：不要華麗的衣飾，要樸素自然化，不希求香檳酒洋餐的享受，吃新鮮蔬菜既衛生又有營養，在此時代應養成風霜嚮振的精神，培植耐苦忍勞的訓練，姐妹們要樸實我們的一切，適應着現實。

（三）消除不良的娛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烽火連年，艱苦備嘗，遍地是戰爭的場所，滿耳是衆人的號啕，我們還有心在娛樂場所希求着快樂麼！不僅是對個人無益，而且對全體人民負有一種慚愧，時間金錢的消耗，是大量的損失，我們不去聽戲作捧角家了，不去整夜的打麻將了，洗清已往惡習，整頓着去工作，那才是應走的正路，姐妹們！能在暴風雨中希冀着曙光嗎！

姐妹們！我們是社會的一員，要認清我們的目的，握緊了拳，用我們堅強的意志去幹吧！讓婦女們貢獻他們的力量給人羣吧！在時代前線上有婦女的高呼，齊向光明的前途邁進！



婦女裝飾的注意

夜鶯

合乎藝術化的裝飾才是眞美，濃粧艷抹不如簡潔淡雅，裝飾所現的是婦女的知識與教養。

人類是高等有靈性，有感情的動物，運用了靈性，爲了感情，就產生了一種強而固的愛美心。誰不願意自己漂亮呢？爲了輔助或補助天然美，就想了種種方法去修飾，但修飾誰能說是不好的事情呢？因爲五德中尚列有它呵——德，智，育，羣，美。

「美」在婦女的心理上，更是一個顯著的深痕，所以即使日常生活上怎樣怎樣困苦，也都省吃儉用的去爲了「美」而修飾，婦女修飾又有誰說不應該呢？有了美可以產生彼此間濃厚的感情，產生興味在平凡的生活中，因爲裝飾是「美」的好助手，裝飾得當固然可以產生濃厚的愛，但如果修飾得不得當，也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所以對裝飾不得不注意幾件事：

（一）適合衛生：一般婦女們只顧了求「美」而忽視了衛生，忘了身體的重要，結果得不償失。例如：束胸纏腰都是極不衛生的，不但日常舉動不舒服，並且防碍肺部的呼吸，阻碍胃腸的消化機能，影響身體眞是不淺呢！還有穿高跟鞋也影響足部的發展，和古代的纏足又相差幾何呢？動作的不方便，比喻成囚犯的脚鐐也不算太過吧！誰又願意當失去自由的囚犯呢？所以爲了「美」而吃苦，摧殘健康實在是不値得的事。

（二）勿過奢華：修飾的程度，要看家庭間的經濟狀況而定。決不能餓着肚子去講修飾，但也不能太不講修飾，家庭充裕的婦女可以多用些修飾費用——如粉，胭脂，唇膏，頭油，蔻丹，各季式樣衣服……等等。但也不要出了範圍，走入奢侈的道路，反之家庭經濟力量不充裕的婦女們，則要極力節省，較貧的婦女，可以把修飾忘了——但清潔整齊是必要的。因爲要記住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比修飾更重要。

（三）要藝術化：誰都知道藝術品是美的，使人鑑賞後，不自主的在內心起一種快感，既沒有俗氣，更有淸雅之風，文明程度愈高的婦女裝飾愈藝術化，都市婦女的裝飾與村莊中婦女的裝飾不同，文明民族婦女的裝飾與野蠻民族婦女的裝飾也各異，但總觀之，愈有知識婦女的裝飾愈簡單而淡雅，愈沒有知識的婦女裝飾愈鮮艷而累贅，如果以花來比方，一個是冬梅，幽蘭；一個是鷄冠花，試問到底那個美呢！所以裝飾不要失掉藝術味兒，要同一首古詩樣高雅雋淸，像一副風景畫般輕描淡寫，千萬不可太鮮艷，頭髮求其自然飄灑，燙髮不見得美，胭脂不要搽得太濃，顯得太做作，衣料也最好是樸素的……總之，合乎藝術化的才是眞美，方式可以任意擇定。

婦女們，裝飾時要注意呵！不要弄巧成拙！



「心的美」和「體的美」

華

完美的女性，是身心並進的健美，近代女性對美有一種錯誤的認識，用人工的化粧效力保持外形美，豈知眞正的女性美不是千百擔白粉紅胭脂可以取得的。

健全的心與健康的身體，是各個人所期望的一件事，有了這樣的身心，就是至寶至貴了。尤其對於女性，「心的美」與「體的美」能完全達到，才能算是一個具有完善的「女性美」者。

「心的美」是女性美必備的條件之一，聰明的女人都會努力表現出她的「心的美」。「心的美」是要從她的教育程度，嗜好，品性等等方面表現出來。所以那些無趣味，卑俗的女人，實在談不到什麽女性內心之美這類事情。

同時，一個女人，獲得她的最大幸福，本能地談起來要歸諸於她的「體的美」。從來女性的教育法，就不談到「體的美」的價値，而且好像是談到女性的身體美就是一種對女性的蔑視似的。

其實這是錯誤，女性的「體的美」也是一件要緊的事呢！

自然之神把「美」惠贈給女人，所以一個女人的美醜是要她自己負起這種責任來的。就是說她以怎樣的一種態度來表現她的美，這個美得到異性及社會的批評是蔑視的，或者是尊敬的。這是要女人自己負責任的。一向被人所不顧的女性美課本，如今我們拾起來讀一讀

智慧的健康美

近代的女性，對於「美」字有一種錯誤的意識，就是她極力保持她的外形美，用一種人工的化粧法把她遮過去，就拿中國女人來說，她們把東方女性固有的優美典雅給消失了，而極力趨向於人工化粧這方面，這是多麼可歎的一件事。豈知眞正的女性美，決不是用千百罐白粉紅脂可以取得的。而是要保持她固有的一種健全的美。

現代的人們誇耀一個女人的美，是她美的衣裳，巧妙的紅白色化粧，他們早已把眞正的「體的美」的價値給忘掉了。

雖然說，女性青春之美的發揮，外形的容顏固然是美的基礎，但是肉眼所不能見的內心的美也要擁有。因爲內心的美，可以說是美的基礎的泉源。

所以說女性眞正的美，她所富於魅力的地方，是她的「心的美」加上健全的「體的美」，完成這種所謂「智慧的美」。

「體的美」缺陷和家庭悲劇

許多女人恥於談到如「女性青春美如何保持」這類話，她們認爲有了這種企望的女性是不道德的女人，這是一種不道德的企望，這實在是對於「體的美」的誤解。我們或者可以說如果一個女人失去「體的美」才是一件釀成不道德的事。因爲許多家庭的悲劇皆演變於這上面。或者可以說失去「體的美」的女性，不能有一個幸福的終身，而演成種種的家庭悲劇。

有人說，女人三十歲就萎謝，四十歲趨於肥滿，五十歲已經滿面皺紋，因而在愛情上一天比一天失敗。女人雖然不以她的美顏去獲得丈夫的歡心，但健康繫着雙方的愛情是無可諱言的。一個做妻子的人，雖然掌握着她爲妻的權利，但同樣也握着一個冷却的愛情，這種精神的離反是如何痛苦啊！

許多離婚的理由，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條條有理的，可是如果探訊它眞正的原因，大半是因爲他們不能有健全的夫婦生活，一種難言之隱，却明明擺在那裡告訴我們。

「女性美」的涵養

紅白的粉和美麗的服裝，並不是發揭本質的女性美的方法。

她要有智慧的頭腦，優秀的品格，總而言之，一個完善女性美是要有「精神的美」，「健康的美」。這種完整的美，可以使她在各方面都有一種持久性，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在夫婦間。

說這樣的話，妳也許不愛聽，燃起愛情的火，其唯一原動力就是健康，報紙雜誌常常揭載「如何使夫婦美滿」這類問題，答案不外什麼化粧啦，食譜啦等等。其實說一句老實話，能夠維繫着夫婦美滿生活者乃是健全的身心，我們一再的表白它。

達到「女性美」完整的態度，或者可以這樣說：

她有着薔薇色的兩頰，發亮生輝的眼睛，活潑的態度，優雅的動作；最後，她還應當有一顆快活的心。

我說，這種「女性美」的涵養，妳可曾做到嗎？



主婦們！教育子女是你們的重要任務

榴火

兒童直接影響家庭的幸福和間接影響國家盛衰，所以教養子女是人生重大任務之一。

孩子是象徵着一個家庭中的生氣和希望，也是家庭中一種重要的點綴，一個擁有數萬家產的家庭中要是沒有幾個活潑可愛的小寶寶那眞不能說是家庭的眞幸福，所以有人說：「兒童是勝於黃金白金及其他一切的寶物」，「家庭的寶是兒童，國家的寶是人民，民強則國興，民弱則國衰」，這些都是說明兒童對於家庭，對於國家都有重大的關係，健全的兒童就是健全國家的基礎，國家的盛衰和兒童的強健與否也是成爲正比例的，像埃及印度羅馬希臘這些國家雖暫時在歷史上有着最高的文明，人人享受了高尚的文化生活，但是這只不過像一朵高貴嬌柔的鮮花，不久就枯乾憔悴走上了悲慘的末路，這是什麼原故呢？從政治從經濟也許還不能得到滿足的解釋，根據生物學上說，就是因爲他們太不

注意後一代的保護同時有優良質素的兒童太少，而不良素質的兒童多的原故吧，所以說兒童是直接影響於家庭的幸福與否，間接更影響於國家的盛衰，這樣看來教養子女也是人生重大任務之一。

我每走在街上常見許多許多八九歲的孩子穿得又破又髒在賣烟捲，或是作其他成年人或是勞工們應作的事，這種現像眞是使人傷心慘目，替孩子們想，七八歲的兒童時代正是天眞的純潔的，可是在他們的小心眼裏已經深深的刻畫了時代和生活的醜惡，別的孩子正在高高興興的讀書，他們呢！却作着不是本心願作的事，別的孩子有一定的時間給他們遊戲，他們却從不懂得遊戲的樂趣，不知他們是不是也有父母，或是連父母的愛也沒有嘗過，那就更不幸了，記得德國法律上曾有規定，八歲以下的兒童是不許令其做勞動的工作的，不然則罪其父母，就是沒有父母的孤兒也有孤兒院的設立，使他們也能受到國家的教育，可是我們呢？有的還使他們流浪在街頭，荒廢着他們寶貴的光陰。

尤其是現在的兒童正是將來要負起新中國建設的重責的，却還有許許多多的母親們沒有使他們的孩子開始去受正當的教育！開始去養成健康的身體！開始去訓練對於新中國的認識，這會不會是將來國家社會的損失？

主婦們！切不可放棄了教養子女的神聖的責任，也切不可使你們的子女在長大後，對於他們的童年有着創痛的回憶。

隨感隨談

余謙



嫉妬的女人據說有兩種，你說是那兩種？

對女人說假話，她會相信，說實話，她會疑心，你相信嗎？

救濟院，這是慈善機關，你參觀過嗎？

天津飯店，無飯可吃，說是旅館，旅人找不着居住，那裏做些什麽買賣？

不嫉妬的女人有兩種，一種是白痴？一種是瘋癲，但是這兩種女人都不被「悅取」，那麽嫉妬也是女人藝術的一種啦！

只有年青女人肯爲美來犧牲，從前是「纏小脚」，「帶兜肚」以線撕去額前茸髮，現在是「鬆」要換「凍」，「髮」要換「燙」，「腰」要換「緊」，男「士」們在風凉的嚷着「美麗呀」！，「進步呀！」「藝術呵！」，呸！滾你的吧，慘酷的贊揚！

在女人面前不要比較誰和誰，在勢不得已的時候不是極好就是極壞，「平平常常」女人是不願要的。

把假話向女人說，她會相信，把實話向女人說，她會疑心，原因在乎說話有沒有「方法」和「藝術」，技巧的高尙便能抓住注意，不難。

在救濟院裡見一個「單拐」少婦一手扶着弱瘦孤兒，一手抹着淚，「先生！年前說是一塊錢鈔一張，我們是天底下的罪人，誰都能剝我們皮，五十打呀！呵？一去不回頭啦！上有天爺！我們上輩不爲人、下輩子還得求脫生哪，六百塊呀！我們容易嗎？」未等說完又擠上來一少婦「先生您給求求，天寒地凍！求個棉襖，薄厚不在乎，一個單褂過不了冬，」背後一個女官搶着說「她們把棉花都撕出來繫屁股了」，當我們邁出救濟院大門口的時候，主人恭而敬之的躬着身，彷彿說了「您多美言」這們句話。

奇怪得很，街上充滿着乞丐食宿皆無，但一提到進「救濟院」他們就「膩」了似的發一頓勞騷，他們知道每天要發四個半高粱窩頭哇！眞的！眞的「辦慈善事業是件不易討好的事」無怪呼人們多囤積些「物」哇！「人」的哪！

天津飯店是個怪神秘的地方，不但裏面沒有飯可食，倘若你是旅客來津，你便有無立錐之地，飯店裡住滿了花紅柳綠，購買的主顧擁擠不動，但是現在一律要依法改成「旅舍」，眞正「旅人」寄身之「舍」，當然嘍！，這些「美麗」的小姐們定是「喬遷之喜」，到什麼地方去哪？「有熟主」的「好歹」不管的隨人去，沒有主的只好流浪在津市僻靜所在「暗娼」營生，再有那些老少不堪的「殘貨」，無一技之長，無提籃之力，她們又幹什麼去哪！恐怕今後的「乞丐」，「餓倒」，「小偷」又激增了一大批這嚴重的問題不知當局者會否注意。

時事記要

（自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一月四日發表人事任免令如次：兼上海特別市保安司令陳公博，兼任安徽省保安司令羅君强，另有任用，陳公博羅君强均免兼職此令。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吳頌皋應免本職此令。任命羅君强爲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此令。

× × × ×

美戰爭生產局長克爾洛，三日發表去年飛機生產總計達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九架。

× × × ×

美財政部五日發表，去年美國戰費，每日平均達二萬萬七千萬美元。

× × × ×

抗戰陣營雲南遠征軍，以攻擊中緬國境要衝旺琴爲目標，乃將其第十一集團軍五個師，配備於東北方地區，將第五十三軍兩個師，配備於西北方地區，自去夏即自該兩方面，出以攻擊，而日軍精銳部隊已於此春開始行動，對之出以猛擊，致抗戰陣營軍已告不支，向北方潰走，更有抗戰陣營軍渡過龍川江企圖遮斷日軍後方之形勢，日軍於六日拂曉制其先機，出以激烈反攻，雙方激戰後，將抗戰陣營軍擊退至對岸，因此對旺琴之攻擊擊退，予以莫大之反擊，使其企圖悉行粉碎。

× × × ×

日駐中國谷大使十三日午後三時十四分，自滬乘車抵南京歸任。

× × × ×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歷來禁止使用港幣及法幣等敵性通貨，最近鑒於該項通貨之暗盤市場，對物價情勢發生不當影響，此次乃決定全面禁止敵性通貨，以清除積弊，即日實施。

× × × ×

上海日本大使館事務所，爲討論華中緊要問題，於十五十六兩日在上海大使館召開公館長會議，大使館方面土田公使以下各關係部長，課長，公館方面杭州，南京，蘇州，九江，蚌埠，徐州，漢口，蕪湖，海州各地代表均出席。

× × × ×

華南中國海方面之美機動部隊，於十六日再度對華南出動古拉型艦戰機累計三百數十架，對飛機場船舶及其他設施，施以轟炸，按是日午前自九時來襲香港地區之美機累計數十架，空襲約達一小時之久，襲廣州地區者累計八十架，襲海南島者約數十架，又十六日下午三時起，美機累計約數十架，對香港地區加以攻擊，約達兩小時以上，日軍制空部隊對其加以迎擊，判明之戰果，合計擊墜美機八十架。

× × × ×

美陸長史汀生發表，西線阿登地區德軍攻勢展開後，美軍共損失兵士四萬人，其中一萬八千名失蹤或被俘，同時期西線全部美軍共損失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四名。

× × × ×

魯布林波蘭臨時政府，現計劃請歐洲小國承認該政權第一個小國即捷克流亡政府，對魯布林政權同意，如捷克承認其政府，則將現屬波蘭之德琛地區，劃歸捷克，而後再與挪威亡命政府接洽云。

× × × ×

美國戰時動員部計劃，由十八至三十五歲之不適入伍之青年男子皆須參加戰時工業，據倫敦卅日快報消息此事已引起好萊塢影界之驚訝，緣該地男影星有百分之四十須作戰時工業，該地男影星當更感恐慌矣。

× × × ×

法美兩國成立商約，美國出口貨品能於法蘇北非有售賣之優先權，按美國之特派經濟顧查團去歲到法蘇及北非調査此協定即其考査之結果。

× × × ×

北京防衛司令部，二十三日午後四時發表二十三日午後二時許，敵戰鬥機P38型及P51型數架，從北京地區，遭日本制空部隊迎擊，向西南方遁去，我方毫無損失。

× × × ×

駐渝美空軍於二十，二十一兩日午後，復以P51型，P38型襲擊濟郊以及南京，對地上施以轟炸並機槍掃射，地上損害極爲輕微。

× × × ×

駐渝美空軍於二十一日復對香港中國民衆住宅區加以盲炸，致傷斃國人四千零四名。

× × × ×

德軍當局聲明，蘇軍之坦克車先鋒部隊，已到達距西里西亞首府俄伯擬二十九公里之數地點，東普魯士方面蘇軍之壓迫益形加强。

× × × ×

日重光外相，於二十三日之衆議院預算總會云，關於中國全面和平之實現，闡明日政府確固決議如次：

中國復歸東亞時，東亞之安定始可獲得，而妨害東亞

復歸東亞者乃為在華之美國勢力，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均亟須粉碎在亞洲之美侵略勢力，關於使重慶之問題，乃中國內部問題，中國人應率先從事解決。

× × × ×

北京特別市政府，以安定民生，抑制物價，必先自衣食住始，因之邇來市政府當局，對於市民食糧配給，及市民住宅問題等施策，無不求合理解決，積極推進，頃以春節在即，為解決市民所深感需要之衣料問題，擬在市內及四郊市民之全面棉布配給，乃在日方各關係機關之協力援助下，每月配給以中國服一套（五碼至六碼）按此次棉布配給乃係一般民需配給，預定於春節前，以每戶一套之數量全部分與市民各家庭，其配給價格，亦係顧及市民購買能力，每套為三百元之廉價，可見當局關懷市民之苦心。

× × × ×

駐渝美空軍於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許以P51型戰鬥轟炸機九架，侵入南京，掃射約三十分鐘，當經日制空部隊邀擊，擊落一架 於二十八日午後二時五十三分，復以同型機四架侵入南京地區，對下關浦口加以掃射後向西遁去，兩次日方損害極為輕微。

× × × ×

美陸軍部長史汀生於二十七日發表，前駐渝美軍總司令斯蒂威爾已被任命美陸軍司令官。

× × × ×

美國總參謀長馬歇爾及艦隊總司令官與其他關係部長，舉行秘密會議後，決定對政府要求將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國民實行強制徵兵，此係由於歐洲戰線因嚴冬造成美軍重大損傷之結果。

× × × ×

美國大學教授一千名近對羅斯福呈遞一請願書，請其主張將巴力斯坦開放，准許猶太人無限制移民，俾使猶太人將巴力斯坦建設成一一自由民主之猶太人共和國」。

× × × ×

駐渝美軍因從事紙煙黑市買賣，現受訊者已達二百人，事件之嚴重化係因前線漸感紙烟缺乏，而美國製之紙煙則在巴黎酒館及咖啡館中以高價出售，又駐渝美軍現亦發生此種情事，查有「美軍軍用」圖章之「駱駝」牌及「吉金」牌紙煙已大量流入安南。

× × × ×

日小磯首相，於四日之本年度初次閣議中，披瀝所信如次：

吾人決使本年為戰勝之年，現戰局情勢，極為重大，日軍於台灣海面，菲島海面海戰中，曾獲大捷，但日海軍損害，亦復不少，其後陸海兩方，日特攻隊大行活躍，封閉敵之活動，雷伊泰之戰況，亦不穩定，現在雷伊泰之決戰，似已有轉為呂宋決戰之勢，尤其自歐洲戰況觀之，敵欲在太平洋方面補救歐洲戰線之不利，或將企圖於海南島安南等地上陸，亦未可知，此際我方必須加強後方之特攻精神，增強戰力，以應前線之奮戰。



中國少女的血就是駐渝美空軍的汽油

× × × ×

美戰時動員局長巴恩斯，於二日夜曾發表報告長文，其要點如次：

一、最近之事態，已需要美國之全動員人與物的資源，以應付戰爭。

一、將目已被免除兵役之四百萬青年，使從事軍需生產案。

二、罷工之軍需工廠，除由政府接收外，為防止軍需生產之不利，得擴充戰時勞動局之權限，而予勞動糾紛決定權案。

× × × ×

行政院於九日舉行第二三六次會議，出席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誼，葉蓬等，主席陳院長，任免事項，院長提，兼物統會委員吳頌皋，擬免兼職，並特派林柏生兼物統會委員案，決議通過。

× × × ×

紐約商業日報，近曾對渝立法院長孫科，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於重慶羅塔利俱樂部所發表之重慶新商業政策，表示不安，該報並對渝府許可個人企業，無限制競爭一點，表示不安謂：受中國招聘之外國實業關係者，對此尤為恐懼，該報所論，可代表一部工業家，及銀行團對此之反應，故頗具重要，該報並謂孫科院長所發表之重慶新經濟政策，於渝府明確規定各企業實際範圍前，國內或國外資本對開發戰後新產業之投資，頗有受挫之可能。

× × × ×

京市自入新年以來，各種物價經當局力謀平抑，漲勢已稍趨緩和，轉瞬春節即臨，現應節物品紛紛上市，惟開價甚昂，較去年平均上漲三四倍至十倍不等，各貨因售價奇昂，故成交極為平淡。

× × × ×

美國務院政治局局長愛德溫卡爾頓韋爾遜現被任命為駐土大使，繼勞倫斯史太寶哈特之後，史太寶哈特已轉為駐倫敦捷克亡命政府美大使，韋爾遜現年五十二歲，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曾任駐巴黎大使館秘書之職



戀愛與結婚

沙蘭

結婚是永遠的生活之道

結婚是人世生活之道，不結婚也幸福過活的人居少數的，祇能算是例外。人爲甚麼活着，乃是爲了使自己滋長，爲了永遠生活。爲了生活，非結婚不可。無論男女，不結婚則不算是完全的人。獨身實在是人底一半。和其他一半相結合才是完全的人。因此而產生的子孫，就是自己底永遠之姿。就是結婚沒有小孩，那被結合的夫婦之愛，也不同於獨身的時候的。結婚才能堂堂走進這世界底生活之道。

結婚是二個人經營「一個生活」。處理一家的勞苦也許在想像以上，也許有想不到的雜事，或令人迷惘的事。但是跟丈夫兩人商量的話，可以解決的。克服這些勞苦及離事，是使人世向上，也就是加深愛的原因。無論如何，結婚也是人間底永遠生活之道。

巨人的科學選擇法

選擇丈夫時，以甚麼爲標準呢？有人以金錢，有人以地位，有人以健康，有種種的標準。但是，結婚底把握不是僅僅自己決定的，也是要從男人方面想，我是這種女性，他是這種男人，這樣兩個人在一起是否幸福的呢？要這樣想想的。女性常變忘掉自己底事，而僅是注意於男性。

從自己與對方兩方面觀察，有積極主義與消極主義兩個方針。積極主義是偏着重長處與點而定的方法，消極主義是偏着重於缺點方面而定的方法。這兩個方針，乍一想，是積極主義好的，事實上很多人都這樣想。可是，結婚後底失敗，却是因爲着重積極主義而不知道缺點或忽略缺點而起的。

誰都有缺點，其缺點有能忍耐與不能忍耐的。所以在最初，知道此點而判斷是否可以調和的事最爲重要。長處雖然應該注意，但短處也應該清楚。過於注意長處，就要有想不到的短處。某人雖有這種缺點，但這樣作就可以使爲正了，如此想才是重要的事，還以後再想長處也不晚。就是有上面所說的缺點，也可以由於結婚底幸福而克服，要有這種決心的。與其着重長處，倒不如正視短處，補足短處來得安全。

在世間所謂好的「夫婦底八字」，是性格是否調和。人底性格，雖有天生的特性，但決沒有固形不動的；由於境遇及訓練可以改造到某種程度。自然相合的夫婦是少的，大半都是有着多少不相合的性格，將這不合的性格協力相合才是夫婦愛。

從性格學來講，人分外向型及內向型。外向型是明快的熱情的感情型，內向型是憂鬱的冷靜的理智型。性格底合致，與自己不同的性格容易結合。雖說是物以類聚「相似者成夫婦」；或是同傾向的相調和，但反對的性格反而是調和的。外向型的男人喜歡內向型的女人，內向型的男人是外向型的女人所喜愛的。體質也不可思議的相一致，外向型多肥滿型，內向型多瘦身型。就是體格與氣質相異的夫婦，仍是過得圓滿，就是由於這相親相和的原理。

有時，同傾向的性格者，因爲彼此容易相理解，雖然很快喚起共鳴，可是一到一起生活，相同的傾向就有了反撥，不久就演出分別的事。自由結婚多數不能樂觀進行的原因，就是傾向相同而陷於戀愛的人們。

女人底獨身生活有害嗎？

獨身生活之害，在身體的方面很少。卵巢萎縮，或是過剩荷爾蒙充上頭部等事，在醫學上是無稽之談。從不結婚來說，在身體上並不起那些變化。但是，在心理的上面是要起種種變化的；老處女底乖戾及拗僻，煩惱着多數人，除了因爲甚麼特別的事或患病而不能結婚的人，是沒有守着獨身的必要的。

必得避免結婚的病是極少的，雖然多數患病的女人，是以爲自己忍受不了結婚底苦

。由於結婚而加重的病也有，但因之減輕或全癒的事也是多的，譬如結核，雖有一結婚就增惡的事，但是一結婚因爲有了可愛的丈夫，結核癒的事也很多。神經質或歇斯底里等等輕病，由於結婚而全癒的事是屢見不鮮的。這決不是因爲性底滿足。在新婚時性行爲底過度與過勞，却是對於患病者有很多惡影響，必隨慣於過度與過勞的。由於結婚，與其說是性的滿足，倒不如說是在心理作用招來了好結果，所以會使病痊癒。

生爲女人，便給予了機能。乳，卵巢，子宮是爲了甚麼而給予的呢？是神爲了使她將其活用而授予的。把神所惠賜的全機能深深地發揮，不外由於結婚。女人爲了活用其特有身體一切，結婚才是自然的，幸福的。這決非把女人當爲生殖作用使用，這乃是女人底最高的任務，也可說是特權。

非得是女人作不出來的事情，此外也有很多。但是，就是放棄那些事情，也不該避免結婚的。獨身底害是少些，但是因此人類便失去一個重要的女性。女人成了妻子，請相信那才算發揮了女人的底偉大的特性。

結婚與適齡

早婚呢？晚婚呢？這與其說由醫學的立場來決定立論，却不如說實際的社會組織底實狀或風習風土等關係是具有決定力的。縱然是主張早婚有害，但在有早婚風習的地方便很難更改；因爲晚婚使產兒數減少，雖然是說隨適當時期底結婚，但是在經濟不足或教養向上時，仍是越發助長晚婚底趨勢。

很多醫學者們，指摘早婚之弊害。雙親過於年輕的時候，因爲身心尚未充分發達，產生的小孩底死亡率很高，雙親底發育也有阻害。枯盧貝爾說二十歲以下的母親及二十二歲以下的父親所生的孩子，多是虛弱；盲牛殘廢，低能及精神異常者的比率，也比成熟的父母要高得許多。並且說，不滿二十歲的早婚者底死亡率，也比同樣年齡的未婚者要高，這乃是身心未成熟而耽溺於性慾的結果。也有人說，十二歲十四歲的少女就結婚的印度人，身量矮，體格小，智的方面也少優秀者，早婚之國的朝鮮人身心也有障礙，都是早婚底結果。晚婚的時候男女兩方稍有不同，男人晚婚，無論其本身及小孩皆無甚影響，亦就是沒有生殖線底影響。反之，女人晚婚，若是年齡一大，妊娠率減少，出產時危險也多。一般的年青夫婦產兒的數字高，可是過於早婚反而減少。有人以爲年歲高的夫婦所產生的孩子軟弱，但事實決不如此的；由於父親底年齡影響甚少固不用說，就是母親底年齡與出產兒底體重之比例，也反而是增加的。

結婚底最理想的時候是甚麼時候呢？無論男女都在身心發育成熟的時期最適宜。男子自二十五歲起到三十歲，女子自二十歲起至二十五歲爲止是最適齡期。

夫婦底年齡之差與愛情

在日本，從前是以相差六歲爲最理想的夫婦。近年這相差數漸漸增大。四十代的男人與二十代的女人相結婚的事，在近來不新鮮。

最理想的年齡之差問題，應從各年代分着來說。乍一想，男女雙方在生理的及心理的發育都不同的緣故，同年齡並不一定就互相一致。少年少女時代，少女這方面因爲是早熟的原因，如果發生戀愛的時候，極少選擇同年齡的少年，或比她年齡的少年爲對象的，普通多是選擇比自己大上三四歲的青年。

年輕的女人底早熟，繼續到二十四五歲爲止，這年齡以後的男性却極旺盛地發展，相反的，女人却遲遲不進，或是到了停止狀態。所以二十代的夫婦，若是過於年齡相近的時候，很難調和，故此如果在二十代結婚，是希望年青六七歲的女人的。從前所說的從前差六歲的理想，就是在二十代時候的結婚。

二十代的夫婦，妻底年齡若是和丈夫一樣，或是小一兩歲，敬愛丈夫之念就稀薄。就是說，在二十代男女底精神的發育之差很少，所以夫婦之間易起不和。

到了三十代的男人，劇烈地發展長大，與同年齡的女人有極大差異。所以就是同年齡的夫婦，丈夫那方面也是强盛多多，因而妻對丈夫敬愛之念也强，反而調和。

三十年代的男人與二十代的女人結婚自然是無妨礙的，就是三十代同年齡的男女相結婚，也是沒有甚麼毛病的。年齡之差，差到十五六歲的結婚在世間並不鮮見，到這種程度的年齡相差，在身心上還沒有不自然；可是差到二十歲以上，特別是壯年以後的男子與二十歲以下的年輕女人底夫妻關係，雖然表面調和，但是否內心結有愛情乃是疑問；一方不滿的事是時常有的，在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就是芝麻大的事，也不一定就不會招來破綻的。

可是在近年，這種差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關係意外的多。現代底年輕女性，其理想的，是希望年輕的男人，而經濟的能力豐富的，可是實際這樣的男人很少，因此便傾向於選擇雖然是再婚，但生活安定的男子。這種現象，據說是可以算作現代年青女人有了甚麼打算的證據，或是說是愛情底稀薄及道德觀底低下，但時勢上，乃是中產階級的她們看到生活過難底悲苦的緣故吧！她們是以看世間的功利眼，來辨別戀愛底大道。要有理想愛情，然而閉着眼，第一希望的却是生活安定的結婚。

美國特有的現象嫁給 Father Hasband（父親年齡的丈夫）的女子，或娶 Daughter Wife（女兒年齡的妻子）的男人，此後要漸漸加多吧！



家庭防空講話

阿英

一戶一壕：

這裏告訴妳防空壕的建築方法，空襲下的生活妳該先有種種知識與準備。

在完成一戶一壕的口號之下，妳們家的防空壕，想必早已準備完全了吧？可是據我們日常所見到的家庭防空壕，多一半以上是不合標準的。大家好像防空壕不是爲自家的安全而設備，乃是爲應付應一應故事，給本段的警察交差似的。這實在是一種錯誤，日前敵機的來襲北京西郊，當能給我們一個當頭棒，使我們對於防空的一切不得不由虛應一應故事而實際起來。所以今天我們把家庭防空的一切寫出來，希望它能引起每個家庭主婦的注意！

標準的防空壕

一個理想的防空壕，是可以容納五人左右，所以家裏人口衆多，就應當多預備。防空壕應當是怎樣才合標準？所謂標準，並不是說它美觀，乃是說它合用與否。根據日本北九州方面的報告（因爲他們實際受過敵襲的經驗）如圖所示是最合實際的，就是人坐在壕裏，頭頂離掩蓋處約三十公分的距離。掩蓋是先一層木板，木板上是土堆，土堆的高度也約三十公分的樣子，而與它要取一種坡形，因爲爆炸後的爆風，雖然猛烈的吹來，也是順坡而過，不致於毀壞防空壕。人們應當知道爆風的力量比天然的狂風有過而無不及。



如果說空襲期間直立於地面而不入防空壕有百分之百危險性的話，那麽既使在無掩蓋的防空壕裏，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危險性，爆風以及炸彈的碎片，時時都有襲進的可能，所以主婦們要切記，帶掩蓋的防空壕，而且是如圖所示那標準的，是很重要的。

十分鐘完成入壕的手續

在警笛鳴過後的十分鐘之內，必要完成進入防空壕的手續，在這十分鐘之內，除了老人，小孩，患者，姙婦可以不顧一切的先入防空壕，其餘的人可都要工作，這些工作是什麼？

第一要事，是把總電門關上，因爲家裏萬一被炸起火，電線落下來，遇水遇火都是很危險的。爐中的火也應當熄滅了，然後迅速準備入壕的用品。

入壕必携之物

我們不知道要在防空壕呆多長久的時間，因爲連續的轟炸，往往是在數小時以上的。所以聽到警報，就慌慌張張遁入防空壕裡是不對的。而且入壕必携的東西，也決不是臨時東抓西抓的，是要日常就有一種準備，到時候一塊兒帶走。

一般的說來，入壕必携的東西如：

棉被，暖水壺，錢子，非常袋（放置重要文件以及緊品細布等等）乾糧，便器。如果在夏季最好還要預備蚊香。有人工哺乳的幼兒，更要預備充足的乳和够用的尿布。

空襲下的姙產婦

進步的國家，對於幼兒及臨產的孕婦，都有一種集團疏散的組織，但是在一切落後而無組織的我們，卻談不到這些了。

比如在冬季的空襲之下，孕婦在那寒冷的防空壕裏一呆數小時，如果一連續二三日，就會引起早產，早期破水的不幸，因爲孕婦受了精神上及肉體上的強度刺戟。所以家裏如果有了臨產的孕婦，那麽在家裡要騰出一間安全而有防空設備的屋子，預備在那萬一空襲之下的生產之用。遮光的設備是最要緊的，比如在那停電的刹那間生產，如果有完善的遮光設備，那麽在室內即使是一支蠟燭光也可以帮助生產的。



而且在臨產之前，要預備下列的用品：

消毒棉，油布，消毒液，便器，褥子，腹帶，紗布，體溫表，洗滌器，存水器等等，這些是必須的東西，要把它放在一起，以備急需時拿用的便利。

新生兒的用品也要放在一定的地方，以備在黑暗中也可找得到，最好這些東西交派某一個人，他到時候，到地方立刻可以取到。

不要忘記水和火，家家都有防火用水，但是在有孕產婦臨產的家庭裏，還有多預備一份生產用水，預備一個小爐子和薪煤等物，以便火熄時要用熱水，趕緊就可以燒水備用。

接生醫師或助產士的豫先約定，也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最好要找離家最近的一個，而且家人要熟知路途，比如在夜間燈火管制之下要去找助產士，總要摸着黑走到那裏的。

對於年紀大而且初產者，或者胎兒位置異常，骨盤狹小，浮頭特別厲害的人，明知生產對於她是一種困難的話，最好在生產豫定期的前數日當住到附近的醫院或者救護所去，因爲在醫院裏，隨時都有醫生的照顧，究竟方便得多。

比如在防空壕裏，敵機正在上空飛翔，這時臨產婦開始陣痛，那麼趕快把她送到約定的附近的救護所或醫院裏去，在空襲之下，臨產婦的通行是許可的。

防空壕裡的濕氣是很厲害的，如果臨產婦或者在產褥中入壕，這地方不得不注意，要在產婦的身底鋪上很厚的褥子，最下面最好鋪上草褥，產婦的下身要包裹得很暖，腳下總放一個暖水袋。不要叫她坐或蹲尤其是蹲在防空壕裏，壓迫腹部，最是不好。

祇要一切都在事先準備完全，生產對於空襲是不太可怕的，最主要的還是產婦的安心靜養，不因空襲而受驚嚇。



乳幼兒的防護

◀被敵機空襲目標的城市，最好是兒童的集團疏散，但這不是每個城市都做得到的所以在容易受驚嚇的幼兒，做母親的應當負很大的責任。做母親的人不要忘記妳時時刻刻的笑顏，就是說應當笑顏常開。在空襲頻繁的情形下，孩子的神經受着極度的打擊，造成一種食慾不振，夜間驚醒，溺床等等的毛病，所以母親要在那轟轟的炮彈聲中，給孩子們一種安慰，一種對於「哎呀空襲了」不抱驚吓的感覺，這也要看母親本身如何，如果她也是一個沉不住氣的人，那豈不糟了？所以母親的安心的笑顏，對於空襲下的兒童是很有關係的。

◀和前面所講姙婦在壕內應當注意濕氣一樣，對於孩子也應當注意，在入眠的夜間到防空壕去，保溫對於孩子是極重要的事。

◀敵機去襲日本北九州和東京，給日本婦人一種經驗，就是不要背負孩子入防空壕，而要取一種抱着的姿式。因爲背負孩子入壕，如果遇着爆風將防空壕震壞，背着的孩子竟首先被壓死。我們中國婦女抱孩子的姿式取背負的很少，這種情形或許也少，但也是不得不注意的。

◀我們要爲孩子帶一點吃的乾糧，準備簡單的玩具和他喜愛的畫書，不管外面轟炸得怎樣厲害，我們安心給他講故事，擺弄玩具，使他對於壕上的外界不會有什麼感覺似的，這是一件很要緊很要緊的事。因爲如前所述，如果孩子受驚嚇而起種種不良之症，對於做母親是多麼煩啊！

◀如果附近投下了燒夷彈而引起火災，以致煙氣侵入壕內，那就不妨移到別的壕中去，這種移壕的責任本來應當是警防團所應負的，應當受他們的指導而移動，那就要看該區的警防工作如何了。

◀四歲以上的孩子，也都應當每人有一只非常袋，裏面裝着手紙，玩具，簡單的食糧，救急藥品。每個孩子的衣服上應當縫有一個布條，上面寫着父親或保護者的姓名，住址，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最好還要註明這孩子的血液型，這對於萬一失散時有很大的幫助。



日本主婦的日常生活

孟麗



日本家庭主婦的生活，因爲種種關係，近來是顯著異常複雜而且繁忙了。

比如丈夫應召，應征，戰傷或病死的結果，做妻子的必須擔負起自來丈夫所有的責務。因爲家庭裏的助手——女兒或女用人挺身去爲公勤勞的結果，主婦便只有一個人要擔負一切的責任，即便丈夫在的時候，因爲丈夫的事情，過於煩重瑣碎的結果，主婦必要直接間接去幫助他。尙有要緩和動不動便易動怒的丈夫的心情所費的苦心，因爲丈夫的生活不規則，而受到的苦惱，並且因爲資材缺乏，主婦自身的工作，也更要費一番力量，時間，勞力都需數倍以上，舉一個例子，如修補衣服，還需要利用舊線，一點點地接補，是要耗費時間的，所需時間要加倍，尤其生活物資——食糧配給及其他配給物品購買處所消費的時間要占多半。家族中有了病人，不但所有的事情都要去照料到，而且一直要到病人全癒，這期間是顯著要延長的，事實，既便是孩子那般簡單的皮膚病，也需要延長例來所規定工作的時間。

由這種事情來看，我們承認現今的主婦，因要過勞和睡眠不足，在某種場合，由於不衛生，會有失去精力，逐漸變成病弱者的危險性。

關於此，最近我就日常生活以及按月隨時的生活，規定四十餘項目，做一個調查。

主婦的日常生活調查項目

一，丈夫的業務（精細地）。

二，丈夫的動靜（應召，應征，外地勤務，本地勤務，上班時刻，歸宅時刻等）。

三，家族的內容。

四，有否煩累主婦者。

五，對於丈夫的業務，是否需要直接協力。

六，另外是否有自己的業務。

七，對於增强戰力的工作，是否可能奉公。

八，是否願將幼兒送入幼稚園或託兒所，送入後，將有何種困難。

九，主婦最擔心的事，最困難的事爲何？

十，主婦現今日常生活內容。

（1）起床時間，（2）燒飯，（3）打扮，（4）宮城遙拜和跪拜神佛，（5）吃飯，（6）丈夫和子女的上班上學，（7）打掃，（8）衣服類的改新並修繕，（9）洗濯，（10）家庭農園的管理，（11）通信事務，（12）配給以及隣組事務，（13）應接來客，（14）子女的歸宅，（15）指導子女的學習，（16）照料子女的健康，（17）整理什物，（18）燒晚飯，（19）吃晚飯，（20）孩子們的就寢，（22）自己反省，（23）寫日記，（24）對近親做心內的祝福，（25）就寢，（記好以上所需時間並時刻）。

按月以及隨時的生活調查項目

一，家庭的事記，

二，擔任常會及隣保事業

三，防空訓練，

四，婦人會，母親會，保護者會

五，關於慰問的工作

六，配給値日，
七，吉凶禍福，
八，赴健康談判所，
九，修養，
十，奉公，

如就以上調查的二三統計，永遠可以証明主婦的煩瑣的生活。

1主婦的起床，就床調査

起床時刻	
三時半	一人
四時	二人
四時半	一三人
五時	四七人
五時半	四二人
六時	一八人
六時半	一人

就床時刻	
九時	二人
九時半	五人
十時	四二人
十時半	二一人
十一時	三六人
十一時半	一一人
十二時	六人
十二時半	一人
一時	一人

由此表來看，一成五分是五小時的睡眠時間，大部分是六小時半，而且在這些統計中，因爲包含有乳兒的二十三人，所以不難推測是得不到安眠的，一般都是陷於睡眠不足，這是事實。

2勤勞的可能，不可能的調査

勤勞可能的人，是一百二十四人中有四十四人，其內容如次：

一週二回	一四人	午前	二三人
一週一回	二二人	午後	一五人
臨時	六人	因病	五人
每月二回的公休日	一人	公休日	一人

其次是勤勞不可能的人。但這方面是一百二十四人中，有八十人，其內容如下：

有乳兒者	二三人	有業務者	九人
因病者	九人	因隣組事務者	八人
有職業者	七人	因有老病人	三人
爲家事所累者	九人	因家族多者	三人
家中無人者	四人	因生產者	二人
有病弱兒者	二人		

由此來看，現今的主婦，我們知道她們的時間，是怎樣沒有餘裕了。

3釀成主婦苦惱的調査

子女病	二三人
育兒上的問題	二三人
自身及家族病	九人
物資不足	一九人
過勞和睡眠時間的不足	七人
丈夫生活的不規則	一人

綜合此，家庭教育上的問題，可以大別爲四十五人，生活上的問題爲六十人，但現今的主婦依然爲每日的生活所迫，對於育兒問題是有異常重大的苦惱的。

然而，現今的主婦若徹底認識自國目下的急務，爲了使她們的丈夫徹底地在軍需產業部門去工作，自己要煞盡苦心，爲了得以挺身去奉公的子女快活，她去加以勉勵，自己獨自忍受煩勞，守在家庭里，挺身爲家庭防空和隣組的工作而勞動，並且要對家庭農園以邁進食糧的增產，她尙抱有爲了適應國民總蹶起的要求，而想參加軍需產業一端的熱意。

由以上的調査來觀，我們能知道現在的主婦，雖然是擔負許多家庭的勞作，每天在繁忙中過生活，但對於此種主婦的重大問題，都是保護子女和教育的問題。母親對於子女是保姆，是看護婦，是營養師，也是女醫，而且還要是把孩子的靈魂，養成純國民的性質的最偉大的指導者。

空喊教育是容易的，但爲了培養成純國民的自覺和品位，必須要徹底孩子生活的全部，這是需要一番最大的苦心。而且孩子的生活，要漸漸成爲社會國家的，不是屬於渺小的家庭里的。因爲現在家庭本身已經社會化了。在家庭所行的教育，當然也是強化社會意義的，尤其應更進一步徹底明瞭國家的意義，方能育成純正的國民。

由於以上原因，今後孩子的教育，我們要求其次的事項：
（1）敬虔，忠誠和服從的教育
（2）自律，責任和徹底的教育
（3）協力，友愛和秩序的教育
（4）科學生活的教育
（5）保健上實踐生活的教育

這些都是其主要的要項。其他尙有鍛鍊健康之道，即保健上的要項也是當然的。因此，努力豫防疾病，鍛鍊生活我們應想到以下幾點：

（A）日光（日光浴，戶外生活，操作）
（B）空氣（空氣浴，通風，遊宿）
（C）食物（禮節，咀嚼，排泄，矯正偏食）
（D）運動（體練的遊戲化，組織的，系統的指導）
（E）睡眠（時刻，熟睡習慣，獨睡的習慣）
（F）衛生（漱口，洗臉，洗手，紗布繃纏）

可是，實際上實施這種生活，單單期待做母親的，究竟不可能。我們應當要求教育的社會的設施。

德國婦女的偉大精神

—同胞的安樂，祖國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快樂—

曼娜



一九一四年歐州戰爭後，德國於十年間即又奮起，依然不失爲世界強國之一，不是沒有來由的。

有兩件事實，曾經轟傳德國，德國民更以此互勉互勵，同時也是外人甚爲欽感的事，

一個年青的志願兵貝爾，因爲作戰頭部受傷，仰臥在收容所的病床上，傷勢很重，雙目是否失明或復原，軍醫是不能想像的，可是貝爾自己却很快樂，他祇有一個信念，『我這樣年青，會變成一個瞎子嗎？儘沒來由，這事沒有考慮的必要』。

年青的貝爾安然的躺在病床上，雖然繃帶與紗布縛住了他的頭，他不能睜開眼看看那些受傷的同胞，也不能遠眺窗外的靑山，溪水，更無從分辨時時刻刻變化的光線，但是他却永久存着一個信念，黑暗過去，光明就來到。

可是，終於他的光明是不再來了，唯有那黑暗世界來接續代替光明，他的一生將永久的消磨在黑暗中，不能再瞻仰大自然的各種變異了。

是一個傍晚，貝爾聽到了軍醫宣布了他的失明，看護小姐爲使他在這寄宿的初夜心安，靜靜的坐在床邊，片刻不離。

貝爾躺在床上，一動不動，輕輕的對看護小姐說：「我出征的時候，她到車站來送我，她在我那鋼盔上插着紅的玫瑰，在分別的一刹那，我抑止住滿腔的情感凝視着她，她也回眸看我，她那對綠色眼睛裏深藏着溫暖的思念。我淸淸楚楚的記得她最後的話，無論是怎樣的長久，無論是如何分離，貝爾，我是永久的等着你。

不久，我就要送回故鄉了，我很抱歉，我對她說什麽呢？我是一個永遠不能重回戰線的廢物了，我也非常焦慮，她看見這雙目失明的廢物，又作如何想呢？我一想到這事，我實焦慮到一刻不能忍耐，我是個瞎子了，萬一她不肯與我結婚，唉！一切就像的永久墜在黑暗的世界了。」

貝爾的臉歪倒在一旁，淚水從眼睛裡流出來。

看護小姐很受感動，她即時寫信通知他的故鄉姑娘，告訴她貝爾在收容所中，並且絲毫不掩飾的對他說，貝爾為雙目失明了，詢問她是否還想

履行訂婚的？是否肯及早解決？因爲，貝爾現在確實是十分需要她的。

收容所中的人對於這事感到異常興趣，大家都以緊張與同情的心緒急待着，二三日中生活在疑團裡，傷兵們不用說，就ㄔ冷靜的軍醫也被捲入這不安的漩渦中了。

『那個姑娘果眞會來嗎？恐怕不會來的了』大家疑慮着。可是貝爾始終開着口，柔弱的問他們說：『她會來的。』

雖然這樣，貝爾已步入極度的神精衰弱裏了。

那姑娘終於來了。

她的訪問，使大家感到了她是不會取消婚約的，進到病房，除去一個失明的勇士，大家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不消數分鐘，大家已顯然的了解貝爾是她最愛的男子。

這個姑娘陪伴着她的勇士過了二三天，就返回故鄉料理婚事，預備當這位失明的勇士出院的日子，來院接他。

全收容所的人懷着衷心的感謝與尊敬歡送她回去，望着這位可憐的新人的背影頌揚着，失明的勇士爲祖國受了傷，這年青的姑娘爲祖國看護着受傷的勇士，直到終生，這精神眞是可敬可泣。

還有一個事實，發生在後方的大病房裏。一天，自戰場駛來的紅十字車運來一個受傷的少尉，肩上有一個慘不忍睹的傷口，四肢都被手溜彈炸斷，用紗布纏緊在木板上，他仰天躺着，顯着不勝痛苦的樣子。

看護們預備將他放在擔架上，他才開始說話：

『不行，我的身上非常髒，你們不能接觸。』

醫院打電話通知他的母親，說明因爲肩傷發生了敗血症，有死亡之危，希望他老人家能來，她是一個瘦小的牧師夫人，等到少尉的母親來的時候，少尉已經陷於極度高熱中，一味說着囈語，張着充血的眼睛，茫然的對着坐在床邊穿着黑色衣服的母親喊着：

『喂，准尉，我來了你回坐着嗎？站起來！』

瘦小的母親慌懼的站起來，一邊撫着兒子高熱度的頭，一邊說：『變！是我呀！孩子，我是你的媽，你不懂嗎？』

『什麼，你想來哄騙我嗎？我要把你抓到軍人監獄去！』

可憐的牧師夫人跑到看護那裏，對他說：

『小姐，我的兒子還在戰爭哪，他誰也不認得，勞你駕，你到他的床邊，用皮鞋跟行一個軍禮，並且說遵命，少尉老爺，這樣他也許會安靜一會。』

顯然的，這可憐的老母親站在血跡斑斑的床前，看着各式的脚架，看着苦痛刻削着自己孩子的身體，實在扮演不了這幕戲劇，她也嘗打着皮鞋跟行軍禮，但是不響，聲音也柔弱，看護鼓勵着她，再新回到床前，挺起瘦小的胸膛，狠命的說：

『遵命，少尉老爺。』

『甚麼，准尉，你在自己的部隊裡打瞌睡嗎？』

這樣，可憐的老母親實在忘記在扮演戲了，她痛楚的說：『不，孩子，我一夜沒睡，整整一夜，坐在你的床邊。』

『你又回嘴嗎？我打你嘴吧的事你難倒忘了。』

看護連忙湊近她的身旁，敎他隨機應變，她終於用盡全身之力說：

『是，明白了，少尉。』

但是母親的回答他似乎沒聽見，他受到一陣強烈的暈眩，俟後突然用命令的腔調喊着：

『中隊全體注意，××已經全部戰死，以後中隊統歸本少尉指揮，托槍！突擊！』

他那受傷的手脚，極度衰弱的在床上作出突擊的姿態，轉瞬間，就失去力量伏在床上了。

年青的少尉終於在苦惱中解脫出來，原來在三日前，他是前線奮勇戰鬥的勇士。現在才開始向永世安息之途邁進。

疲乏的母親，痛苦無似，他像一隻巨浪中之小舟，屹然站在巨浪之中，雙手撫着兒子的眼皮使牠們緊閉起來，從容不迫的說：『安眠吧，我的孩子，長眠吧，我的孩子。』她又說：『此後我卽想着你，也不做無益的悲傷。』

這一年青的姑娘，和一年老的母親，是德國十萬婦女中最崇高的二位，以至高至大的犧牲將最愛的人獻給了祖國。

管翼賢夫人訪問記

．．本刊記者齊耀玲．．



模範家庭的訪問
主婦有智慧、有規律

很早就知道政委會情報局長管翼賢氏的家庭是最模範的，尤其是管夫人於家庭主婦所當備的三個條件中：「治家，襄夫，教子」都做得盡美盡善，可稱爲時代主婦而無愧色。記者覺得管夫人有許多特長可爲一般婦女做楷模，於是便由林敬隱先生的介紹，在新正裏一個多風沙的日子到管公館去作一次模範家庭的訪問。

管公館在西四附近，面積相當大，由大門進去是一條長長的甬道，門旁安置一個停放脚踏車的鐵架。正院是一座構造精巧的古典式兩層樓房，在滿舖着方磚的大院落中有撞球場的設備，上邊搭着高大的鉛鐵棚，走廊中掛着油皮紙製的圓形古老樣式的宮燈，全院看來頗顯得火熾而充滿着和樂的氣氛。有東方的莊嚴，也有西洋的豪華。

記者被導入樓下會客室中，那是一間矩形的房子，非常廣闊，佈置得輝煌，富麗，典雅而舒適，地板上舖着厚厚的地氈，舉凡窗子上的紗簾，牆壁上的名畫，桌案上的陳設，大至一隻沙發，小至一個玩飾都安置得恰到好處，使人置身於此便會感到恬適而靜謐。更將想像到那是出於一位有教養有身份的女主人的心計佈置。我們由是早已見到女主人是怎樣一個有智慧有規律的性格與她的愛好了。



．管夫人像

「我是最喜歡朋友的」
聲音是那麼溫婉

記者等候不久，管夫人便來會見，她是剛剛送走一個客人，記者抱歉的說：

「來打擾您啦！」

「那裡，我是最喜歡朋友的！」她操着稍帶浙江口音的國語，聲音是那麼溫婉。

管夫人那時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花綢旗袍，上邊套一件雪灰兎毛衫，帶着無邊的近視眼鏡，捲着整齊好看的髮捲，特別是那一雙白而細膩的纖手顯得高貴而富麗。她的態度，她的動作無處不與人以親切之感。因此使記者這樣拙於言詞的人竟會很快的同她熟起來。

在客室中靜美的一角，放散着濃郁甜香的盆花旁之沙發上開始了我們的談話，談話的時間雖然只是短短數十分鐘，可是在這裏我領會到了管夫人的前進的直爽的性格以及那大方，文雅而安詳的態度，在現代婦女中確是別具一格的作風哪！

如今管局長整日忙於公務，男女公子們都正在讀書時期，整個家庭的內外繁雜事務的照料都是由管夫人一人承擔着。

管夫人所施與子女的家庭教育早就有口皆碑，於是就在這一點上開始了我們的話題。

五位男女公子年齡一個比一個大
在學校的班次是一個比一個高

「現今夫人有幾位男女公子呢？」

「有兩個男孩子，一個十七歲在師大男附中高中二年級，一個十三歲在同校初中一年級。三個女孩子都在師大女附中讀書，長女十六歲在高中一年級，次女十五歲在初中三，三女十四歲在初中二，這五個孩子年齡是一個比一個大一歲，而就讀的班次也是一個比一個高一級的。」管夫人這樣的告訴記者。「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我正同孩子們留在香港，那時孩子們都還小，在香港入小學五個人是五個年級，由初小一到高小一年級，當時幾個孩子們便知道用功，差不多總是考在前幾名，享受免費待遇的。及至現在都已入了中學，而在校成績仍很少出了頭幾名，所以花學費的時候很少。」管夫人面上現出慈愛的微笑，這是做母親的值得誇傲，安慰的地方呢，我們由此可見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薰陶的母親的重要了。一個主婦治理家事並不算難，難就在於教育這一點。

自己的事自己做 分工合作各守本位

管夫人對於子女們教育的方法由兩方而進行。一方面是監督他們讀書，一方面是給與他們實地生活的經驗，她說：「孩子們在學校學的功課每天在家都要溫習一次。晚飯後由十點到十二點是他們和她們念書的時間，聘請一位家庭教師負全責。在這時間中不只讀校內的功課同時也讀課外的書籍。現在除去家裏舊有的藏書室外，他們兄弟姊妹們五個人另有一個小圖書室，舉凡閱書，借書都有一定的規則和普通圖書館借閱手續相彷，至於借書証，圖書證，辦理借書手續等都由三女負責，他們自己辦得很有趣味。」

管夫人不只使子女們得到書本以內的知識同時更給與她們實地生活的經驗，使他們與現實接觸以便能良好的適應他們所處的社會。兩位公一點的女公子輪流着經管食糧，學習着家事的管理，男公子們也有他們管理的事情。此外她更注意到兒童人格的修養，心理衛生方面。她曾這樣的說：

「我同管先生對於子女們是一律平等待遇，也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偏愛，他們各自有一份用具，各人有各人所需的物品，比如說被套，枕套吧，上邊都綉有各人名字，誰的就是誰的一點不會錯。他們從小時候便養成生活有一定規律，不羨慕他人之物的習慣。同時我用的阿媽也要經過選擇，比如喜歡說謊和站大門口的阿媽我是絕對不用的。」

記者聽了管夫人的宏論只有敬佩，感到自己是太渺小了。衷心地說出：「您不愧是時代新女性的典型。」

讓我們轉一個話題談談管夫人本身的歷史。

管局長家庭



是教育界的先進 婦女運動的健將

管夫人母家邵姓是浙江杭州有名的望族，過去新聞界的老前輩邵飄萍先生，當今名宿邵老翰林都是管夫人的長輩呢。小學，中學就讀於北京女師大附屬的中小學，如今女兒都就讀於該校了，算來時光眞不饒人，大學是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曾經同胡適之先生等合辦一個雜誌，在北京譯文，今是中學執教，如今許多科長希任階級者過去都受過管夫人的教誨，當時更擔任着國際婦女會副會長，婦女促進會會長的任務，眞是活躍一時，如今因家事繁重，很少外出了。

管夫人結婚已十九年了，在這十九年當中同管局長永遠是相敬如賓的。在早晨八時半左右起床陪同管局長進早點，在九時管局長赴情報局之後，管夫人便操持家務，每天飲食的安排都是由夫人親自計劃，指示，不只使其烹調得法，更以合乎營養爲原則，在整理家事之外更爲男女公子們剪裁衣服，黏鞋底，她說：「孩子們的衣服都由我自己剪裁，孩子們穿的鞋子，向來都是家製的布鞋，從來不買皮鞋穿，這至少可使兒童們養成崇尚簡樸的習慣」

不吃早茶不搓麻將 孩子們不識麻將牌

談話告一段落時，傭人擺上了點心，在精緻的瓷碟裡放着精巧細緻的點心，管夫人誠懇的爲記者挾了一食碟，笑着說：「嚐々我自己製的甜點心，不要客氣！」她不只精於治家更有着精巧的手藝呢！

管夫人說：「我們日常生活很樸實，可以說沒有什麼惡習，比如說吃早茶，這種習慣就沒有，我同管先生平日很少飲茶，孩子們都是喝涼白開水。至於像一般家庭中搓麻將的消遣更是沒有。家裏根本就沒有麻將牌。說起來是一個笑話，年前在上海親戚家爲了應酬曾經搓了次麻將，我的第三女兒隨同去的，她第一次看到麻將牌覺得很稀奇呢，」管夫人說到這裡笑了，記者也笑了。

「那麼您的日常娛樂和嗜好呢？」

「我比較喜歡旅行！在春暖花開的日子常是全家到城外去玩的，我們家有騎車隊，不管到什麼地方，五個孩子總是騎脚踏車去，倒是相當有意思，在前年的夏季曾在北戴河住了一個不算短的日子，去年夏季去頤和園玩了許多天，換換環境可以使孩子們多增加些生活知識與經驗，至於日常的娛樂，孩子們大都喜歡籃球，院裡有籃球場，夏季游泳，冬季溜冰這都是他們和她們所喜愛的。」

熱心腸，喜歡幫人家的忙「以誠待人」是管夫人做人態度

管夫人頗健談，只要記者發問她都一一的回答着。那時去的客人很多，能希齡氏的姪女公子將將走，覺生女中陳校長又來了。陳校長談話隨爽快，她向記者介紹管夫人的性格：「管夫人是個熱心腸人，喜歡幫人家的忙，即以我本身來說也是曾經受過多次的幫助了。」管夫人也承認了這一點。她說：

（下續二四頁）

過年的感想

（每月徵文發表）

過年的再評價 ……零誌

我將有明快的一天 ……畏微

「年」是孩子們的 ……珠蘭

過年的再評價

零誌

在理論上個人是個無神論者，在性情上個人極其厭煩過年之類無聊的酬應，但事實上是一過「臘八」便大忙特忙，鄭重其事的以辛勞所得的鈔票去換取廢紙—神紙，元寶，千張，黃錢，灶王財神！應有盡有，一概俱全。這種矛盾的心理行爲，與其說是爲了維持家庭舊禮制以安慰長輩古老的心腸，還不如說是受了多年生活習慣的墮性使然比較切確些。

年之魅力

—年雖然經過廢止的刼運，然而它並未因之減少了它本身的魅力，它彷彿一條五彩輝煌的龍燈，引誘住無數孩子的眼睛，它是時間流水中的一道閘口，將時間切開一條界限，人們都忙亂着，像這閘口裏的魚，急着過去，擠着過去，於是在這緊急的時候—在這閘口的臨近便放了一面顯微鏡，將人間的苦樂放大了，增加了富者的奢華，貧者的困難，照深了團聚的歡樂和離別的痛苦。

年與歲

—我國記算年齡的習慣法是以「過年算一歲」的，所以在這時候，至少每人都想到了又增一歲，因而都不免有些回顧已往，瞻念來茲的惋惜和感慨，企圖和希望！這是一般人對過年所引起的普遍的心理現象，而個人也不能例外。

年與其他

—神—宗法觀念—社交禮俗—生活刺激：舊年中的許多舉動雖多屬迷信，然仔細思想亦有其世俗的價值在，譬如：掃房—把積掛一年的塵土掃除乾淨，房中的家俱擺設都刷洗得煥然一新，這不但是年終的清潔運動而且是對來年生活的一種精神振作劑。祭灶—灶王俗稱一家之主，他是上帝派到每戶人家的駐防大使，他將人們日常行爲的功過記在心裏，等到臘月二十三那時候上天去作一個歸任報告，所以灶王對兒上都寫着「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它在訓俗的效能上，不過使人民敬天畏神守分安命而已。祭神供祖和辭歲—我國舊來是以家族意識宗法觀念爲重點思想，所以在一歲將終，家長率領家人向神和祖先致敬和祈福，表示感謝神和祖的佑護使得能支掌門庭，延續宗族平安度過一歲。拜神祖以後家人長幼依序行禮辭歲，這時長輩多向晚輩說一些祝福和勉勵的話，尤其對於男孩子在祖先前常加重鼓舞，使他意識到己身對於這個家族有擔任開來的責任而對新歲作更大的努力。拜年—數千年來「拜年」在社交上已形成了一種廣泛普遍的禮俗，它的好處是可以藉此增加人與人間的情誼，有時一年也未及去訪問的朋友或親戚這時候去拜訪一回可以不致絕斷了交誼。

過年的眞義

—我國是以農立國，所以多數國民是度着田家生活的，「過年」在田家是極有正大意義的，這時候多藏的工作完畢，春耕的時季未到，農事正閒在，並且一年的辛勞成績都高高滿滿的收在窖裏，這時候正是年終歲首，於是殺鷄燉肉斗酒自勞，家家敬神，合村演戲，這種熱鬧的舉動，對終年[illegible]棗呆板的生活給予一個新鮮的刺激，這於田家生活的人仍是適宜而合理的，與其說是敬神娛歲，倒不如說是犒慰自己一年的辛勞和鼓勵來春的工作更爲有意義些。至於都市則不然，那天都可以聽戲，那時都可吃肉，隨時隨地都和過年一樣。不過到了「年」概要應節令，從俗辭歲而已。

過年的損失

認眞說起來，「過年」在都市中沒有在農村那麼必要，而且還有莫大的損害，如果我們將每次過年都市人們因賭博，飲酒，饞餸，零食，娛樂……而損失去的金錢，時間，精神和體力統計一下，一定會有使人驚絕的數字吧！理雖如此講，話雖如此說，我依然是要過年的，這無非是多年生活習慣的墮性使然。一種經久的習俗絕非一旦之間和少數人的力量能夠轉移的，不過希望有志的同胞們在過年時都能稍珍惜一點自己的金錢，時間，精神和身體，使它們不致作毫無價值的浪費，免得我們在一年之始就蒙受一筆很大的損失。

我將有明快的「一天」

畏微

如果我們能永遠像孩子似的，不懂得什麼叫做責任，那「過年」眞是再好也沒有的事。然而不能，漸漸的我們就會有了足夠的腦力，使我們在這交替的時節，要發生回顧與前瞻的意念，這意念使我們切實的知道逝去的生命是已經死亡了，走過了的生命的路程不能再走一遍，於是人

們乃回顧往昔。也許是說無論什麼人，對於他自己的生命是多少總有些責任心，而不肯將它輕易放過，因此成年人的新年比孩子多了一件所謂「慨嘆」的事。

然而人類必竟是相當聰明的，知道用眼，耳，鼻，舌諸感官的忙碌來暫時停止思想的活動，於是在年糕魚肉香燭鞭砲煙火鑼鼓牌酒與賀喜聲中，一羣羣疲倦麻木的身軀，旋到東，又旋到西，他們忘記了自己究竟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如此。

若說一年的起始是可喜的，用這種近於瘋狂的吃喝玩樂，就儘能儘量的抒發出內心的喜悅？只怕相反的因過度歡樂而疲勞後，空虛之感將更重的予你以壓迫。

說過年祭祀聊表子孫孝敬之心，我也難以相信，個個人跪拜下去時，僅是虔誠的懷着「祭如在」之心，而想一想辛苦撫育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儀容，遂把自己未來的歲月，與自己後代的未來歲月看得更為重要一些。一切只剩了虛偽的儀式與無聊的迷信，我只看到騷亂與擾攘，像點燃了一串鞭砲，劈劈啪啪過一陣之後，什麼也沒有留下，「過年」就算是把一年的為首幾天過完就算了嗎？

至於我自己，是把過年看得極其平淡的，最近三年的除夕又都遇上電燈出毛病，且不管其原因何在，黑的除夕倒很有意思，兩枝紅燭被點燃了，一個個金色吉祥的字漸漸融去，煤在爐中燥響，我在這黑靜的夜間，可以為自己好好的算一筆總賬，臘燭快點完時，火光漸漸微弱下去，顫抖着，伸縮着，遠處歡鬧的聲音若有若無的，悠悠然飄溢於夜氣中；我於是意識到一個將要離開軀體的靈魂，在徘徊而遊盪，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常常默念着「死亡」的名字，却並不畏懼他，然而我仍婉惜每一秒逝去的時光，我喜歡滋生着嫩芽的春天，我喜歡聽布穀單純而急促的啼聲，因為此中有生命之活力，只因有「死」才顯得「生」之可貴，又曾經蠢動生存過的，才可以有「死」，斷以「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生氣的，無聊賴的活下來。所以當人人鑽入生之旋渦中，昏迷享樂時，我就每每因環境給予的強烈反映，而想到了另一個極端—死。

第二天元旦的清晨，被接財神的砲竹自夢中驚醒，我沒有看見財神，而看見了熹微的曙光，我知道太陽升起時，我將有明快的「一天」，這一天是屬於我的，我應該怎樣？推而至於一年，十年，也不過是一天天積累而成，我所有的是一個個新的明天！

「年」是孩子們的

珠蘭

「接財神唻啦！」「接財神唻啦！」門口接連不斷的有這種聲音傳來刺激我的耳朵，這就表示過年了。

我是生長在一個古老的大家庭裡，過年的觀念在大家庭裡是更加的濃重的，隨着這個原因，我也就很重視過年，上有祖母，母親，叔嬸，兄嫂，下有弟妹姪女等，在這擁有二十多人的家庭，過年是相當的熱鬧的，雖然平日大家互相勾心鬥角，但是在這個期間人們都要擺出一付笑臉來，好像是多麼和睦似的。

一進了臘月，人們即開始忙起來，吃臘八粥的初八，吃鼻糖的小年過去了人們的精神更加緊張起來，作新衣，寫對聯，買菜，殺豬……一切都預備妥當了年也就來到了，三十的那一天，天將黃昏，大家就活躍起來，供桌也都擺好了，新衣也都換好了，晚飯後即團聚在一起吃着，說着，笑着，素日喜靜的我，也要同他們湊湊熱鬧，孩子們裡外的跑，踏着芝麻稭，松枝嘎吱嘎吱的響，屋子裡正燃着紅蠟，孩子們身上穿的紅衣，以及女人們頭上戴的紅花，映成一片，非常好看，將近午夜僕人們來說到接神的時候了，於是大小一齊擁到院子裡供桌前，叔叔是男子中最長者，由他領頭朝着各方叩頭，在這個當兒我們就在一邊叨念着「黑丫頭，白小子跟大嫂來吃餃子」，因為這時大嫂尚沒有小孩，隨着鞭砲就響起來，孩子們在一邊拍手哈哈笑，大家陸續叩完頭，叔叔就把長袍的下擺拿起來，把供的饅頭和特備的劈材拿起來往屋裡走，這就是表示把元寶和財都拿回家來了，這時就到拜年辭歲的時候了，你給我叩頭，我給你鞠躬，忙作一團，「吃元寶啦！」僕人端上一碗一碗冒着熱氣的餃子放在桌上，餃子裏有唯一的一個裡面是放着銅錢的，誰要吃着，即一年有錢化，每一個人都懷着一顆有希望的心，小心的看看是不是自己吃的裏面有錢呢？其實這時誰也不餓，但為了要吃着錢，又多吃了幾個，這時大人們準備竹戲，孩子們也玩着升官圖，僕人們也可盡他們的興致去作他們所願作的事，可是差不多都是玩牌類的玩藝，一直到大家精疲力盡，天也亮了，這時即要看看今天是不是好日子呢？如果是，就該出行了，有的人們去各家拜年，有的人們帶着孩子到各熱鬧場所去玩，還有一部分人留在家裡等着客人的來臨，果盒已預備好，裏面裝些冰糖，蜜棗，蓮子，瓜子等東西，各有各的吉利的代表名詞，如甜甜蜜蜜，早生貴子……這樣一直忙到十五，燈節又來到眼前，掛燈籠，吃元宵，又忙一氣直到正月過去了，才算消停，這時大家又開始工作起來，這是多麼熱鬧而有意思的年呀，所以孩子大人都是盼望着過年。近幾年來，人事的變遷，大家已分散在各處，再加以夫家是個人口清少的人家，以往的熱鬧已不復再有，所以使我對於過年的興趣一年淡似一年，已不像從前那樣的期望着了，只有孩子們在嚷着：「媽！快過年了，是不，給我買個大花貓罷」，孩子們的心永遠是活躍的，這使我想起以前過年的一幕一幕，砲竹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來，了曾相比，不免有滄海桑田之感。



創傷的處理和三角巾的使用法

辭立

創傷要清潔保護

關於創傷，在原則上，我們應該知道的是不要黴菌侵入創傷的地方？如果黴菌倖倖是能引起化膿作用，那麼實行剖腹的手術，一星期便可以拔線，兩星期便可以走路了。在戰場，大腿部分受貫透的鎗傷的勇士，兩星期以後，依然可能返回第一線去活躍。

反之，倖倖因爲一點小傷，因爲侵入了黴菌，而割斷了手足或死亡的也不在少數。

具體地來說：普通對於創傷的救護，只要能讓創部露出在外面，在局部包上消毒的藥棉，再用三角巾緊緊(綁)好，以保護這創傷就可以了。

所謂創傷的消毒，是一個問題，但只要正確地去做，自然會有效果的。用鑷子或斷了的筷子挾消毒棉，在沒有法的時候，先用清潔的筆醮百分之五的碘酒抹在傷口上，以傷口爲中心，周圍抹寬一些（第一圖）在沒有碘酒的時候，抹上百分之二的二百二十溶液也好，這種二百二十的消毒力雖然稍稍低弱一些，但是用水調化的藥水是不適於創傷的，因爲它沒有破。（但是，把這兩種藥一塊抹，會傷害創傷不合適）。



如果沒有這些藥，只要包上消毒綿也好。尤其是去不明白的藥房去買藥，還是不用的好。

不要因爲創傷不清潔而胡亂去洗。無論怎樣清潔的水道，或是殺滌消毒藥之類的水，外行人用去洗創傷，是有害無益的。因爲用水洗，把創傷弄壞的實例很多，如果認爲過分不清潔，便用酒精擦一擦創傷的周圍。

如果有木片，土砂，破布絲之類附着在傷口上的時候，想要去掉它是不必要的，因爲那里連着肉，會引起意外的出血。

這和止血不同，不要粗糙地使它停止，無論什麼地方，希望要清潔地保護傷口爲主要的處置法。

露出傷部法

因爲要處置，必須露出創傷的地方，這雖然沒有什麼，實際是很難的。頃刻之間，粗暴地處理，傷者會感到極度的痛楚，或者又弄傷了好的地方，是要注意的。

在脫去傷者的衣服，要從沒有傷着的一邊脫下來，穿的時候却相反。襯衣之類，要像剝皮一樣，翻過來脫，襪子之類，最好是兩足一塊脫。



創傷需要緊急救急的時候，解開衣服的縫線或割斷那部分。但是，只碎割是沒有功效的，尤其是貧血的患者，有着風或多天犯凍瘡的危險。務必要割開或不得已只把那部分割開小窗戶樣的洞口。

三角巾和藥綿使用法

消毒藥綿，希望盡可能各個人或每個家庭都要預備一些。

手製的，要裝進布口袋里，用蒸籠只蒸一小時，晒乾後密封放着（沒有藥綿的時候，舊布也好，只要柔軟可以代用的）用的時候，必須要把沒有用手摸到的部分包在傷口。不然黴菌是極容易侵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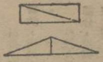
傷口上包好藥綿，在沒有繃帶的現在，主要的是不叫

它動，傷者自己纏着或者別人給纏着，趕快用三角巾纏好。千萬不要把藥綿掉在地上或把藥綿錯包在不必要的地方，對這平日的演習訓練是要緊的。我們應當注意接觸到別的東西，會附着黴菌的。在意外中傷時，便只能用洗好的手巾代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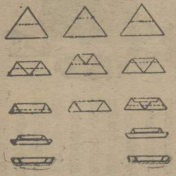
天災我們不會預先知道，當敵機出現在上空的今日，消毒紗綿之類，（消毒紗布）希望我們要準備一些。

三角巾也一樣，儘可能地要用清潔的布塊。如果沒有合適的，用包袱皮或舊衣把布手巾斜剪成三角形，再對縫合起來，做成稍長的三角巾代用品，這是某赤十字醫院的考察。



用三角巾時候的摺法，總要練習在膝蓋上摺好。這是爲了在意外的場合。在地上摺會弄髒了的。

三角巾的使用法，決不是樣子包得好，是不使它脫落，主要使中央紗綿的地方緊緊附着。平日要假傷以練習，身體什麼地方，有一點小傷，也要趕緊包好，聽從指導者的話，這樣才不會遇到困窘



受傷人的處理



如以上所處置的創傷，輕者不必到救護所，仍然可以繼續防空，但是，重傷，深傷，不清潔的傷，應該趕緊就醫。尤其是不清潔的傷，就是附着土泥，其他什物的創傷，容易患重目的化膿和可怕的傷風等等，因爲時機，會有害於生命的，不可不注意。

火傷和骨折的醫治

火傷的醫治

身體露出的部分，容易受火傷。所以到處的統計，大多是面部和上肢（手）居第一位。因之，頭巾，手套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婦女的頭髮着火則受傷，其災害更形重大，希望在夏天也不要離開頭巾。

火傷依着它的程度，區分爲由第一次至第三次。第一次發紅，感到絲絲的痛楚，第二次是出水疱和潰爛。第三次是因熱而腐亂，或變成焦黑的樣子。



對於第一次的火傷，用鑷或藥綿之類的東西醮油等抹上，或使油滲入藥綿里擦。油是何種油都好，只要潔淨就沒有防碍。上面再用繃帶，不然用水也好，如果是濕布，會減輕疼痛的。

但是，第二次以上的火傷，如果調理得不清潔，會引起可怕的化膿，以後便要相當麻煩了，所以，應該趕快到救護所去醫治。不得已的時候的應急處置，便是抹油。

爲了不使水疱破壞，衣服燒的地方，不要胡亂剝開，要用剪子剪去周圍，輕輕地纏上繃帶，送到醫生的地方去。

從來，有人說火傷塗抹醬油，大醬或鹽等等東西，但這只有害而無効果。尤其是在面積大的火傷，沒有絲毫的作用。

這和日常的火傷不同，空襲等等的非常災害，面積大的火傷相當多，這是特徵。這種火傷，已經不是局部的輕重問題，毒素佔了廣大的面積，生命會有直接的危險。

人類的身體，如果其外部面積的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以上受了火傷，（看照圖）彼當時既便意外的傷輕，數小時後，便立即瀕於死亡的狀態，本人既便如何健康，也要立刻安穩抬送到醫生那里去。



黃燐火傷最厲害，因爲黃燐借着空氣中的酸素，永遠燃燒，很難消滅。如果遇到了，要用濕布消滅它，燐塊則用羹匙或筷子，木片等取下去。不要用手去拂，因爲手也會遭到同樣的燐火傷，這是絕對不能用手去做的。

取去燐以後，儘可能用重曹水洗，沒有，則用普通水冲洗，再就醫生受適當的醫治。

骨折的醫治

第一要確定是否是骨折。關於這有種種的現象，由傷受折斷的骨的一頭突出，或由不是關節的地方折彎，自



可以明白這是骨折了。如果不能如此判明，那部分青腫起來，稍一觸到，則感到特別疼痛的時候，大抵也可以看做骨折。這種骨折，只要動一下，便要異常感痛，如果是足，普通自然是不能走路的。

但是，醫生也有不用X光鏡透察，便不知道是否是骨折的，所以，感到可疑的時候，依照處骨折理，是為原則。

外行人對於骨折的醫治，是盡可能地不要動轉骨折的部分，送到救護所去。還有第一應該把骨折的部分平抬起來放着。

這時如果骨折同時又中傷，應該用繃帶包好。

搬運抬的時候，不要動搖局部，不只是要用木板或竹板等托住，如果是手，只用三角巾托住，對於傷者的身體，也可得到木板的効果。在意外的場合，用時的關節彎過來，患者自己用健全這邊的手支撑也可得到同樣的効果，然後再送到救護所去。這樣，上肢（手）骨折的場合，大抵沒有抬送的必要。但是，下肢（脚）却不能像上肢那般簡單，特別是大腿的骨折，醫治最煩難，也最重要。

最簡單的方法是把患者放在擔架上，把砂口袋或毯子之類東西，放在下肢的兩邊，以使足部不致動轉，再穩當地抬。這是因為砂口袋，可以做簡單的木板用。因這種砂口袋和毯子是比綁一根不合適的細竹條當做木板是好得多的。但是，如果能巧妙地用結實的木板，竹片，其他手杖，傘等，是遠勝於此的。

木板：原則上，短小是沒有作用的。如果從骨折的地方不能托到上面的關節，抬送的時候，骨折部容易動搖不穩定。傷部如果在下腿，則托到腰處，如果在大腿，則托到側腹處。總之，以過長為主要條件。



其次再用三角巾的十二摺纏住就可以。木板和足之間的空隙，墊好布類或綿類的東西，不要露空，如果可能，在足的內外，都托上木板，更比較完全。

這種麻煩的足骨折的醫治，必須要充分學習才行。

還有抬送，主要是靜靜地一點也不動，這是比較線綱一般的擔架，隔扇，門板之類安全得多的。

救護不僅在晝間，暗夜的時候最多。所以這種練習也希望特別在夜間訓練。

在這種緊迫的時局下，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多多地熟練自己。

管局長夫人訪問記

（接自一九頁）

「我一向對朋友都是如此，只要我能辦的，允許人家辦的事，我定要辦成功，否則心理總不平安，這是個性使然吧！這次去上海在西郊飛機場遇見一位女太太，說起來沒房子住，她本來是住在德國飯店一間臨時移挪出來的房間，做為暫時客房，結果住了十九天，還是沒有飛機，可是飛機票已經買了她住的房間也不能延續下去了，北京旅館到處都是人滿的，我看她那焦急的神情，便將她請到我的家裡來住了幾天才算把住的問題解決了，其實我們也不過萍水相逢而已，當時孩子們問我：『媽媽！你不怕她是騙子嗎？』我告訴他們說：『不會的，我們以赤誠待人，人家也會還我們以赤誠。』我一向就是這樣的對人！」這便是管夫人做人的態度呵！

不是拙笨的言詞和筆能表現出對她的敬辭

其後談到現在的時局，現時常發生的空襲，以及防空壕的需要等問題上，我們知道管夫人早已在地下室修建一個頗合乎標準的防空壕了！設備得很完善，完全由夫人親自計劃築成。即如現在的公館，也是由夫人自出心裁，自己構圖建築，並沒有工程師設計，這叫我們怎樣來形容管夫人的能幹呢！笨拙的語言，笨拙的筆不能表出對她的敬佩：

這時鐘已指到四點，驚覺打擾的時間太久，於是在同人主道齊再見中興辭歸家。一團家庭和樂，明朗氣息也正是一個家庭主婦的精明，能幹的實證！

今年我的家庭的新計劃

沈慧

時光過得眞快，轉眼功夫嚴冬過去，和煦的陽春又來到人間了。「春天」這是一個多麼誘人的名詞啊，在往昔，每逢柔和的東風拂起人們心潮的微波時，是我感到最歡欣的日子，常時集結好友幾人到郊外去，任那新生靑草的芬馨，沐浴着心神，該是如何地淸爽呢！

可是，近三四年以來，興緻較比淡漠多了，並且缺乏生氣，家的擔子加重，使人無暇再顧及別的了。其實，我還不像別的女子們把荷負家庭視爲厭煩，我還不，我對家的興趣是濃厚的，我以爲「家庭」便是一個小社會，女主人不正如最高的權威者一樣嗎？她能隨心所欲佈置家庭，改善家庭，建立心目中理想的安樂鄉，歸根一句話，她要怎些樣便可以怎些樣，家庭永遠沒條件地供驅使，任着她試驗的。

細說起來，家庭對於每個人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左右人的意志，同時個人的幸福問題也取決於是的，我們常看見有些人心緒顚倒，困惱不得自解，這種人多是受着痛苦家庭的逼迫，泰半無力支配生活，脫不開精神的沉悶所致。可也有不少眞正珍貴的天才是由明朗家庭啓示的結果，由此可見得「家」對於人前途的決定有多麼大了，所以，一個人假使沒有合理的家庭，要想得到愉快是很難的。

然而，合理而愉快的家庭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知道，一個家庭是由兩個以上的份子所組成，這些人以一種血統來支持彼此的關係，因此要使家庭完美，非實成其中份子的健全不可。一對夫婦是形成家庭最基本的單位，丈夫主外，妻子主內，兩個人在家裏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看男子爲無上的權能者，女人成了他的奴隸，也不能使女子光耀萬丈，而男子則蹲縮在黑暗的角落，彼此相互尊重是絕對必要的，在女人方面說吧，尊重丈夫並不是可羞的事情，不是過去將丈夫視爲「天」那種舊傳統觀念的意思，尊重他，就是尊重了你自己，絕非盲目服從，是信任和恭敬之謂。一個丈夫不一定便是完滿的人，我們信任和恭敬他是因爲他人格的無疵，但他之需要教養之處必定還是很多的，做妻子的當然不能說指導他，給他以善良影響，督促他，鼓勵他，帮助他成名立業，這是我們能力範圍以內的。我個人因爲才疏學淺，很少能對他有協助，可是，關心他，對他有深遠的期待倒是眞的，現在我的丈夫在大學裡教書，雖沒有什麼奧博學識，却非絕無懷抱的人在他是學政治的，而一部「近代政治思想史」又爲他數年來無日不在熱望實現的心願，在今年，我一定要帮助他完成這一光榮的工作，我怎麼樣帮助他，時時刻刻狂喊着叫他快寫嗎？不，那是沒有用的，予他以精神的安慰，鼓勵他推動他，等他提筆直書的時候，我實際的工作便來了，什麼抄錄校對呀，整理稿件呀，舉凡能減輕他過分的勞力，又爲我所能當的都盡量地負擔起來，我要脚實地帮助他完成這一希望，這是我年內促成實現的第一件計劃。

我的大孩子今年已經四歲了，按理他本該進幼稚園爲是，可是因爲家裏人少，第二個孩子一分鐘也離不開我，爲了節約的關係又裁了用人，簡直沒有人送他，勢不得不使他停頓下來，然而，這樣下去終非長策，我決定由今春起開始教育他，我不僅使他在我自己手下完成幼稚教育，同時更要灌輸他以淺顯的文字知識，粉碎一般人所據以信託的學校教育的無用，這是我本年準備實現的第二件希望。

撙節用度，減輕不必要的負擔，這又是我本年第三件計劃。經濟紊亂，無規無律是一個家庭機體內要不得的缺陷，不能認爲：「錢算什麼，用就用，不用也不能生翅膀，跑掉呀！」如果有這種念頭便錯了，因爲財政是家庭命脈，稍一處理不善就有使家庭顚倒的危險，不要覺得這話過分，實際上確有不少人家只由於財政處理欠良而敗落得不可收拾。反之，一個財政處理得有條不紊的家庭，正像一架靈活的機器一樣，永遠轉動不息，而向一種樂觀生活的道途邁進。這是實在的，不管一個多麼儉省的家庭，其不意間浪費出去的金錢一定還有不少，我們知道，一個粗心的主婦由她手底下所流出去的錢要統計起來，時常會到達驚人的數字的，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家庭所以致富，並非闢發了什麼財源，多是由主婦一個兩個錢節省出來的，這話一點也不假。故此，我要從脚下起總計收入和支出，作出預算決算，根據這個來支配我們的生活，要節儉的得當，而又不失爲舒適的享受才成。

女詞人李清照

劉雁聲



我們讀到中國文學史裡面，舉凡歷代婦女在文學上能佔一個地位的，差不多都特別提出來研究一下，而且更要訂正她們的地位，如李清照朱淑貞魚玄機薛濤等人，這是最有名的幾位。而且更以「李淸照」似乎領銜的在不必管朝代前後的情形之下，是特殊要推重於她個人了。於是歷代的文人都要摭引記載把李清照個人研究起來，同時更要把她所殘存的漱玉集詞重加評傳。若干年來我們時常讀到關於女詞人李清照的文字，可謂是一位享名若干年來的一位女作者了。

在多少種文學史著作上，不僅對於李清照，有千人一面的照例記載，就是在纏述何朝何代的時代，如果所述的這一個朝代裏面，有女作家，或是女人中特出的文學研究人物，就一直特殊提出來詳爲記載，而所載的表面上是應當對這一位女作家來改其崇敬之意，但是內容也決沒有什麼比前人所記的有什麼珍貴的材料，來正面表現崇敬這位女作家之意。也不過老眼重抄的再來一次的，因之李清照的大名，便就十分雷同的傳遍遠近了。其實，不待重爲記錄，也能够早已人人皆知，也未可定。但是這位李清照如何的被人這樣的崇敬，而不惜幾次重爲記錄呢？這一層倒沒有人去注意過，只不過因爲她是婦女，而婦女作品中能有漱玉集裏那幾首殘存的詞章，十分深刻而清艷，此所以李清照被人喧傳的理由了！因爲這一種原因，歷代的文人便爲她崇敬，爲她記錄多次，爲她辯護，更有人爲她的高才而重重的詆訾對方記載不大妥當的人，這一來在文壇上，居然因爲李清照而熱鬧起來。

我這篇的意旨，並不是去再抄幾首她的詞來和大家硏究高下好壞，而是因爲她的一生的事蹟，多有可傳，更爲了她的婚姻問題，來攄抒己見來說一說。分爲「她未嫁前的家庭」「她出嫁後的家庭」，「她的改嫁問題」，「她在詞以外的作品」幾段來說。

李清照是宋神宗元豐七年生的女人，她的家庭呢，父親李格非，是曾以文章受知於蘇東坡，據「後村先生大全集」裏關於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的記載很能脫襯出李清照家庭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了。「大全集」上說：「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鬯有巤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還。元祐末爲博士，紹聖始爲禮部郎。……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笙七百年，臨淄城闕尙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喧成小疾，亦稍敗吾勁，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樂」。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志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依照上面的李格非的大略記載，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出糅的書香家庭。李清照的父親是如此，母親呢？

李清照的母親，據「易安居士年譜」上記載：「母王氏，王懿恪公拱辰孫女，亦善文。」這樣，父母都是文學境裏相當的人物，淸照生在這種家庭裏，無怪她有了文學的基礎，而能够成爲一個女詞人了。這是有由來的，不是很容易的事。

她對於母家，還有一件事，足證李清照不僅是什麼詞人，詩家，更是一位孝女。事情是這樣：

「茶香室三鈔」上說：「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地誌類有李文叔浴陽名園記。陳景雲注云：張琰序，紹興八年也。序中並及文叔女易安上書宰相救父事，葢文叔亦嘗坐元祐邪黨遠謫也。宰相即易安之舅趙挺云。按今人於李易安，但言其改嫁事，不知有此事，亦可謂不成人之美者也。」又如「道光濟南府志列女傳」上說：

「其舅挺之相徽宗，淸照獻詩云有云：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甚力，格非以黨籍罷，淸照上詩救格非云：「何况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那時候她才十九歲，嫁趙明誠第二年，這樣的事情，大可以表現李易安是一位孝女。有這樣的天性，才能够有以後的文學的造就呢？

李易安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出嫁於趙明誠。這時她十八歲，是依據淸俞正燮「癸巳類稿」的「易女居士事輯」而定的。並且李淸照在「金石錄後序」上也曾說：「予以建中辛巳始歸趙氏。」建中辛巳就是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依照李淸照是宋神宗元豐七年生的，算起來已然是十八歲。可是傅東華却說：「金石錄後序言出嫁年爲辛巳，則已二十矣」。不知是根據什麼而定的。（傅東華著「李清照」頁九〇，商務百科小叢

書本。）李清照十八歲出嫁於趙明誠，嫁後的生活，又是天生的造就她的文學的修養的。趙明誠娶李清照的時候，年二十一，不過是太學學生，據「金石錄」後序中，李清照自寫的婚後生活，不僅是美滿，而且是更進一步滿足她的文學生活。如序文中說：「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明誠字）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字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序文中又曾說：「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又說：「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又曾說：「几案羅列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這幾段話，表現出來李清照在嫁後是比較婚前還要加十分的侵潤在書史裏面，和她的丈夫很美滿的度着文學生活。雖然沒有多久，——由十八歲出嫁，一直到四十二歲，這短短十五年中，足足是過着文學生活。自四十二歲以後，就開始她的悲慘惡運，但是也足以表現出來她的婚後生活是如何美滿，而由於加進一步的文學生活，所以她的著作，是更因此而精湛了。李清照過着美滿文學的生活，她的丈夫趙明誠也對她是相親相愛，曾在李清照三十一歲的時候，他題她的畫象，曾有這麼四句，就是：「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眞堪偕隱」！足可證明她們夫婦之間是如何的了。李清照的婚前生活，是守着父母都是書香文字的陶鎔，既嫁之後，又是遇見志同道合的丈夫，所以她的文學造就，當然走入極峯，而努力發展她的詞人天才了。又加以老境頹悲，還更足以使她有文窮而後工的形態，在宋一代當然是以她爲能手了。她出嫁那一年又是蘇東坡逝世的時候，大詞人既已故去，更有一種力量促成李清照的詞人地位了。可是她在溫柔甜蜜的文學生活裡，又漸漸有好景不常的神氣，而且她丈夫趙明誠又在婚後時常出遊，或是爲官，免不得她有孤獨的愁悶了。但是一直到了欽宗靖康元年，受了金人之亂，那時趙明誠守淄川，她自己知道厄運將至，到了明年三月（南渡以後）明誠因奔母喪，和李清照同歸，又「連艫渡江，載書十五車」，可見還是捨不得拋棄那些書籍。那知道到了本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把她的所藏存的十幾間屋子的書，都一火而焚之，這是她最痛苦的事。可是再過二年，建炎三年五月明誠又去湖州做知府，七月明誠生了病，不幸於八月十八日明誠就死去了。李清照哀毀逾恒，既經變亂，又遇焚書，再就是丈夫逝世，據謝伋「四六談麈」上說李清照有祭明誠的文章，裡面最沉痛的就是：「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說這是婦人四六文字中最工緻的。李清照到了這時候，才不過四十六歲。從此以後，就步入苦悶的生活裡面，又因爲變亂逃難，書籍箱子都散失殆盡，這時才有改嫁之說，說不得是因爲生活上的關係，不一定是拋棄明誠而甘心另嫁的。

記載李清照改嫁的事情，如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中錄「麗人雜記」中一段裏面說：「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玆駔儈之下材。」這是一證。又如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中有李清照上綦處厚函的全文，裡面除去上邊所引的兩句，還有如：「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可見與張汝舟反目的情形，而李清照却是日受虐待了。這是一証，又如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上說：「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李氏，格非女，能爲歌詞，自號易安居士。」這又是李清照與張汝舟的婚姻不滿意而反目的一段洩忿的經過，又是一證。李清照改嫁於張汝舟，已有這三個記載，但是如果要考查李清照爲什麼要改嫁張汝舟，以及什麼年代改嫁的那就很缺少材料了。不過，我們知道她改嫁後的不滿意以致自悔，她在上綦處厚的函中末尾曾說：「清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識愧，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又說：「誓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見江山，依舊一瓶一鉢，重歸畎畝，更須三沐三釁。」她是悔恨到極點了。她改嫁的事情，已無可諱言，但是淸人有多少著作，替她辯護，而且痛罵說她改嫁的人。也有幾個証據如盧見曾「重刻金石錄序」上說：「相傳以爲德夫（即德甫，趙明誠字）之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且儈下材之言，貽世譏笑。……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旨有蹤蹟。又六年始爲是書作敍，其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李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此常人所不肯爲而爲，易安之明達爲之乎？」這是由於情理來推，不是事實。另外還有俞正燮撰「易安居士事輯」，陸心源「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李慈銘「越縵堂一集」，「蓮子居詞話」，「冷廬雜識」，「鷗波漁話」等，都是一致爲易安辨誣，說她改嫁一節，不會有的。在崇敬一位女詞人，說她不應當有改嫁的事情，亦是後人的意思。可是她已經改嫁了，又何必爲她掩護。在崇敬她的詩詞方面來看，改嫁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大概或者不是研究李淸照所必須的吧？至於改嫁何人，那更不必去注意了。大不過只可爲他有這樣的經歷而可憐而已。歷代女作家的生活裏，很有不少是走入邪途的，那有何爲？如薛濤之爲女校書；魚玄機之爲女道士，卓文君私奔等等，在文學方面，不仍是一樣的著名嗎？淸人之辨誣，未免有些失去研究或是述評李淸照文學正面吧？



女性美縱橫談

北大心理學教授
李鐸蝠

人體自然的美麗　中世紀的美人
文藝復興後的美麗理想　歐洲人普遍視爲美麗者

自有歷史以來，關於男女美麗的理論，自古即存有色的觀念，成爲歷史上頂要的東西。楚老 Chawer 英文創始家論及、美人的條件：「臀闊，乳圓而白」，婦女的天職是養育兒童，臀大易於生育，乳圓善於哺乳，這兩件體格是賢妻良母的最需要條件，無分文野的民族，時代，都是這樣，在彭貝（Pompeii）有愛西斯殿（Temple of Is s）的牆壁裝飾有波斯撫斯（Perseus）救安樂美打（Andromeda）的像，安氏的頭，手足，都是極小，可是身體完全發育，乳和臀甚大，羅馬人奉爲標準的美人，太古人民多有跳舞之風，男女多欲顯出下體，雖至中世紀歐人衣裳尚欲顯露身體下部，也有地方，特意把性的器官放大，在文化低下的人民，這樣行爲，無非以自然體格，算爲漂亮，迷人的美術。

文化高尚的民族，以衣服裝飾代替自然的裸體。歐美人見到一雙好鞋，就歎氣講「她的小脚何等美麗！」「請如婦人可變的腰，不過看她有一文雅的腰帶。希臘人的雕像，全身都雕出，但不現出陰戶羽毛，今日雕師雕匠也不描刻人體的私部，其理想相同。昔有母親攜子參觀巴黎審判圖，問其子曰，「三個裸體的女神，誰是第一漂亮？」其子答曰，「我不知，因她們都沒有衣裳穿哩」。可見在文明世界衣裳爲漂亮的條件，因文化愈高的人民，愈欲遮掩生殖器，非如文化低下的人民崇拜生殖器，藉以迷人。但是衣服雖能代替裸體迷人，而自然的體格如果不美，錦繡的衣服也不能遮其醜態，所以斯他斯（Stratz）著作表示女人體格，自然美麗的標準如下：

骨格文雅　兩乳圓滿　骨盆廣大　毛髮長厚　陰戶毛部下而且窄　腰窩的毛稀疏　身體無毛　皮膚雅緻　頭顱圓滿　臉小　眼寬大　眉高而幼　下牙牀下而小，由腮至頸柔柔變化　圓頸　手腕細幼　手小，食指長　肩圓　鎖骨小而直　胸部小而長　腰細　臀骨寬　臂大而有圓頂形　酒窩　大腿圓而厚　陰戶的拱形下而且鈍　膝的外形軟　圓式的小腿　踝細緻　足指小　第二足指長第五指短　門牙居中而闊

由是我們覺得歐，亞，非，各州人民，都以大的骨與臀，是女人漂亮的要件，這和男人大不相同，因女人藉以生育，是自然的淘汰。

大的臀自然也有大的骨盆，能生大頭的兒女，大頭的民族是人類最高等的種族。據拔卡力施（Bacarisse）考察，白種人有最闊的臀骨，黃種人居第二，黑種人最小，白人的臀骨有最大的彎曲，黃人第二，黑人的臀骨極平直。由是黑人的骨盆極小，極窄，和極平。大臀爲美麗，英國在第十六世紀時，婦女衣飾加大其臀，在以利沙伯女皇時戲劇家稱之爲 Bumroll 現代名之爲「婦女用之裙撐」，活斯（Watts）畫師說：「大臀暗示美麗，由是人類半數都變作有尾巴了。」

女人肥胖也是漂亮之一條件，非洲黑人欲作美人，多飲多量牛乳，使之體胖，埃及回教婦女，欲有光銳的眼睛，軟，光潤，無毛的皮，和肥胖，土耳其的女人沒有不欲肥的。東方氣候能使肉堅，鮮明，白色長久，所以東方婦女不如西方婦女變老之速，並且東方女人觀清潤爲美麗，尤甚於其他西方姐妹。

歐洲南方的人又以特別走路的方法，和身格態度爲美觀，維吉爾（Virgil）有說：「由她的行走，可顯明她是女神」，西班牙和歐洲各國婦女行走時大臀的搖動，表示美麗假相，她的行走態度，和男人有別：

斯他斯研究行走的美術，表示漂亮的大旨如下：女人行走和男人不同，女人的脚步短，臀向前搖動。休息之形態長，上體的運動，全藉左右腹側旋轉之輔助，少用臂的助力，男人的行走，是推進，活潑的狀，女人的行走尤似捲轉和消極的性，男人行走如同尋拿飛去的勢力均等人物，女人則好似欲保持其均勢態度。女人現出確實的女性和捲轉的行走，大顯其柔韌之

性（婀娜狀）誠爲美觀。

女人懷孕之初，也是美麗極點之時，斯他斯開一女藝術家說：「母道是女人天職，婦女在開花結孕之秋，應當是第一美麗時間」，斯他斯答爾說：女人初孕之時如花初放，新陳代謝强化，纖維組織變作活動，皮膚變更較更光彩，兩乳固結，所以如花怒放之美加增。待腹部澎漲，就除去禮式調和之狀，故懷孕起始的月份，是她最漂亮的時期。歐洲北方各國在文藝復興以前數世紀，都以孕婦腹漲身向後搖爲美麗的標本，在布魯捨（Brussels）畫院，畫師伊當士（Van Gycks）繪夏娃爲一孕婦像，在國家畫院中，亞挪排呢（Arnofim）的妻，是繪一個極美的孕婦，甚至基恒（Ghent）基督教座堂的聖母馬利亞像是孕婦式（伊當士製的）。這樣孕婦式視爲漂亮，雖至第十八世紀時又復活一時，婦女們以墊子或其他方法使腹子加大，以壯觀瞻。至文藝復興後還有風氣難失，而以利沙伯時代的撐裙，用鯨魚骨做的箍架，原係西班牙女服，由法國傳入英國，成爲一種時式，直至佐治第三，和維多利亞時硬布女裙，却是孕婦式的遺風，以大腹老爲好看。

無論野蠻和文明的民族，莫不以乳部高舉爲美麗條件，歐洲風俗正式的衣服須遮蔽全身，可是，乳部則可露布，布加利亞人以突乳爲難看，故以緊衣縛之。除少數民族不重視突乳外，其他無論文野人民，多以婦女的乳部爲美觀，且視爲愉樂之泉源，白人婦女穿胸衣腰帶，上使乳突，下現大臀，也是這種遺風。

達爾文曾說，小孩生出世入這冷漠的世界，放於母親的胸懷，第一覺得熱氣的溫暖；繼則感到乳的香氣；饑渴因乳而得解決；有病時乳能助消化；乳部的柔軟，光滑，和乳的泉流，都能使人嗅之吃之而樂，論及顏色有黃髮碧眼白膚的人和褐色皮膚及黑色髮目之分別，今日交通便利的世界，非如閉關時代，觀念，論斷任何事物，當以世界爲本位，不可固執成見，專以個見，個地，爲論斷之本，例如，歐洲人自以白種人態度爲美麗的標準，凡有異於他們的即視爲醜態；中國人以中國式爲最美麗；日本，印度，黑人等，亦莫不皆然，是以美無確定的標準，只能隨人所好而已，歐洲北方人色白，比南方非洲黑人，自然好看的多，在意大利的維納他（Venerta）地方，白色人有百之貳，褐色人佔百之八十一，黑人只有百之十一。黑髮除中國，日本，完全純黑不難外，其他民族都有雜色，氣候熱則白色減，故歐洲人自己色白，就稱爲最美，所以在太古時的荷馬，稱自己民族和神同美，彌勒頓（Milton）稱夏娃潔白秀麗；金星是白色；照魔好似染髮的女人；希臘，羅馬，德國人都以髮色淡白爲美，意大利詩家雖不重視黑髮，惟自文藝復興後，意大利出名的畫家如安琪力口（Angeloio）和其他名人，却以金色，黛色的髮爲美。眼睛要黑，清秀，不中意藍目，皮膚黑像象牙，或帶有微褐的色。

法國在文藝復興後，拉梅爾Letiaire描寫金星是漂亮之髮，她綠色的眼睛，是極其美麗。法國西班牙，意大利，都以白皮，黑目，黑眉，綠眼，爲美人，却不中意藍眼。

英格蘭在十七世紀初葉，斯丹萊（Uenetir Stanley，）迪拜（Sir Kenelm Digby）的太太，算爲絕代美人，她的皮色鬍嬛，並有褐色的髮，和眉。奧保阿太太，聖保羅座堂牧師的夫人，當代第一美人，她有最可愛的眼睛，皮髮，都是黝黑的，恒美頓女士（Lady Hamilton）是第十八世紀最漂亮的女人，她有藍，褐色斑點的眼睛，栗色，暗的頭髮。英人每說：「最漂亮的女人，不是實在是最漂亮的」，因裝飾化裝，是美色的要件。

美麗的觀念至少有三種基本的因素：（1）本族中普通的美麗，如歐洲以白種爲美。（2）身體完全發育，不止頭面，性的器官，而且全身都要發展。（3）美麗有特殊態度，稱爲種族的，或民族的，故中國人的美女與別國人的美女，當然有不同的。此外還要加一件，就是受個人愛好不同的影響，個人文化程度，和特別情形，也有因愛情關係，以醜爲美，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末了一件是好奇心，以少者爲美，久居於國內者，忽見外國式，或外國理想，時尚，爲美。例如，巴黎有舉出二三十明星的像片，請大家投票三名最漂亮者，結果無一是法人：（一）比利時籍（Cleo de merode）有過三千票；（二）美國人（Sybil Sanderson）舊金山籍，（三）波蘭婦女。今日中國青年男女多喜西裝，也是這樣的心理啊！

以上多論女性之美麗，男人愛婦人之美貌，那麼，男人之美何在？女人亦愛男子之貌？？按文明國人之統計觀之，最得婦人愛戴者非最漂亮的男子，西女有一俗語：「在漂亮與雄壯中，女子選了雄壯」，女人敬重男人之膂力，尤過於其貌，例如，李卡永（Lekain）是一著名的男明星，他的態醜陋，但是因他的欲望强大，活潑，伶俐，很多婦女愛上了他，女人欲其丈夫能生健康的兒女，並能保衞家庭，凡愈有力氣的男人，愈能得身體的愛人。男人絕對整潔，是女人所愛之一條件，奧比（Aubd）勸男子說：「你們欲女人愛你，非在裝束，也不可具有女子氣概，你當注意整潔，衣服，身體，都要絕對清潔，皮膚具有日曬的褐色，和沒有臭氣」。二千年後布魯美（Brummell）厭惡男人帶有女氣，創出一種理論，說：「男子必須有不強求的樸素，極端整潔（不塗香粉），有美好的嗜好」。他厭惡一切的怪癖，造成一種成訓，英國人至今尤講守弗替，婦女崇拜這種人無異偶像。

女性與藝術的過去與未來

林　珠



日常生活裏，從表面上看，似乎女性較比男性接近於美，她們在服飾方面固甚注意色澤與點線的配合，而情緒方面也極喜歡和諧逸適纏綿的情調，於是她們在起居舉止等等行爲上均顯示着愛美的傾向，而彷彿隨時皆蘊育着文藝的或藝術的心理似的。

這種現象因爲是有跡而具象的原故，大致一般人都肯於承認，覺得女性的藝術情操實在是比男性豐富而且肯切的多，但是，這却只是直觀的見解，也即是印象的批判，而實際上是不盡然的。

因爲所謂女性愛美的行爲表現，實在僅限於具體的利用，猶未能深入進抽象的秘奧之境的原故，用事實來解釋就是說：女性對於表現的表演技術方面的活動與成功，是頗具成績的，而在創作構思的活動上，則成就極少了，所以成功的唱手，成功的演員，在女性中不難找到，至於成功的劇作家，成功的曲作家，便寥若晨星有亦無幾。

這樣地說，或不爲一般同意，而認爲既往的社會，女性因於壓叵的屈服，無論知與能均皆遭受着扼制，自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之下是無從表現其天才的了，關於這種見解誠然是具有相當理由的，可是仍只是部分的直觀而來的見解，並且不能也沒有說明女性的天才在那裏。

即以當前女性得到解放，並極力享受其解放擴張其解放的現在來說，除過舞蹈演劇歌唱一般技術方面的成就以外，在抽象方面的活動，亦即思的方面的活動，究竟有怎樣的成績呢。而大部分的女性甚至不過是摹擬的活動；俾止對於既有的追隨而已。就像這一類的衣履服樣的選擇配色，文藝作品的欣賞感動，以及流行歌曲的習唱喜好，難道就能說是藝術情操的或是藝術天才的表現麼。

這種活動顯示女性亦具有着藝術情操是對的，然而却不可說是藝術情操的表現，因爲這並非由我而發，乃是我廁其中藉以表現我在之故，而此，亦正是平庸所謂女性善感的原因。

這並不是蔑然一般，抹殺女性的藝術天才的存在，相反地，我們承認女性中亦有天才在着，不過，承認的是女性在技術方面具象具體方面的天才，比較在思的方面與抽象方面的活動與成就爲多罷了。

關乎此，由既往的紀錄可以得到統計的結論。由當前的現象可以得到事實的顯示，而這些也莫不明晰地指示出女性天才的存在與性質究竟是怎樣的。那麼女性對於藝術活動的未來，自然應該獲得啓示且可以予以辨釋與選擇了。

然而，人類的文化生活，不僅於種族遺傳中接受着累代影響，就是歷史的遺傳亦實在左右着人的行爲與心理，這種暗示力量，每在不知不覺中中浸入意識或發生作用，所以，我們在行爲表現上，由統計與現實，雖然俱皆發覺了女性的藝術天才確乎傾向於技術的運用，却仍有賸予考慮與補充之點，這也就是我們以上也認爲女性所以歷來在藝術方面未能有所表現乃是社會的原因之故。

但是我們這樣的說，又非否認前面所說女性的藝術天才缺乏抽象的活動的意見，而是說：女性爲了發揮天才應該努力打破社會的傳統，充分地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而不被成見所困。並且必須如此，女性的藝術天才始更能具體的表現出來。

就以現在說，差不多的人們，仍然對於女論家女作家女演員女唱手是不肯等量齊觀的，因此在她們本身，也正因爲這種社會的原因，在氣質上觀念上各自發生不同的反應，而在行爲上有着莊卑之別，自然，一些女性雖具有某一種天才，爲了自尊的盲目維護，不肯也不敢表現，以致天才埋沒是可想而知的了。

像這一類的情形，相信人們都會具有同感的，可是這實際是無意識的無理性的，因爲從 術的見地來看一切藝術活動，皆是藝術衝動的發揮，其心理其情感與其行爲，彼此絕無懸殊，並不因爲這個或那個而有價值或意識的分別。

而所以造成高下的印象的，乃是道德意志的批判，而此道德意志的批判，却又是藝術以外的社會方面或私生活方面的結果，何況今日一般對於某一類女性藝術從事者，所以側目歧視，並非願意識的，而是傳統而下來的意識作用使然的呢。



中外習俗不同茲先介紹西方學者的意見

鰥夫因何容易再娶?

男再娶易，女再嫁難，是我國婚姻的現象。如何補救這種不平等?願識者加以討論!

李木

近聞友人談道H先生自從太太病逝之後，時常跑到她的墳前垂淚，因爲他們夫妻的感情極篤，但現在H先生却已再娶並且生了子女數位了。記得讀某文人的著作，其中極稱贊他的前妻賢慧勤勞，爲他及子女辛苦致疾而亡，這次特來到她的墳前憑弔，但同來的却是他的新夫人。再看社會一般男女，太太病至淹淹一息，丈夫在悲痛中便已有許多媒人前來接洽，五十六十歲的老頭子死去太太，却還可以娶二十三十歲處女，在另一方面，成熟的少女尋到一位可意的丈夫本已不易，三十歲四十歲的孀婦再嫁更屬難極。這是我國男女婚姻關係的眞象之一，這也是我國男女間不平等的現象之一，如何糾正補救這個問題，有待論者共同討論。頃偶于書肆舊報張中揀得一篇法國社會問題研究家以『鰥夫因何容易再娶』爲題所發揮的短文一則，其見解可代表西方人士。茲譯出如下意在引起我國人士對本問題加以研討。

『有些對婚姻持懷疑態度的人多希冀某男子在喪妻之後，應當感到輕鬆如釋不要再忙着還使自己重陷同樣的命運。就像戲劇家賓姜森在三百年前所說的，「被燒傷的孩子必怕火」。然而事實輒不如此，王爾德一反賓姜森的說法而給突獲自由的鰥夫的反應一種更逼眞的形像，他譏諷地說道:『被燒傷的孩子更愛火』。

事實上，由于著名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阿伯瑞姆斯博士新近作的一種有趣的調查，證明鰥夫們多皆『猥褻的急者』就又結婚了。阿伯瑞姆斯博士的調查根據是從社會聞人一千三百三十三名皆是喪偶而又娶妻的研究所得。這個名單的選擇代表各職業界各階級的人。

他發現鰥夫們在太太死後的兩年到兩年半之內再結婚。但結婚的動機並不完全是鰥夫們所想像的。一個男子不妨誠實的相信他再結婚是因爲二次陷入情網，而眞正的原因却是他願意使前妻的子女有人照顧。

許多男子再娶一位太太是因爲他仍愛着已死的前妻。這件事實甚而爲婚姻問題討論會所公認。某討論會最近發表男子急着再娶是對前妻表示敬愛，因爲男子愈悲傷他的亡妻，愈感覺急需一個新夫人。

當然，急欲再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懶惰。阿伯瑞姆斯博士指明了鰥夫再娶的主要原因不是心被傷了而是一種舊習慣被破壞了。像其它的習慣一樣，婚姻關係忽然停止便生若有所失之感。重加調整並非永遠是可能的或甘願去做的。鰥夫恒茫然四顧無有援手。

他也不去往遠處瞻望。阿伯瑞姆斯博士根據他所挑選的一千多人續加研究並又有所發現。大多數的鰥夫所再娶爲妻的女子都是他的女管家或他的女書記甚或是他前妻的姊妹。從這一點社會學家得一結論再婚的一個有力因素就是接近。鰥夫在續娶時多是選一位他已熟識的或曾見過的女子。

一般假設男子再娶時腦中仍存着他前妻的印象，那末二次結婚將不容易美滿。實際上喪了偶的男女在婚姻上更容易順利，這是阿伯瑞姆斯博士的判斷。精神上的衝突在第一次的婚姻時已被平服，因之那種人便容易相處了。阿博士還發現某種職業的男子比別的男子更迅速的再結婚。其中最快的竟是牧師們。由于調查所得，牧師們喪妻之後平均在兩年之內都又結婚。牧師們再結婚是在他們的社會與傳教工作上很必需的。教堂牧師的妻乃是一種教會的資產，因爲她是那教區的主婦並且對于社會工作是一助手，在許多教派牧師欲穩固自己則必須有妻，一般說來單身漢是教壇上不歡迎的。因此對基督新教徒的一種社會壓迫就是趕快找到太太很奇怪的再婚速度次快的是科學家。阿博士認爲例如工程師是最依賴他的太太爲伴的，因爲他須要到處旅行，若無太太便會感到長久的孤苦。



唐佩琳　王景平
合演戈利克舞

每月特寫

北京影藝學院

北京影藝學院，這負有培植第八藝術人才的所在是怎樣被人關切着啊！在最近的將來裡，也許有無數顆新星從這裏跳出，將她們的光芒輝映整個中國影壇也說不定的。如今第一班學生就將畢業了，我們想把這個學校介紹給一般姊妹們！

在喧鬧的東城的一角，東單二條中間聳立着一所灰色兩層樓房，這就是廿餘蓬勃富濃厚青春氣息的藝術兒女們攻研的所在——影藝學院了。在這負有文化古城之稱的北京裏，影藝學院還是一種新創辦的組織呢。

·成立於三十四年的春季·

三十四年的春季裏，華北電影公司聯合了中華電影公司與滿洲映畫協會共同組織，開辦了這個學校，培植真正為藝術而藝術的人才，在這影壇上閉得鳥煙瘴氣，演技日趨低下的今日裏，是頗為需要的，於是第一批學生便於去年春季四月招收了進來。那時的校址附設於新街口華北影片公司中，當然設施上不會怎麼完備的，可是機會好，走運氣，現在的亞洲會館（以先國泰劇場舊址）便在那時轉屬於華北電影公司，於是在八月間移到現今的地址。這是個合於理想的所在呢！樓上的舞廳可做為學生們練習跳舞的場所，至於像飯廳，課室，事務室等都非常完備，於是這廿幾個時代兒女便在這裏展開了她們的活躍的生命了。

·怎樣才能踏入這個門檻·

預定在每年四月和八月招兩次新生分別在天津北京兩地舉行。如今全校兩班學生中女生有十三，四人，他們的入學試驗相當嚴格，第一得身體好，健康無病，第二是有豐富資質和學識。考試的科目有。

1，口試。

2，筆試（國文，常識）

3特殊試驗（朗讀，表演，唱歌）

考試中不只注意她們的學力，主要的還是在試驗聽覺，音感和演技天才其中包括發音同表情的測驗。平均是五十個報名人中錄取一名，由是可看到考試是如何的嚴格，和錄取的學生們是怎樣的優秀了。

·膳宿由校方供給·

踏入了這個影藝門檻的女兒們，便開始她們所憧憬的生活了。學費膳費都是校方負擔，為了嚴屬她們的日常生活，使她們能專心於她們功課，因此一律都住在學校特備的宿舍裏，有兩人一間的房子，有三人一間的房子，日夕

的相處，使彼此間有着姊妹般要好的感情。每天早晨七時半起牀，整理好一切後便整隊到學校飯廳用早點，每日三餐，有時是饅頭，有時是窩頭，至於菜蔬，以前是四菜一湯如今因物價日漸高漲已經減剩一個湯菜，不過同一般學校伙食相較起來，還要好的多了，九時四十五分上朝會，由校長訓示，並指示一天所應做的，其後全體做早操，十時便是正式上課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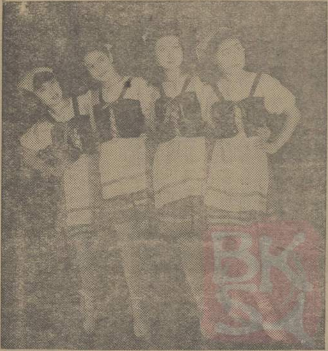
每天所學的課程，除去與一般學校所學之課本外，主要的功課有三種，便是音樂，舞蹈和話劇演技。每個學生都給與音樂和舞蹈基本訓練，如果發現有資質好的便特別加以訓練使能盡量發揮她之所長。現在校內舞蹈優秀學生有唐佩琳李佩貞和趙慕良，歌唱方面可以說王景平是突飛猛進了。在演技方面比較成熟的人才，因為日子還短看不出什麼特別出衆的，不過在華北電影公司拍製「混江龍李俊」一片中，曾有幾個學生參加表演，如楊雪明，林婉芳和董淑敏等她們在該片中演技很成功，有人說她們的演技不在片中主角之下，甚至可以超過了主演人。學校方面不願她們在學習時期出什麼風頭，如果到電影擔任一個配角，實地實習一下演技到未為不可，要是主演什麼片子的話是不許可的，原因是未到爐火純青地步時還是需要埋頭苦幹，一旦到演技成熟再擔任主角，一舉成名，不是對於她們個人前途更有利更可成功麽！

對於一個學校好壞的評價，同時也就是對於學生的評價，首先我們要問到教授的資歷，如今專管訓育主任之職的是知名作家陳松齡氏，至於教授方面有知名的學者陳綿和張鳴琦王介人，其餘女作家雷妍，日籍音樂家青谷，以及俄籍舞蹈師哥尼寶夫等都是社會上頗有名的人士，在校內分別擔任他們所擅長的課門。

·實地練習·

除去課堂書本以外，主要的當然是課外實習工作了。

每當華影拍攝影片時，全體學生便自動到攝影場去，有時充當片中配角，以便增加一番經驗，結果成績還都不差。每逢有好電影片，好話劇公演時，便由校方領導全體去參觀。在未去之前，先將劇本內容講解清楚，可使學生們多一番理解及至觀後有檢討會，檢討，分析觀後的心得，有一次看完名著「娜拉」後，討論娜拉出走問題，娜拉是否應當出走呢？走到那裏去？結果，思想激進的學生贊成娜拉出走，即使是去做女傭人的話也只在那種家庭中快樂。比較溫柔，嫻靜的學生便和平多了。認爲還當再試試改善她的丈夫，這種討論會頗有趣味，每人的個性從這里便可窺知大概了。最近華北劇社公演日出，觀後由該劇導演丁力來講解他導演的方法以及劇本的內容，重心所在，使學生們可對所看的戲多一番認識，同時對於她們自己演技方面也有莫大的幫助。



手鼓舞

趙慧良　李佩貞

唐佩琳　王景平

·課外活動·

爲了增廣學生的見聞知識，陳訓育主任領導着學生到各處參觀，同時更爲了使學生得到良好的體格，常做徒步旅行或爬山比賽等。夏季游泳是她們所喜愛的運動，至於冬季呢便是溜冰了。有時也玩玩球，跳跳繩子，她們總是盡量的用着她們的時間不讓虛費去一點點，在工作課餘之暇整理臥室，擦洗自己所穿的衣服，打掃房間同課室，她們都是能幹的女兒呢！

·一年來的成績·

在這成立僅短短的一年時光裡，他的成績是什麼呢？生活方面：就是使學生們一改舊日奢侈之風，返樸歸眞了。學生們的服裝就是見證，夏季穿的是淺藍色竹布長衫，冬季呢便是棉衣棋袍，昔日的燙髮抹脂胭塗蔻丹的女孩子，自踏入這個校門後是變了，變成了樸實的女學生樣子，而愛哼哼流行歌曲的流行病，那盛行於一般人的流行病如今爲高尚的音樂陶冶而對牠感到厭惡，感到浮淺沒有什麼興趣可言了。這一羣女孩子都得到了良好修養與樸實的生活習慣，這不就是牠的成績嗎？

課業方面也自有其成績在的。於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慶祝華影五週年紀念，全體學生會經舉行一次公演，話劇是「父歸」由楊雪明，董淑敏主演，舞蹈中有華爾滋舞，哥薩克舞和小夜曲，在演技服裝，照明各方面都相當成功，頗得社會上一般人士的好評。上面幾張照片便是當時拍的，那麼面看來是怎樣美麗，可愛哪：

·將來的出路·

現在校中的女生多是十八九歲的年齡，沒有幾個超過二十歲的，她們多是出自於自足自給的家庭，對於影藝有着特殊的愛好而踏入這個門檻來。經過一年的訓練便要離開這理想園地投到另一個環境的懷抱中了。如今第一班的學生在四月即將畢業，在畢業典禮中預備公演茶花女，所採的劇本是自己重新改編，完全以中國古裝演出，服裝道具不惜豪華，富麗。希望能盡美盡善的給與社會上一般人士良好的認識。現正由陳綿博士，陳松齡和張鳴琦先生計劃中，不日即可公諸與社會了。

她們在畢業後的出路呢？可以留在華北電影公司做基本演員，此外又可向華聯和滿映推薦，只要有成績在，出路自不會成問題的。

第一班學生就將畢業了，期待着她們能爲中國影壇開拓一條新的路！



小夜曲之一幕

談愛情

赤木健介作
呂奇譯

「愛情」這語詞中包括着骨肉底愛情，兄弟底愛情以及友情等等，可是它的核心不消說該是異性間的愛情，也就是戀愛，那沒有對象的漠然的感情，嚴格說來，是不能叫作愛情的。那想要整個占有對象的熱情，驅使着戀愛，使它變成一種最強烈的存在。

把愛情論寫給誰好呢？關於這，我曾躊躇了一時。當我把這部人生論的計劃給友人們看，請他們選擇一個自己願意接受的題目時，第一着眼愛情論的人最多；這問題是如此地勾引着每個人的興趣，同時，由此也足見它是如何地重要了。可是在這部人生論里面，我並沒有存着一種高傲的心理想去教給讀者一些甚麼；固然也表示我的主張，卻絕不高舉火把喊着：這是正路。因此，對於那想從這愛情論中得到一些甚麼啓示的認眞的友人，我汗顏得甚麼也說不出，祇好把你這不想從我求得甚麼意見的人選作漫談底對象。

不過，我把這題目寫給你，也並非沒有理由。你和我年齡相同，已竟具有了很多的人生經驗，尤其對於戀愛問題，我想你已經過了多次的試煉。加之你又是置身在那種繁榮圈里，勿寧早已對於那種強制般的愛情感到了嘗試，而你卻能夠隨機應變地或是應付或是拒絕或是安慰，使我感到一種近乎尊敬的感情。對於你這樣的人談甚麼愛情論之類，也許會引起你的苦笑，不過因此我卻可以放談縱論，不必有甚麼顧忌。並且你和我之間，除掉友情之外並無其他，可以自由談話，這一點對於這題目也是很方便的。

可是我雖然有着可以自由放談的好條件，提起筆來，卻又不知從那兒談起才好，祇得像幾段魚肉似的沒頭沒尾地切下來擺在盤上。

我認為愛情和嫉妒是同樣的東西，便是友情也含有深深的嫉妒。如果你和親近的友人談話，而他一點也不體貼自己，或對第三者表示更深一層的親愛時，便會使你起一種嫉妒心。這一點，在我們幾人間可以說是一種普通的情形。假若不感覺嫉妒，那就可以證明你自己對他的友情還很淡薄。

這種嫉妒，不消說是一種任性的感情。在這種意義上，愛情也未始不可以說是一種利己的任性的存在。可是，即便這樣，我們也不應否認愛情，同時也不能否認；它是如此強而有力的磁鐵般的運命。

當然愛情是含有信賴的，假若全無信賴，則愛情將何以維持！不信和疑惑—建築在這兩種要素上面的嫉妒，倘若泉水般的湧出不絕，則愛情底純潔將何以保持！可是祇有信賴而毫無嫉妒的神話式的戀愛，縱使人感到糖果般的甘甜，卻不能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愛情。

『愛情就是嫉妒』：這段理論未免有些誇張了。但是這里我們用不着談論嫉妒底效用，事實上它已和愛情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或者從『生活合理化』的觀點說來，抑制嫉妒，不使它走極端，才是正路，可是我卻不得不承認它和愛情間的無可奈何的關係。

愛情希望整個占有對象，嫉妒心是從這希望中生出的：這一點上面已竟說過了。的確，愛情必須有個一定的對象，可是我認為愛情底成立，並不一定需要「合意」。「相愛」，的確是很美的，那幸福也確確值得羨慕，可是世間的事，大多數不能隨心如意，自已雖然獻出激烈的純潔的愛情，而對方不肯接受的時候卻非常之多。於是，人生的最大的不幸之一的失戀，便由此發生了。

但是失戀是否毀滅愛情？不，絕不這樣。我是個失戀底讚美者，我覺得愛情之成立和對方之接受與否，並無多大關係，要之，在於自己有無愛的能力。我說這話，也並非因為我過去儘嚐了失戀。如果恐怕不能成立「相愛」，而把自己的愛情收縮回去，那可說是一種最醜惡的打算。第一應當去愛，去用全幅精神燃起愛火！

對青年人說這種話也許會給他們一種惡影響，可是像我們這種已竟越過青春底季節，熱情已不會再燃的「老兵」，有時不是很想說說這類話麼!?

當我們在心裡有着一個美麗姑娘底倩影，也不管對方是否知道，祇靜靜從一隅上繼續地愛着她，這是多麼優美的愛情啊！這里沒有激烈的失戀底悲哀，也沒有令人心跳的歡悅，但這才是不求報酬的純潔無垢的愛情，可以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不過我先告訴你，我說這話，並不是因為我現在正在嚐味着這種既非喜又非悲的感情。

「單思」，實在美麗極了。年青的人們呵，不悔地去開始單思吧：我這樣呼喊。

可是，愛情底任性，嫉妒，以及不管對方接受與否而自能成立等事實，歸根想來，結局可以說愛情是對於自己的愛。沒有對象固然不能成立，但卻不是忘我的東西，它的核心是有着鋒銳的「自我」的。因之愛他人的人，是在強有力地愛着自己的。這不是一種逆說，是一句已竟說得陳腐的話了，但在這里卻表現着不容疑義的眞理。

愛人者，乃是最大的利己者。

但是，反過來，那儘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利己者，能否眞愛他人？這話和上面那句話是矛盾的，可是愛自己的利己主義者，卻絕對不能愛他人。這話雖有些離奇，有些矛盾，卻有着它的意義。愛人者是利己者，利己者卻又不是愛人者。

愛人者，是一面愛着他人，一面愛着自己，然而却不能貫澈始終，他在愛着自己的行程中，一定要變得不愛自己而捨身到「他人」之中去的；用句難懂的話說，就是「揚棄自己」。便是單思，到後來也會變得忘掉自己而祇為對象底幸福祈願的。

這愛情的魔術般的性格，就在這裡！

倘若當眞想愛民族，愛人類和愛世界，就必得先愛自己。同時，若想眞愛自己，就必須愛某一個對象。倘就這種訓練的意義來看，愛情對於人生的價值不是很可觀的麼？

因之，我承認愛情對於人生有着很大的幫助。有人以為在這種非常時局下不應該談戀愛，可是，除掉享樂的不健全的戀愛而外，是不能驟個加以否認的。統制倒也很好，但到了「戀愛統制」的地步却未免過火，並且恐怕也統制不過來。越受阻害越增情思，乃是古今的鐵則，所以我覺得與其禁止，勿寧加以正當的指導才是。

於是，我想起廚川白村氏所道破的一句話：「沒有戀愛的結婚，誇大的說，等於刑法上的罪惡」。人們說：「結婚是戀愛底墳墓」，然而我覺得並不是那樣，戀愛乃是結婚的準備過程。從戀愛走到結婚—經過這正確的路途的人們，的確是值得讚嘉的幸福者。但是戀情並非與結婚同時告終，勿寧是從那兒開始新的發展。能夠走過這階段的人是更幸福的，不過實際上却沒難走過。婚後比婚前要生出無數的困難的問題，從前那浪漫的愛情，和生活緊聯到一起時，便要受到灰色的現實底烤煉。於是，在這兒愛情必須脫開那僅以占有慾為基礎的嫉妬而移向穩重的不動搖的信賴。

「不應顧慮個人的幸福」：這「道理」如今正被高唱着。忘掉國家和社會而祇求己身幸福的態度，自然應與排斥，但這並非從現在才開始的事。即便與全體無害也罷，那注重個人幸福的利己主義者，在其消極的態度上也是值得非難的。但反過來，祇強調全體而輕視個人，排斥戀愛，排斥家庭的幸福，也是一種過激的觀點。正確的戀愛，良好的家庭，不是更有利於國家社會的麼！

這種主張，一見彷彿是戀愛至上主義，其實，我的愛情觀勿寧是道學式的；這到並非自賣自誇。

倘你允許我再繼續我的道學式的口吻，那麼，我認為人們是應當從這「一對一」的狹隘的愛情中走出來，而發展到鄰人愛，民族愛，以及人類愛等更廣闊的愛情中去。前面已竟說過，捨身滅己的愛情是和個人的愛情有着聯繫作用的，倘不經驗個人的愛情便不能把那廣闊的愛情化成自己的骨血。

記得林芙美子曾經在她的「從軍記」中寫過這樣的話：「戰場的兵士們在受着愛情底飢餓」。這愛情，並不是「祇要有個愛人就好了」那種個人的愛情，他們彷彿於生死之中，要求着精神底支柱，有了這，則無論生死，總算可以安心了。那是一種類似母親的妹妹的，又類似妻子的，子女的含蓄一切感情的愛情，這愛情祇有那處身於洪的歷史底巨浪中而挺身奮鬥的雄偉的精神才會感到。

他們的愛情不止於此，還有着對共受艱苦的戰友的愛情，對於民族的愛情，對於國家的愛情，對於人類的愛情等等：他們的愛情的飢餓，實在是無限地廣大，無限地深邃。語云，「貧者幸福」，他們能以自己的意志去獲得全世界，所以是幸福的。

「春光無限好，祇是近黃昏」：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得到大的收穫，就草草地結束了自己的愛情，那種浪漫的愛情已竟不屬於我們了，但我們能夠說它已完全終結了麼？不錯那種「一對一」式的陶醉的愛情，充滿悲哀和歡樂的愛情是已竟消逝了，可是那更嚴肅的愛情，又來到了我們的身旁：和利己主義的不斷的鬥爭，捨身滅己的愛情的波浪等，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是要求着更高深更廣大的愛情的。沒有愛情，便沒有工作，也沒有生活。對於生活的愛情，對於現實的愛情—愛情是無限的，我們要為愛情而奔忙而疲勞。

但是，那種拘着平靜的不疲勞的道學主義而無關節省精力的生活方式，果然是正當的麼？我們為了活着，不要害怕疲勞，應當疲勞而死，應當做個終身的「愛人者」，

鰥夫因何容易再娶

至于藝術家和著作家，他們一向以不拘習俗與藝術味著稱的，他們被假定具專好求自由之愛，並像畏毒藥一樣的逃避婚姻。這種對放蕩派的誇張之言，據阿博士的證明是有些過份的。因為著作家和藝術家喪妻之後兩年不過也就會再娶的。從這一點証明他們管理自己的家庭生活，不論管得好與壞，也和別人一樣。

商人同律師們反比教育界，公共事業家及醫生們等的時間較長再結婚。阿博士自己也不很確知這種原因于是請別人供給他意見。他認為律師們必是常在法庭上看見不美滿的婚姻多提出離異，于是乃愼重慢一點去再結婚。醫生及外科大夫整等候兩年半才再娶妻，教育界人等候二年八個月再結婚，公務員們又多超過一個月，律師們幾乎等候三年。

年輕的鰥夫比中年的所等候的時間也相彷而後再娶。簡言之，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定律或習俗表示鰥夫們在喪妻之後兩年半上下必都再娶不管他的年齡，社會地位，或對于婚姻關係的態度如何。」



兒童的疾病

程瑛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社會未來的柱石。尤其是當此戰爭邁入決勝階段，我國正踏上復興之途的時候，人力的培養，實爲刻不容緩的當前急務。可是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必先鍛鍊強健的體格然後才能談到品德的修養與學識的探求。故吾人對第二代國民之天職不僅敎養一端；彼等平日之保健更需重視。須知兒童之體質均較成人爲弱，故罹患疾病之機會較成人多，而既經患病後醫治亦較成人爲難，因之，對兒童之諸種疾病實有一加注意之必要。爰將兒童易患疾病之病因，病情，及其預防，看護，治療法，擇其要者簡誌於後：

（一）貧血：鐵質爲血色素之基礎，但牛乳中缺乏鐵質，故凡以牛乳爲主要食品之兒童多患貧血症，此外，如因外傷出血過多，腸中寄生蟲，以及傳染病，營養不良等皆可致貧血症。貧血可分二種，一種是血液稀薄，另一係血液量少。組成血液之主要成分如赤血球，白血球減少時卽呈血液稀薄，全部血液因某項原因損失時卽血量減少。患貧血症者大多皮膚蒼白，原爲紅色之眼瞼，嘴唇等部亦均變淡，身體胖瘦無定。預防治療貧血之法，莫過於多受日光浴，常在日光充裕，空氣新鮮之場所運動遊戲，並多食富鐵質的食物如各種蔬菜胡蘿蔔等。

（二）腺病：患此病之原因，一由於兒童父母患有肺病，腺病，或梅毒，貧血，癌腫等病，致使子代身體孱弱而與細菌以侵入猖獗之機會，另一則係由兒童之環境不良，居室潮濕，空氣不暢，陽光不足，加以衣食不適，由營養不良變爲腺病。腺病之症狀爲頸部生腫核，漸次增多以至蔓延其他各部。顏面，四肢生濕疹。其療法首推改良患者之衣食住。着衣務求輕鬆，更須時常更換。食物如牛乳，鷄卵，蔬菜，水菓等均可使其平衡適當食之。至未滿周歲之小兒當以人乳爲佳，牛乳不及遠甚。患者之改換環境，更屬重要，移居海濱最佳，否則亦以空氣流暢，陽光充足之潔淨房屋居住爲要。此點如兒童素日卽講守此法，不獨防患未然卽對兒童健康亦有莫大助益。又患腺病之兒童，其身體內外各部均極孱弱，最易感染他症，如腺性眼炎（爲眼病之一種，患者睫毛稀少，且生刺眼之倒毛，致眼常呈紅色而多淚），鼻感冒，喉炎等。故患腺病之兒童必須急早診斷。

（三）齲齒：卽俗稱之蛀齒，口腔內原含有許多發酵腐敗作用的細菌，而人在咀嚼食物時，往往有碎屑塞在齒隙各處，食屑被這些細菌的作用，發酵先蝕掉牙齒的釉質，進而侵蝕堊質及齒質，牙齒的能力漸漸減退，以至



表現在舊劇中的中國女性

狐血

中國戲劇，主旨多在勸懲，是以昔人曾有主張改良戲劇爲通俗教育者，而且角戲所演，頗多古代賢妻良母，女傑英雌，實足列爲後人之矩範焉。玆就記憶所得，姑列其目，容當有暇，一述其詳，是亦董榕撰芝龕記之遺意耳。

甲：尚武報國類：（一）木蘭從軍（花木蘭），（二）抗金兵（梁紅玉）（三）秦良玉（秦良玉），（四）雲舞娘（雲舞娘），（五）龍么妹（龍么妹），（六）沈雲英（沈雲英），（七）金鼎寨（鄧夫人），（八）紅線盜盒（紅線），（九）聶隱娘（聶隱娘），（十）貞娥刺虎（費宮人），（十一）荀灌娘（荀灌娘），（十二）富貴英雄（邵貞貞），（十三）浣花溪（任蓉卿），（十四）胭脂虎（石中玉），（十五）五彩輿（馮蓮芳），（十六）林四娘（林四娘），（十七）青石嶺（石韻莊）。

以上諸劇，木蘭從軍，梅蘭芳，葉盛蘭，李世芳，言慧珠等能演之。抗金兵，梅蘭芳，李世芳能演之。秦良玉，尚小雲，葉盛蘭能演之。雲舞娘，尚小雲能演之，龍么妹，今則不知何人能演之矣。沈雲英，昔惟程硯秋能演之。金鼎寨，陳墨香先生編，但未見人排演，紅線盜盒，梅蘭芳，李世芳，魏蓮芳，言慧珠，徐蘭紋，王紅等咸能之。聶隱娘，程硯秋能之。貞娥刺虎，韓世昌，梅蘭芳，程硯秋，李世芳，言慧珠等皆能之。荀灌娘，荀慧生能之。富貴英雄，昔之朱琴心，今之王紅能之。浣花溪，小翠花，

影響消化，並或引起額骨炎，附近骨孔甚至因而化膿。預防法爲飯後勸事漱口刷牙，少食糖菓，療法須鑲補，或施手術。

（四）口腔炎與雪口：口腔炎多是起於重傷風麻疹以後，也有因飲食過冷或過熱而起者，尤以有腺病的兒童易罹此症。雖無何危險，但因飲食困難便要妨礙營養了。預防口腔炎的方法是使口腔保潔。乳兒哺乳前須清潔乳頭或哺乳器，乳後更須漱口。其症狀普通者爲腔內生瘡疱，黏膜紅腫，飲食時口中疼痛，致食慾衰退或厭食，故患者食物宜清淡。雪口即鵝口瘡，係因微生物侵舌下而患。症狀爲舌上生白點，預防法似以清潔口腔爲要，哺乳或飲食後，可用重炭酸鈉漱口、患者不可以拭舌上之白點，防皮破血出，白點加多延及全口與咽頭甚至食道。

（五）腮腺炎：本症病因係有一種微生物侵入該部腺體所致，有傳染性和免疫性，患者症狀爲頭痛，全體發燒，耳側腫脹，疼痛。男性睾丸，女性卵巢亦有因之腫脹者。

（六）扁桃腺炎：扁桃腺炎是一種很普通也很嚴重的疾病，因扁桃腺位於人體咽頭兩側，爲微生物侵入體內之要路，而扁桃腺不健時，一切疾病如白喉猩紅熱等皆易自扁桃腺侵入，故吾人對扁桃腺炎實不能等閒視之。扁桃腺炎分爲急性慢性二種，急性患者咽頭兩側之扁桃腺腫脹赤紅，生白色斑點，小兒往往呼吸困難，重者嗓音不清，發高熱，頭痛，耳痛，骨節痛，食物下嚥時更劇痛難忍。小兒患後宜使之靜臥並以布巾浸入溫水後裹其頸，食物要軟且不宜燙熱，然後須就醫診治。至於平日扁桃腺肥大者對兒童之健康影響甚鉅，以早日割治爲要。

（七）急性胃炎：由於暴飲暴食而起，症狀概略爲惡心嘔吐，吞酸嘈雜，胃部劇痛，體溫或高至三十九度以上，或降低三十七度以下，口渴，舌生白苔，口黏膜乾燥，不早醫治亦可致死，治療失當時，又易轉爲慢性消化不良等，療法宜先行餓療法，使胃得到休息，一面再用健胃助消化之藥品，又急性胃炎也有與急性腸炎併發的，宜同時用急性腸炎療法。

（八）急性腸炎：亦因暴飲暴食而起，腹痛下瀉，腸的蠕動亢進，身體發熱，預防法與急性胃炎同（不暴飲暴食），更須注意腹部保溫，治法先用瀉劑，再用吸着劑。

（九）慢性胃炎：病因甚多：（1）咀嚼不全或飲食無節制。（2）飲酒過量。（3）胃酸過多。（4）急性胃炎之併發。預防法以注意飲食爲第一要務，患者消化不良，食慾不振，舌生厚苔，吞酸嘈雜，間亦發熱，要用流動性而有營養的食物，並視其病情而進酸性或鹼性之消化藥。

（十）慢性腸炎：多由急性腸炎移轉，或飲食之不注意，預防須注意飲食或參照慢性胃炎病因，患者有時便秘，也有時腹痛下瀉，療法視病情用瀉劑和吸着劑。

（十一）寄生蟲：如蛔蟲，條蟲，鈎蟲，囊片蟲等，而以蛔蟲爲最普通，水菓蔬菜等爲傳染之媒介，兒童常伸手指入口內更易傳播寄生蟲入腸，輕者無何顯著症狀，重者有時腹痛發熱。療法請醫師檢驗大便後，再決定用藥。

（十二）鼻感冒：吸入塵埃或寒風，爲鼻感冒之病因，故此病以嚴多爲最猖獗，患者鼻中黏膜腫脹，痛痒難忍，鼻涕特多，語帶鼻音，甚者，頭痛，體溫增高，鼻中呼吸困難，以致不得已而張口呼吸，其害極多，乳兒吸乳時，因不能呼吸往往窒息而死，爲避免此危險，故於其吸乳時宜隨時抽出乳頭，而使之張口呼吸。又兒童患鼻感冒，呼吸困難，防礙睡眠，小兒身體遂因之薄弱。年齡較大之兒童，張口呼吸，致使喉頭乾燥疼痛，有碍嗅覺，食慾

毛世來能之。胭脂虎，荀慧生，小翠花，毛世來，言慧珠，以及普通旦角均能之。五彩嶺，今鮮能者。林四娘，尙小雲，趙嘯瀾能之。青石嶺，今亦罕見有人演唱。

乙：貞孝殲讐類：（一）廣州城，一名烽火媒（劉鳳英），（二）謝小娥（謝小娥），（三）丹陽恨（徐氏），（四）一捧雪（雪艷），（五）庚娘（庚娘），（六）春秋配（姜秋蓮），（七）梨花雪（黃婉梨），（八）十三妹（何玉鳳），（九）青霜劍（申雪貞）。

廣州城烽火媒，白玉薇，傅世蘭能之。謝小娥，尙小雲能之，丹陽恨，荀慧生，南鐵生能之。一捧雪，普通旦角皆能之。庚娘，荀慧生能之。春秋配，普通旦角皆能之。梨花雪，張君秋有欲排演之意，十三妹，普通旦角皆能之。青霜劍，程硯秋能之。（又次類中尙遺一（十）漁家樂，鄒飛霞，韓世昌，王玉蓉皆能演之）。

丙：孝女類：（一）曹娥投江（曹娥），（二）緹縈救父（緹縈），（三）打漁殺家（蕭桂英），（四）奇雙會（李桂枝），（五）孝女藏兒。

曹娥投江，在昔朱琴心能演之。緹縈救父，張君秋能演之。打漁殺家，奇雙會，普通旦角皆能演之。孝女藏兒，從先之各坤伶能演之。

丁：孝婦類：（一）孝婦羹（珊瑚），（二）丁香割肉（丁香），（三）趙五娘（趙五娘）。

孝婦羹，丁香割肉，金鋼鑽，秦鳳雲等皆能演之。趙五娘，則何佩華能之。

戊：節婦類：（一）禪宇寺（馬昭儀），（二）長板坡（糜夫人），（三）祭長江（孫尙香），（四）宇宙鋒（趙女），（五）牧羊卷（趙錦棠），（六）紅鬃烈馬（王寶釧），（七）荊釵記（錢玉蓮），（八）四進士（楊素貞），（九）雙官誥（王春娥），（十）天台獄（郭氏），（十一）白兎記（李三娘），（十二）雪弔孝（秦雪梅

必因之銳減。且有引起眼，耳，喉頭氣管諸部疾病之危險，故實不可不注意。其實，平素無病，（如腺疾或遺傳梅毒等症）且身體康健之小兒，居室如設備清潔，空氣流通，日光充足，於天寒時不外出或外出時帶口罩圍頸以保護口鼻頸等部，再不赴諸雜沓汚穢之影院戲園等娛樂場所，大可避免鼻感冒。患者療法，要在避免再受寒風，乳兒宜以匙餵乳汁與予，睡眠時更應留意不使被單覆其面部，庶免窒息。此外，須時常沐浴，浴畢以乾手巾即刻拭乾，並先預備好乾燥溫暖之襯衣，浴室要熱，此外並須絕對注意食品之營養，然重患者（除普通症狀外，頭痛，體溫增高）以就醫爲好。

（十三）細支氣管炎：　冬末春初，氣溫寒暖不定之際，爲細支氣管炎流行期。兒童營養不良，身體本不康健或已患鼻感冒喉炎者，偶一不愼吸入寒涼空氣或多量塵埃則即可罹本症。患者細支氣管紅腫，分泌大量黏膜，故呼吸困難，雖免窒息而死。顯著症狀爲喉頭發燒。預防除全部遵守鼻感冒預防法外，其已患鼻感冒或喉炎者更須急求診治。至於細支氣管炎之療法有二：（1）以特製吸入器送水蒸氣入口，再由小兒自然將其吸入，此法可溶解細支氣管中之大量黏膜，使痰易吐出，咳嗽減少，呼吸便利，對呼吸器官之益處甚多，其吸入次數愈多效果愈著，吸入時使兒童側臥，吸入器入其口內。（2）以布巾浸溫水後，包於患者胸部，須緊，以免影響呼吸。其效果可使痰易吐出，咳嗽減少，呼吸便利。又凡呼吸器病患者須特別注意保養消化器，俾營養得以支持。對於小兒哺乳要盡量避免咳嗽易發之時方好。乳量也不可太多。發燒者須先利便，才能減熱，食物更須節制。又患者於病時及病方癒時宜暫停沐浴以保體溫。

（十四）肺炎：　肺炎是極危險極普通的呼吸器病，據統計其死亡率僅次於心臟病與潰瘍病而居第三位，其中嬰兒最易染患，　且最易死亡。　肺炎病分爲兩種茲分述如下：（1）纖維性肺炎：凡二歲以上七八歲以下之小兒或原已罹患感冒之小兒，最易患本症。其發生多在二三月，氣候寒暖無定的國家以及大都市空氣濕冷衆人聚集之地乃發生之地。其發病範圍限於一片或若干肺葉內，多係受肺炎球菌之傳染，症狀可別爲三種：（A）僅全身發燒無他症狀。（B）病初起時並不發燒，咳嗽裏漸漸始含有大量鐵銹色的痰，繼之發燒。（C）病初起時，突覺寒冷戰慄，進而嘔吐，發高熱，其熱度昇降不定，熱度高昇時神志昏迷，鼻煽，呼吸困難。不能哺乳，一俟熱度下降，症狀即行輕減。（2）支氣管肺炎：支氣管肺炎差不多是支氣管炎，流行性感冒，傷風，百日咳等呼吸器病的併發症，其他患過痲疹，傷寒，紅疹（猩紅熱）的兒童也易於患此。病勢較前者危險，惟進展頗緩，最初微熱，類如感冒，其後各症狀迭次出現，列舉主要數症如下：（A）咳嗽：咳嗽裏並不含痰，但咳嗽日久可加重病勢。（B）發高熱達三十九度以上。（C）難眠。（D）皮膚蒼白，口唇指甲變爲深紅。（E）呼吸速度在嚴重情形下往往達每分鐘七十至八十次。以上兩種肺炎患者必須急早就醫，且謹愼看護，方有希望痊癒。看護病人應注意事宜如下：（1）患者最擱着受風寒，故宜延醫來家。（2）病室要淸淨整潔，空氣流通。陽光充足。（3）腦部最忌受熱（小兒尤甚）故當身體發熱時，宜以冰囊或冷布置之。（4）纖維性肺炎患者之胸部要稍涼，因其受病部份較大。（5）支氣管肺炎患者之胸部不可受涼，宜時以布巾浸溫水後包胸部，如此可使咳嗽減輕，痰易吐出。（6）鼻煽或呼吸感難者，可行使吸入法（見前第十三節細支氣管炎療法第（1）。（7）全身發熱時，食慾不振，乳兒可使食少量乳汁，較大者稀粥牛乳即可。（8）病初癒時或病將癒時，腸胃並未十分健全，故對患者食量應有節制，不易消化者要禁食。此外，即病癒後亦需長時期之療養。

），（十三）桑園會（羅敷）。

一，二，三，四，五，六普通且角皆能之，荊釵記，荀慧生能之。四進士，普通且角皆能之。雙官誥，普通且角皆能之，天台嶽，王玉蓉能之，白兎記，尚小雲，白玉薇，張玉英能之。雙弔孝，普通梆子且角皆能之。桑園會，普通且角皆能之。

己：貞女類：（一）浣紗記（浣紗女），（二）艷雲亭（蕭惜芬）。

浣紗記，普通且角皆能之，艷雲亭，王玉蓉能之。

庚：智婦類：（一）梅玉配（韓翠珠），（二）賜太平（孫氏）。

梅玉配，小翠花，毛世來，言慧珠，李玉茹等皆能之，賜太平，普通且角皆能之。

辛：貞婢類：（一）福壽鏡（壽春），（二）楊氏婢

福壽鏡，王門女弟子皆能之。楊氏婢，陝西易俗社之生徒且角皆能之。

壬：俠女類：（一）紅拂傳（張一妹），（二）麒麟閣（張紫豔），（三）翡翠園（趙翠兒），（四）鎖雲囊（梅花娘），（五）忠義俠（周娘子），（六）荊十三娘（荊十三娘）。

紅拂傳，張君秋能之。麒麟閣則會者無多矣。翡翠園，韓世昌能之，鎖雲囊，今無演者，忠義俠，李玉茹，童芷苓能之。荊十三娘，從先之新豔秋能之。

癸：智女類：（一）童女斬蛇（李寄），（二）雙嬌緣（宋巧嬌）。

童女斬蛇，從先坤伶金少梅等能之。雙嬌緣，則普通且角俱能之。

上列十項，甲項尙漏（十八）湘江會（鍾無鹽，尙小雲，李金鴻，關世善皆能之），（十九）楊排風（李金鴻，關世善，言慧珠皆能之）。（二十）降龍木（穆桂英，

在北京的每個庭院中差不多都有一塊空地，地雖然小然而我們如果把它利用起來，而所得的收穫，却不能不說是驚人的。

家庭普通蔬菜栽培法

劉熊

利用它究竟要作些什麼呢？很明顯的我們全知道土地是農業之一，說起土地來，在普通的聯想下，我們就想起了耕種。栽培大作物（如稻麥…等）當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那必需有相當之農業知識與經驗，而且還需要一些所謂農具。現在介紹一些關於蔬菜的家庭簡易耕種法。

自家栽植蔬菜，不僅能供給我們一部分的需要，而且又是家庭的一種相當的運動與娛樂，同時也可美化庭園。

1，月別蔬菜栽培種類

一月　北方於此時氣溫過低，不宜種植蔬菜。
二月　在土鬆地可栽培菠菜，蒸蒿。
三月　菠菜，蒸蒿，馬鈴薯，白薯育苗。
四月　葱，落花生，西紅柿，黃瓜，冬瓜，越瓜，菜豆，南瓜，萵苣。
五月　夏黃瓜，茄，夏葱，插植白薯蔓。
六月　北京黃瓜，茄，西紅柿（晚生種抑制植培）
七月　菜豆（扁豆），夏黃瓜，大豆。
八月　油菜，葱頭，菜豆，萵苣。
九月　秋馬鈴薯，菠菜，山東菜。
十月　菠菜，豌豆，葱，萵苣（移植）蠶豆。
十一月　菠菜，葱頭，蠶豆，芥菜。
十二月　菠菜，葱頭，秋植萵苣。

2，普通常用蔬菜之栽培法

菠菜：菠菜之葉莖及根部皆富營養分（含維他命ＡＢＣ較多），華北之外來品種不能耐高溫，然能抗寒故由秋至春皆可栽植，西洋菠菜因不耐寒，多於五六月至九月初種植之，適於含有機物多之土壤，施用肥料以堆肥，草木灰等為適宜。

生育期間較短，於華北如種植得當年可收穫二次，播種前將土地弄勻，作成長方形之畦（寬長可斟酌定之），每十平方公尺需要種子三四勺（以手二三握）條播，播種深約二分內外。

管理應時時灌水，土地過乾則發芽遲緩，且有受鳥食之害，故欲促進其發芽可於播種前，將種子浸於冷水中，十時間前後，然後播種。

收穫期因氣候之高低而不同，如氣溫為20C內外時35日後，15C時約50日，10C以下約九十日後即可間其密處食之。

（注意：當種子用水浸漬後，其種皮及種子內容物，已充分吸水。如播於土內，土壤乾燥時，則種子內之水分有被土壤奪出之虞，致使種子之內容物即營養分發生障害，而發芽更遲或甚致不能發芽，故播種後應灌以大量之水分）。

蒸蒿：俗名蒿子桿又名菁菊。性質特別強健，不易受病虫害之侵害，生長期間甚短，播種應條播（適於密播），至幼苗生出八葉時食之最佳，播種期除去七月中旬—八月中旬及十二月—一月下旬，其他任何時期皆可。

馬鈴薯：為現下戰時最被重視之作物，可代替主食品，可作酒精之原料，性極強，易於種植，生育期短（於其他作物尚未成熟之前，即可供食）實為家庭園藝上之一主要作物。

於同一土地不能連種，每種植一次後應隔三年後再種植，以免病害之發生，種薯以大者為佳，種植時須切開，

普通旦角皆能之）。（二十一）姑嫂英雄（樊梨花，薛金蓮，普通旦角皆能之），（二十二）竹林計桃花陣（劉金定，尚小雲，李金鴻，閻世善，趙嘯瀾皆能之）。乙項尚瀾（十一）英節烈（陳月英，普通旦角皆能之）。（十二）三上轎（崔氏，王幼卿能之）。（十三）李十娘（李十娘，黃玉麟能之）。（十三）峨嵋劍（聶碧雲，尚小雲，趙嘯瀾能之）。（十四）青城十九俠（呂靈姑，尚小雲能之）。戊項尚瀾（十四）汾河灣（柳迎春，普通旦角皆能之）。（十五）霸王別姬（虞五鳳，普通旦角皆能之）。（十六）蘇武牧羊（普通旦角皆能之）。（十七）小上墳（蕭素貞，小翠花，毛世來，李金鴻，陳永玲，周金蓮，張菊仙皆能之）。（十八）忠烈鴛鴦（李潔梅，宋德珠能演之）。

以上七十八，固有燕書郢說，不見經傳者，然而就劇言劇，則其精神俱可欽佩，即為死者亦皆有代價之犧牲，其徒足令人雪涕者，如孔雀東南飛之劉蘭芝，六月雪之竇瑞雲等，咸擯不錄者，理亦在於斯也。竊意當此時期，其女子尚武報國之一流劇，尤宜踴躍提供，俾得人人皆抱花木蘭，秦良玉之勇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今世亦有易釵而弁，龍驤從我者乎？吾且矚望之矣！

下期要目預告

女性與文學特輯　雷妍等執筆
婦女論壇　君淑等執筆
喻熙傑夫人訪問記
家庭生活　（諸家）

使每塊中平均有三四芽孔（即馬鈴薯每凹下處內皆有一芽孔），以草木灰塗於切口處防其腐敗，而條植三寸左右深之溝中。

種薯必需切開之原因：（1）由切傷處之刺戟可生長荷爾蒙（hormone）促其生長，（2）防薯頂部芽之叢生（如使用整個薯種下後，則於薯之頂部發生多數之幼芽，成長後因莖過於密生致薯之發育不良。

（註：馬鈴薯於農業之種植時，多於尚寒之二，三月育苗然後移植於本田中，此法可以少量之種薯，收得多量之產品，且可使收穫期提前，因其方法複雜不適於家庭種植，茲省略之）。

白薯：白薯與馬鈴薯同為戰時代用食品，可作酒精，糖類，白薯對不良天氣之抵抗力甚强，且病虫害之發生亦少，可連作，因連作可抑制其蔓之生長，使地中薯發育良好。於三月中旬即可用乾草，壓芥，馬糞之類作成苗床，選無病健全之薯，縱斷為二，切口向下埋於苗床之土中，充分灌水，待其發芽移植。

移植可能範圍需早行之以防減收。插植之土地應以濕潤為宜，擇陰天無風日為最理想，不然於傍晚亦可（午後五時以後）。

插苗之方法甚多，如為長大健强苗蔓，可用水平插法（將伸長五六寸之苗蔓水平置於深八分左右之溝中，然後覆土使葉露出於地面），如苗為纖弱者可斜插（將苗使成45角度斜入於八九分深之濕潤土中，頂端之葉使露出）。

白薯吸收氣素肥料之力甚大，故應時時施以適量之鉀肥以防止之（家庭中施用草木灰即可）。

華北白薯培栽中之返蔓作業，由各專家之研究有認為無返蔓之必要者，然此說尚待研究，據小田氏之試驗稱，返蔓之次數過多確有減少收量之弊。

葱：性强，耐病虫害，栽培容易，不可連作，播種期可分如下：

春葱：（翌年四五月收穫）十月上中旬播種。

夏葱：（七，八月收穫）三月上旬播種。

秋，冬葱：（自十月—二月下旬收穫）四月下旬播種

西紅柿：於栽植之前普通多於溫床中育苗至八九寸長時，定植於本田，因溫床之設備，家庭中行之甚為不便故從略不述。

西紅柿多於四月末播種（普通點播），每穴置四五粒，隨其成長而間之，至長成後則每穴只留一株—二株。

整枝之方法甚多，普通即為只留母本，其所發生之側枝，於初期即摘除之，至將結果時將其頂端之第六叢花亦行摘除，蓋促其結果良好。

又於成長之時，常將其下葉除去，以防其所結之果實呈奇特之形狀，西紅柿枝葉因穀發達，故至一相當時期本枝因葉之生長過繁而偏倒於地下，如任其偏倒，則所結之果實因空氣流通不良，陽光不足而腐亂，故至本莖伸長至一尺五六寸時即應以支柱架好使之直立。

家庭看護 一問一答

嬰兒玩具

問：對於嬰兒玩具的選擇是什麼？

答：對於嬰兒玩具的選擇，應當有幾點是我們不可忽略的第一，我們要注意到玩具的性質是適於嬰兒每個年齡身體和心靈的需要，質料方面須要堅固，同時可以洗刷，普通多選用木質或橡皮質的比較有安全性，清潔沒有毒質，玩具上的顏色也不易退去，最好可以利用普通的東西給嬰兒改成玩具，要富有美感，而能倣効自然界的東西，以刺激嬰兒的想像力，並引起他對玩具的興趣和愛護心，也能稍增嬰兒的智力，最後我們還要想到各種的玩具須要多能在戶外遊戲的。

玩具的條件

問：嬰兒每個時期對於玩具的須要都是些什麼？

答：嬰兒每個時期對於玩具的須要在初生的時候，玩具最好的是帶音和帶有色彩的，可以掛在嬰兒的床頭，主要的意義是在增加引起嬰兒手與踢動的機會，和大飢肉的發展，到了嬰兒四五個月的時候，玩具是要能握在他手中搖動者，五六個月的嬰兒多半是須要能有聲音的玩具，八或九個月的嬰兒是比較會注意人的聲音，玩具最好是可以向地下丟或取的東西，像富有彈力性的橡皮球。嬰兒到了一歲以上或兩歲的時候，他已漸有模倣性，可以給不倒翁，積木，木質的玩具，比較大點的橡皮球等，可以刺激嬰兒推拉等項的工作者。

兩歲時的玩具

問：普通在兩歲以上的小兒我們須要給他們預備些什麼樣的玩具？

答：普通在兩歲至四歲的小兒，我們可以給他木球，積巧木，沙盤，大鉛筆，凡足以增加訓練小兒大小肌肉的活動者皆可以供給，到了四歲以後至八歲的小兒，我們可以給他一種帶有創作性的遊戲像滑滯，剪刀，筆等物，八歲到十歲的小兒最好讓他們去參加護體帶有競爭性質的遊戲，可能時最好給他們預備冰鞋，訓練他們冬季的滑冰和夏季的游泳但是到了十歲以後的小兒，他們需要玩具的性質就已經顯然的分別出來，男孩子多喜歡踢球，軍兵類的遊戲和無線電等，女孩子多半早已喜歡要洋囝囝，美麗的花朵，馴良的小動物等，但是我們最好要注意到小兒的個性而供給以適當的玩具，平常像那種性質好靜的孩子，我們預備些可以增加他活動的玩具，性質好動的孩子，我們預備些比較帶有靜的性質的玩具，以避免小兒有特殊的個性。

（端錦）



蘋菓紅了

藍汀

蘋菓紅了，菓園裡開始收穫，進到園子裏摘蘋菓的年青女人們，唇和頰都搽得更加鮮紅，雖然搽臙脂是遜約村女人們從很小的時候起的普遍愛好。在期待了一年的這個季節裡，她們再也不吝惜許久收藏着的得意鞋襪，如花綠的衫褲，穿起來陪襯着嬌紅的臉。

遜約村的正中，成長起來青紗似的韮田，在秋風裡蕩漾，北面是毗連着的山崗，山脚下低矮的圍牆和土屋，居住着遜約村所有的人家，隔着茂密高大的菓實，已望不見南面的菓樹園，正東是火車站，附近有幾家小客店和堆房，偏西的森林和傍着狹長林子西南較遠的海，也都和大地菓園同爲村人們的生路。

山巒，田地，森林，茅舍沉浸在朝陽的豔麗色彩裡，顯露着它們在這個季節裏的青春活力，黃金的光輝，輕悄悄的覆蓋着。

從山脚彎到車站的不平坦的路上，散佈開零星的往堆房去包裝蘋菓的夥伴，要是在前幾天這清脆的山歌小調和變嬌的嘻笑，還響在田地間通到菓園的小徑上，現在採摘已告結束，接着該是坐到堆房院裏的蓆子上，把蘋菓用白色的小方紙，一個個包裹起來，裝到許多很大的柳條筐子裏。

最年青的小環頑皮的對着銀子唧唧咕咕不知說些甚麼，完了馬上跑起來，銀子迅速的追趕上去，紅絨線的結子滑落到地上，兩條修長油黑的髮辮披散開，被風吹起來，像是童話中的仙子。

在到達堆房的大門外，小環終於被追上了，她倆扭打在一起，咯咯的笑着，直到後面趕來的六姑娘給擁拉開，她們才安靜地走進堆房去。

逡巡在院子裡的從遠方來的老闆們，多半是背抄着手，低歪着腦袋，像是尋找他們失掉的甚麼珍寶似的來回注視着圍坐着的女人們，間或嘻開嘴和熟稔的李二嫂或鳳姑娘調笑幾句。

初來的銀子，對於這種環境氣氛覺到生疏和不安，胖肥如球和瘦長似竿的兩個老闆，引起她的憎惡，其餘那幾個在這村裡很少見的人物，也够叫人有一種莫名的疑惑的，尤其那上了年紀而刮掉鬍鬚的戴了尖頂小帽的傢伙。

銀子默默的工作着，哥哥出走前的話又響在耳邊了：

『……那不是甚麼好事，那年秋天村裡的姑娘媳婦不被老闆們糟踏幾個，她媽的！一天不才幾毛錢嗎？給他們送去開心，銀子餓死也不許去包蘋菓……』銀子身上感到輕微的戰慄，另外一個人的話粗壯有力的也撞擊着她：

『……在這個時候，惟有住在我家鄉那個大都市的××旅館裏的人來享受牠們，一個要賣三塊錢之多呢，小姑娘！當我想着以你們纖細的手，用心的包裹起來的從瀕軟的紙層透露着猩紅色澤的柿子，被咀嚼在那些所謂嬌貴的老爺們的嘴裡，然後吞進寬大的喉嚨去，再估計着它們的榮養價值，我就要起一種強烈的憤懣……天眞的孩子們，妳們對於包裝紅柿的工作除了爲賺錢還感到興趣嗎？……』

那是在春天還沒有來的時候，農事試驗場溫室中暖床上的西紅柿成熟了，銀子隨着同伴替場子裏包裝柿子，因爲哥哥那時也在場裡做着抬土的工作，隨時可以照料地，哥哥常說：

『……學生中眞有好人，像那位姓楊的吧！時常在場老頭因爲跌倒而被監工的踢打的時候，走過來說好話，說年紀大了的人，腿脚不好用，而且又抬了很沉重的一筐土，請求監工的原諒他，因之老頭子們眞不知少吃多少苦頭呢……』立刻楊先生的嬌憐的影子在她眼前恍動起來，微笑着的紫臉，毫不修整的蓬亂的頭髮。……這些都深深的在銀子心裏生了根。

自從那次楊先生和她們一羣包西紅柿的小姑娘們閑談以後，銀子的心就很少平靜過，時時的泛濫起那些不完全瞭解的話語。

她想着到堆房裡來的事，不但被哥哥知道了是要發怒的，楊先生如果看到這堆房裏的風景，也一定要蔑視她，唾罵她是個無恥的女孩子。她眞想馬上離開這塊地方，然而媽媽希望着每天可得的工資，小環苦心的勸說，使她沮喪的繼續着她的工作。

在銀子卑沒注意的時候，小環擲過來一個大蘋菓，恰好滾到她脚旁，立刻被一隻肥厚的手拾起了去，銀子驚慌的抬起頭，那時堆肉的暗臉正貪婪的向她逼視着，眼睛拉成

兩條細線，被劃在凸起的肉包上，嘴角的神經似乎在牽着那紫醬色的嘴唇跳動，臃腫的身子堆立在她眼前，隆起的大肚子把寬大的袍子支起很高，前襟就顯着更短了。

『你是小環領來的那個姑娘吧！叫甚麼名子呀？怪老實的，長得眞………』話慢慢被他拉長聲音，後面的不知爲甚麼又嚥回去了，連忙舉着手裏的蘋菓，很吃力的蹲下身子送到銀子的嘴邊：

『要不要削削皮？這是一個香蕉味的………』另一隻手伸到衣袋裏，許是摸索他的削皮小刀。

銀子恐慌的站立起來，想逃避開，他伸張開兩臂，像田裏的稻草人的姿式，往前移動一下：

『要跑嗎？我又不會吃人………』接連着哈哈的縱聲大笑，看着這個表演進行的人，也在這時哄笑起來。

散工後銀子陪着小環到菓園去結算她餘下的工錢，她們浴在黃昏的紫靄裏，白雲迅速的幻變着，飛行在她們頭上，脚下細碎的踏着落葉，開在路邊的小黃花，在秋風裏搖擺着頭，銀子看見的只是前面不遠了的菓園東的試驗場，眼睛一時不離開她的標的前行着，小環許是被這秋之暮色感染得變爲沈靜的了。

銀子佇立在菓園外等候小環，她很留心試驗場出入的人，她又焦灼又猶豫的希望在這裏能遇到那姓楊的學生，那個無時不在擾亂她心的平靜的人，直到和小環走在歸途上她仍然在渺茫的希望着，也許他會在路上突然和她們相遇。

小環握緊了錢，愉快的計算着：

『給小侄買一頂洋線的小帽子，也許還用不了，餘下的買兩朵金色的頭花，送你一朵我一朵………』

『怎麼？你聽見了嗎！發甚麼呆啦！小心脚底下的石頭！』看着銀子出神的眼睛，像是甚麼也聽不到的樣子，小環幾乎要生氣。

『我在想明天我還去不去堆房，那些老闆眞招人煩，那個肥頭大耳的胖子，比那個大眼睛瘦鬼更可怕，我眞不願意去呢！……』銀子跌入痛苦的意想裡，從楊先生的高貴又想到老闆們的可憎。

『愛去不去！我不管了，你的挑剔眞不少，管他老闆甚麼像，我們要的是工錢哪！哼！李二嫂她們整天給老闆們獻媚，看打扮那妖精樣，咱們就作工要工錢好啦！』小環一貫的主張又申述一遍。

『怪不得李二哥去年秋天從城裡回來時打罵二嫂，問她那來的許多洋貨和衣料，村人都說一個姓趙的老闆買給她的，同時講一大堆難聽的話，今年哥哥就不叫我到菓園去」，如果他不走，堆房我也是不能去的』。

『堆房裏的事沒有幾天就完了，工錢又大，好在你哥哥也不能很快的回來，忍着幹些日子，多得些錢是眞的。』

銀子再也不說甚麼，小環也想不出更好的話來安慰她，只是握緊了銀子的手回去。

堆房的院子裏高高的疊起裝滿了蘋菓的柳條筐，沿着院牆排連着，一層一層的，像要把圍牆擠開似的擁塞着，老闆們忙着淸算所有的花費，整理行裝準備回到都市裡去。

閑在家裏的二銀子，陪着媽媽在附近的水溪邊洗衣服，溪水澄清得連水底的沙石都看得很淸楚，枯乾的落浮在水面，悠然的漂行着，偶然一陣涼風掠過，水面皺起相連的微波，葉子擁在一處搖擺着身子，像是躲避着秋雲和雁羣投到水中來的倒影似的。

被叢叢的楓林遮蓋起來的山腰，變成一帶褐紅色，圓禿的山頂上的岩石，仍不失其蒼碧，宛如生滿了綠苔，那日月堆積生長出來的石苔。

銀子在幾件衣服洗完了之後，慵倦的突來在溪邊的草坪上，天空蔚藍深湛，像靜的海似的無邊遼闊，山鳥偶然發出幾聲鳴叫，突破四周的沉默。

銀子跟在媽媽後面提着洗好的衣服籃子，匆忙的走向歸家的路，將要沉落了的陽光，遲緩的徘徊在西方的林梢上，森林的疏落的地方閃爍着金色的光芒，像魔鬼的眼睛向林外窺探，晚鴉咯咯的飛迴在接連着古樹頂端的天空裡，炊煙絞起煙柱，從人家的屋頂升起，因爲堆房裡也停止了工作的緣故，屋簷下發散出姑娘們的歡笑，媽媽們的催眠歌，在爽人的涼風裏流蕩，流蕩。

背了畫架子從山脚跑下來一個人，險些和銀子相撞，他趕快立定脚步，歉然的將要轉個方向跑開。

『楊先生！………』銀子被這樣的遇合驚悸得說不出別的話來。

『啊！你家就住在這裏嗎？我忘記了你叫甚麼名子來着，你們一羣小同伴都好嗎？前些日子摘蘋菓的時候，時常在園子外邊遇到她們，好像沒看見過你似的。』

『是，今年我沒有到菓園去！………您到家裡坐坐吧！』銀子囁嚅的說，她覺得有一股熱流開始在體內急行。

『不啦！天晚了，我要回場子裏早點休息，明天還預備到兎兒島去看怒潮呢！』他想到明天，就不禁很愉快的說。

『兎兒島！不是林子西邊海灣那個嗎？甚麼是怒潮呢？我在這個地方長大的，怎麼不會聽說。』銀子眨着疑惑的眼睛。

『怒潮！多麼奔放的名子啊！………你不會懂的，就說是海潮，明白吧！………』他興奮的凝視着森林的盡處。

—

『嗯！……明白……』她想抑制住心的顫抖，眼睛却立刻被淚水蒙住了，一種被輕視被侮辱似的情緒佔有了她，從心底升起沈重的酸楚。

『姑娘再見吧！』他毫不經意的揚揚手，很快的走向南方去。

『………』銀子像要說出紛亂着她心裏的話語，依戀的悵望着他矯健的背影，痛苦的痴立着。

整個的黃昏和夜晚，銀子陷入了悲哀的深淵裏，是怨，是恨，是希冀，使她不得片刻安寧。

從堆房淸算了工錢的女人們，都興奮的加快脚步走回來，路上互相詢問着敘述着將怎樣消耗掉這年中可珍惜的收穫。

銀子和小環分手後，獨自默默的走着，對於這不算少的數目的錢，她毫無喜悅的心情想它，但是那肥豬似的老闆的嘴臉，和那遞過來錢的粗短手指，却不禁的在眼前恍動她淸切的記起了那猥褻的笑語，週身立刻感到要嘔吐時的寒冷的顫慄。

她遲緩的移動倦怠的步子，大地裡發散着成熟了的禾實香味，遠處響起的牛羊悠長的唱叫聲，斷續的人們的呼喊，愈發顯得這黃昏不寂寞，也不喧鬧。

裝飾着這時間的澄黃光輝，從林子裡洩露出來的才異樣的使人感到誘惑，微涼的西風吹散下來銀子的頭髮，她臉頰上感到刺癢，和落葉飄落到她身上一樣的使她煩燥，忙亂，不知要怎樣才好。

她分晰着自己近來的失神落魄的情緒，不知在甚麼時候走進西邊的林子去，聽到輕微的海浪的歌唱，她想到那到兎兒島去看怒潮的人，從那個人的身上她編織起綺麗的夢境，她幻想着她被他畫在一幅畫上，掛在他的屋子裡，她可以永遠微笑的默視着他，她眼前忽然特別的明亮起來，一切的東西都一下子變成了金紅色，發着耀眼的光，在這樣的世界裡她和那個人一起生活下來，他是那麼柔順，美麗，講給她許許多多她不會聽見不曾看見的都市裏的故事，使她了解他的一切話語，她想着生活上的細瑣情節，比如他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山脚去畫畫，她在一旁陪伴着，或是一起去到海濱，坐在沙灘上看月亮，他教她一些都市小姐們會唱的歌………在這同樣的時候，他們散步在這林子裡………現在也許他會出現吧！她抬起頭來張望。

忽然她四週都變了黑暗，連串的夢都幻滅了，她像每次做了一個好夢而被驚醒時一樣的要痛哭，她覺得林子裡的漆黑很可怕，從地上就站起來想走出去，正在辨別方向的時候，一陣緊緊的脚步聲，愈來愈近了，她恐怖的想奔跑，顫抖的兩腿竟無力量，跑了幾步，忽然覺得有兩隻粗大手臂，從後背伸過來摟抱住她，她尖銳的叫了一聲，眼前有無數金花閃動，四肢無力掙扎的被推倒在地面上，一個很沉重的身子向她壓下來，耳邊響起強烈的喘息，她被這意外的恐怖弄得失掉了知覺，………

『銀子！銀子！………』經過了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後，有這樣的呼聲送到她耳邊。她恢復了知覺的時候，很快的明白了這是怎樣的事，是一個熟習的聲音：

『銀子！你明白了嗎？………我發完了工錢出來，看見你很慢的走到這來，我才知道白天的話並未使你生氣，……銀子！你別怪我，明年秋天我來接你，……這些錢你裝起來吧！買點甚麼，……』

銀子被憤怒燃燒得要瘋狂了，她試着爬起來去撕打這魔鬼，然而週身都奇異的疼楚，無力的又跌倒在地上。

夜更加靜寂了，不知甚麼時候那魔鬼走掉了銀子無可奈何的流起眼淚來，她想痛快的嚎哭一場，她驟子覺得要窒息似的，並且夜又深沉安靜得怕人。

將要黎明的時候，銀子才踉蹌的走回了家。躺在炕上發着高熱，一連好幾天她夢中囈語着媽媽不知頭腦的事，媽媽對人說：

『銀子自從那天從媽媽那回來就病倒了，夢中胡說八道，孩子太任性，到隣村去半路又折回來，走了黑路，許是撞見了老仙……』

在媽媽細心調養中，銀子康復了。她要到海岸去鑿蠣蟥，提着裝了小刀的籃子，獨自到海濱去。

海潮起伏的激盪着，飛濺起銀白的浪花，一層一層的擁到坐在岩石上的銀子的脚邊，她癡呆的凝望着天海相接的地方，憶想自己的遭遇。

『銀子！我找你好半天了』岸東跑來小環。

『找我做甚麼？』

『大娘不放心你一個人出來，叫我跟了來的，……蠣蟥多嗎？』小環看看籃子。

『我還沒鑿嗎！』

『喂！一個好看的！』她在身邊順手拾起一個小貝殼，同時搖撼着銀子的肩：

『那個楊先生前兩天走了，我遇見他從海邊回去，用帽子托了好多貝殼，我問他要這麼多幹嗎，他說送給他的愛人，第二天他就和老闆們搭一趟車走了，李二嫂她們到車站看老闆裝車看見的。』

『……』銀子說不出話。

『快快！咱們下去吧，天不早了。』小環天眞的扯起銀子沿着不整齊的岩石走下海岸去，小環小心的攀登着峭立的石壁，尋找生長在上邊的蠣蟥，銀子跟在後面。

銀子恍惚在石壁的花紅裡看見哥哥向她怒視，一會又變成楊先生，最後又換了那臃腫的老闆……她驚懼的大叫起來，一陣海潮洶湧過來，她自然的放開攀着岩石的兩手，立刻被潮水吞捲去。

海浪過去了，海又有片刻的平靜。



殘景

佐卿

一個細雨淅瀝的秋天夜晚，街上行人稀少了，我順着景山東街走着，身上被雨滴淋着。雖然是穿着雨衣，戴着雨帽，可是時間長了，覺得有些濕潤，我看着腕上的表，已經十點多了，打算很快返回學校，無形中脚步加快了。

馬路上被雨淋得閃着光亮，寂靜的夜，寂靜的路。

「咖！」身後突然地一聲。

我很快地轉過身去，在黯的空氣中，我分析不清是誰，只能看出是一個女孩子來，她的面廓只能隱約地體出一點，我站着沒動，她穿着一襲透明雨衣，是深藍色的。

「啊！」我望着她走進時，不由得說了一聲。

「到那去呢？總不到我家去呢？」由她的聲音，我分辨出是同學的妹妹。

「我回學校，近些天太忙，總想去總沒有工夫。」我敷衍着說，她的確還有那一派天眞樣子。

「總忙，忙些什麼呢？」她問得我無言可答，我確笑了。

「是閒事太多，令兄在這兒沒有。」我想起我的同學來。

「在這兒啦，你不找他玩去。」很愉快地。

「改天吧！他常出來嗎？」我問她的時候，她把頭低下。

「我母親不讓他出來，每天好像受神經病一樣。」

「怎麼？」我好像焦急了，我知道她哥哥自結婚以來，便不如意，前在唐山作事，最近也辭了。

「是嫂子不好，快！」我第一次聽見這個女孩的太息。

我們立談了兩分多鐘，雨落在臉上，已經感到微涼了，我知道她在後海住，她一定是回家。

「妳回家嗎？我送妳回去。」我覺得一個女孩，在夜裡單獨走不方便，況且又在雨天裡。

「你沒事嗎？」她好像同意似的。

「走吧！才十點。」我們便順着景山東街走，樹的葉子還沒有掉盡，走着談着她哥哥的事情。

「嫂子不好！哥哥瞧不起她！」她總是這種論調。

「妳哥哥性情也太古怪，從前我們在天津上學時候，我就知道他有些特別。」我知道她哥哥楊天雄是個刁鑽古怪的青年，天性十分聰明，待人有點苛薄。

「不能單怨哥哥不好，嫂子的性情也够激烈，總是時常犯那小姐脾氣。」她依然袒護她的哥哥。

「年青人就是脾氣大些。」我不願再多說什麼。

走到後門了，我回頭望着矗立的景山夜景，眞是有些貪戀心情，她發現我總回頭，她也總不斷回頭。

「馬路上不會有鬼跟着。」她頑皮地說。

「我知道！」我很乾脆地，然而想起她這句話，不由得打個冷戰。我最後笑了，她也笑了。

「你到那裏去了。」她覺得我不說話感到寂寞。

「到西城去。」我隨便地說。

「我不信。」她看我不誠意地說，她確問着。

「不信，就不信吧！」這時候雨點大了，我再也沒說第二句話，便往後門洞裡跑，我催促着她也跑了幾步。

「這怎麼辦？」她覺得雨大了，無法回家。

「僱車吧！」可是找不到一輛車的影跡。

「你幾時到我家去呢？哥哥十分想你。」她掏出手絹擦着臉上的水珠，燈的光輝黯淡極了。

「星期日去吧！」這時候一輛三輪車，很快地停在門洞卜，我替她僱好車子，她上車後，雨停止了。我知道快十一點半了，我很快地走着，在深深地夜中，雨雖停了，可是風刮起來了，在歸來的路上，我心裡好像堆積着，許許多多的煩悶，想起楊天雄一個好強的青年，患了不可醫治的憂鬱病，我胸中好似壓上一塊很沉重的鐵，呼吸時感到有些不舒暢，當走進宿舍時，我覺得我的背，被雨水浸濕了。

胸中好像堆積着不消化的食物。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楊天雄的電話，從耳機聽到他的話聲，好像有些變啞了，他要我星期日早晨去他家，並且要我多給他帶去幾本小說。

星期日早晨，我洗過臉，便將昨天從圖書館借到的幾本小說，裝在書包中騎着車去了。

十剎海的秋天，更使人感到秋色重了，槐葉脫落得無限淒凉，十剎海中的水，漂浮着綠苔，這個感人的秋節，我眞覺得冷落極了。

我走到他的門前，推開門走進去，他忽然從背後拉着了我，我看見他變得很多，精神也確實地改了。

「你怎麼總不來呢？」他好像質問的口氣。

「我並不知道你來北京了。」我敷衍當時無話可說。

「不知道就不應當常到我這兒來嗎？」他雖然和緩地說，然加雜着一種諷刺的口吻

「眞對不起，閒事忙得不可開交。」我提着書包走進屋中。

「噢！眞來了。」他的妹妹很驚奇似的。

「還有什麼奇異。」我笑着將書包扔在椅上。

「給我帶來好吃的東西了吧！」她妹妹將書包搶在手中。

「沒有。」天雄拉着我坐床上。

「慧萍總是這麼孩子氣。」天雄責備她。

「大哥總是這麼憂鬱。」我聽慧萍還天雄這句，覺得眞可笑極了，並且也十分的恰當。

我將書包帶來的小說拿出來，便放在天雄身邊。

「噢！老舍的。」天雄突然問了一句。

「啊！你不是很喜歡老舍的東西嗎！」我記得在高中同學時候，天雄每日總稱贊老舍和張天翼的東西，可惜在那時圖書館裡的老舍小說很少，這次我特意借到幾本他沒讀過的小說，他反到不歡迎。

「老舍的東西，幽默得太……」他沒有說完這句話，便垂下了腦袋，臉上失去了興奮樣子。

「太甚麼？」我追問他說：「最近喜歡讀誰的小說呢？」

「老舍的文章，我發現太浮造，還是靳以的小說安靜。」

這時我很清楚發現他的變態，由於他所喜歡的小說，便知他是變了，並且變得很多，靳以文章是含着青年頹廢的思想，總會讓青年們剖視出社會的陰影。

我們彼此無語很久時候，我覺得他眞是可憐。

「天雄，我沒想到你變得這麼快。」我爽直地問他。

「什麼？」他的嘶啞聲音很低小，同時臉上罩着一層憂鬱的表情，我楞住瞧着他的兩隻眼，蘊藏着可怕的神釆。

「你性情變得太多了！記得在天津時候，你是比我能闊的，可是現在怎麼會這麼沉默呢？」我說完後他垂下頭。

「唉！我不知道以後怎麼生活下去。」他拉住我的手，眼眶好像填滿淚水，有一種親切的熱力，流在我的右手上。

「你想得太多了，人底生活是無計劃的！」

「不！」他焦急地喊：「絕對不是無計劃的！你不要用安慰的話來騙我，近兩個月來，每天總是生活着不痛快。」

「何必呢！」這時我的心也感到酸，眼眶裏也覺得濕潤了。

這時候鐘忽然響過十下，我望着天雄的臉，滾着兩顆晶瑩淚珠，我心裡想着：「他精神的刺激太沉重了！」用手推着他的肩膀說：「你幾時從唐山回來的呢？」想沓過去

「記不清了，有一個月吧！」他抬起頭來。

「你怎麼還樣想不開呢？」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覺得一看見她，就不想活下去。眞眞地該死！」這時他用手打着自己的臉。

「你這樣對身體是有害的。」我說。

「死了倒痛快！我就願意死！活着不痛快。」當他要繼續打自己的臉時，我很快抓住他的手。我心裏也有些顫動。

「死不是那麼容易的。」安慰他不見得有一點用處。

慧萍從院子走進屋來，她臉上好像有些恐懼表情，走到天雄身邊，推着他的背說：

「哥哥！哥哥！」

「什麼？」他眞好似神經錯亂的樣子，很猛的站起來。

「媽叫你去一趟！哥哥。」慧萍說完後，天雄便走了出去，這時候屋裏恢復安靜，我仍然坐在椅子上，慧萍走近我。

「你不駭怕嗎？」她說時她的胸跳着。

「還沒有什麼。你嫂子呢？」我詫異地問她。

「昨天哥哥叫她回家去了，哥哥說再堵我，我就跳北海。」慧萍說完後，臉上很緊張的。

我不清楚他倆的感情，會壞到這種地步，可是又不能追問他，我只好無言地坐着，跟慧萍談了些溜冰的事。

過了不一會，天雄走了進來，仍然是愁眉不展的神態。

「喂！慧萍，誰找我？」天雄笑了，是很勉强的笑。

「我不知道找找你沒有。」慧萍也笑起來。

「胡說！」這時從天雄的語氣中，我知道是因爲方才慧萍看到他哥哥精神不好，故意使的壞法，然而也很聰明。

「你們大學生活很美吧！」天雄問着我。

「到是不錯。」我說完我不知道怎樣不錯。

慧萍跑出去又跑回來，到天雄旁說：「哥哥吃飯去吧！」

天雄讓着我，於是就一同走向西屋去，看見天雄的母親，半年來蒼老了不少。

午後下過第二堂英文，我拿着講義從教室裡走出來，回到宿舍的時候，見門隙插着一張電話通知單，我拿在手中看過，便知是天雄妹妹慧萍來的電話，寫着是讓我下課後去一次，我不知道有何要事，便打電話去問，幾次也沒有打通，我就騎着車去了。

在到他家門口時，慧萍便跑近我，臉上的神色很莊嚴。

「慧萍，你哥哥怎麼啦？」我知道會有不好的消息。

「哥哥午後發過昏去啦！病得很重。」這是我料想到的話。

「在那屋？」很迫切地。

「北屋呢！」這時我們已經走到院裏，我們便往北屋走去。

當我看到天雄倒在床上的時候，他的肢體小得我幾乎認不清了，我不知道半月來就會變得這種樣子。天雄的太太經過慧萍的介紹，像貌上看來，很單薄似的。

「天雄！」我走到床前，望他那熱紅的臉。

「哥哥！哥哥？」慧萍也在呼喚着。

這時天雄睜開眼時，伸出手來拉住我，看他那種親切的樣子，我眞覺得痛心，他的呼吸確實有些沉重了。

天雄母親從外邊進來，我站了起來。

「伯母。」我說了一聲。

「天雄的病眞怪。」他母親的臉上，也陰沉着。

「沒有關係，找個好大夫，吃兩劑葯就會好的。」

「這孩子脾氣眞怪，他不吃葯。」

「慢慢地勸勸他，多注射葯針也成。」這時我只好說這話。

他在床上倒着，身上一顫一顫地，漸漸地又睡去了。

「請坐吧！」天雄的太太讓着我。

「不要客氣。」我坐在椅子上。

「哥哥這病眞奇怪，總是白天好晚上發燒。」慧萍坐在她嫂子的身邊，這時候室內的光線黯昏了。

天雄慢慢又醒了，慧萍很快便跑過去。

「哥哥！你喝水不？」

「不喝。」天雄便坐起來，兩隻眼失去了精神，我走過去坐在床上，他的臉瘦瘦地，望着我苦苦地一笑。

「天雄，你怎麼這樣自尋苦惱。」我很同情他。

「我不能怨恨我自己，我……」他垂下了頭。

慧萍與她嫂子這時全走出去，室中只有我和天雄，他的呼吸聲音，我全能清清楚楚地聽見，甚至於他的心跳聲，我全隱隱約約數個清楚。

天雄，你還記得在高中時候嗎？」我想起以前來，覺得他現在變成另外一個人。

「過去總算是過去了！」他說完後又笑了笑。

「你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呢？」我又問他。

「我嗎？沒有，我就覺得每天活着沒有一點意思。可是病倒在床上，又心裏發急，恨不得立刻起來跑出到北海裏，又沒有那種能力，連坐着全累得要命！」我們始終是緊握住手，流露着滿臉苦痛，從他的話中，更使人覺得沉悶。

「你總說你們婚姻不滿，我看這是不能諒解的緣故。」

「也許是，可是從我病後，就覺得她比以前好了。」

「你們不是戀愛而結婚的嗎？」

「是啊，在結婚後，我發現她還有一個愛她的男人，不斷地來信，我們就因此起了隔膜。」

「她是不是對他發生好感呢？」這時我覺得問得太冒昧，尤其對朋友的妻子，不該用這種眼光來測量。

「你想，一個人發現自己太太若有外遇，該怎樣呢？」

「人類自然全有一種自私的心。」

「恐怕還有嫉妒的心吧。」他說完後，就倒在床上。

「你休息一會吧。」我怕他說話太多，對保養上很有妨礙。

「不累！我們要多談談！」他焦急地說着。

我仍然坐在他的身旁，看見他興奮的樣子，好像忘記了他在病着，外邊漸漸地黑了天。

吃過了晚飯，我走回到天雄的床邊，他閉着眼沒有睡着，我不願意再擾亂他的休息，於是便告辭了，黛萍把我送到門口，她不肯讓我單獨的走，總是要送我。

「黛萍，天已經黑了，外邊又很涼，你回去吧。」一直到胡同外，我勸阻着她，她才肯回去。

「你多咎來？」她說。

「想幾時來就幾時來。」我騎上車就分別了。

一個晴空的月夜，我把持着自行車，前面隱隱的路，將車影印在地上，夜風中忘掉了疲倦，奔馳着，腦海中時時映着天雄瘦瘦的臉。

楊天雄全家回南方去了，據黛萍的來信說，天雄的病漸漸好了，但精神仍是頹唐得很。

過了年後，黛萍從南方來到北京了。

那時候正是寒假時間，我在租界的親戚家住着，信到天津後，便被弟弟存在抽屜中，開學日期近了，我便回家預備到北京，弟弟將寄來的五封信與兩本雜誌交給我，我發現有黛萍寄來的快信，彼時拆開讀完，知道黛萍又返南方了，雖然有一種遺憾，然也無法挽回。

兩天的整理行裝，第三天早晨便乘早車抵京了。

從前門車站走出來，北京仍是昔日的繁榮，車站附近全是旅客，每人的臉上，全罩蔽着勞碌的神氣，我從旅客的出口走出時，手提着一個皮箱，慢慢走着。

「炯！」很熟悉的一聲，我很快的傳過頭來，一個帶着藍色面紗的女孩子走過來，我知道是所想念的黛萍。

「黛！你走嗎？」我懷疑地。

「啊！」她將一個帆布提包放在地上。

「眞對不起！信前天才看見。」我覺得對不住她。

「沒什麼要緊的事，本計劃早就走，後來就等你十多天，昨天家裏來電報催我回去，於是我就想今天走，票已經買好了！」她說時將車票與電報全拿出來。

「……」我望着她無言，接過來電報看看。

「你不想再多留一天嗎？」最後我說。

「不想了！」她說完，臉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地，眼裏要滴下淚來，這時我也覺得一陣難過。

「你等我一會。」我將皮箱放在她的身旁，就跑近候車室裡的津浦線售票處。

「喂喂，勞駕……」我敲着售票處窗口。

「不賣了！」那裏頭的穿綠色制服的職員告訴我。

「孫先生在沒有？」我只好說。

「孫先生到豐台車站任職了！」那職員很客氣地。

「啊！……」我只好走了出來，在車站裡的售品處，買了幾盒糖，拿着走了回來。

「太麻煩了！」黛萍說。

「我去買票，想送你回去，裏頭說票不賣了，眞可恨！」我氣得很，脚蹦着地。

「幹麼要送我呢？」黛萍冷淡地說。

「車快進站了！」我催促着她，我將自己的皮箱，存在營業所的行李房，跟着她走進候車室去。

「天雄捎來的信，全存在姑母家了，幾時去取好了。」我們坐在靠進出口的椅子上面黛萍說。

「好吧。謝謝你。」這時我的心情緊張起來，好像有許多話要跟她說，可是又無從說起。

「你怎麼不早兩天來呢？」她坐着不耐煩了。

「家裏的事，前天才辦完。」我不知道這時我臉上的表情是如何，總覺得若有所失

「在哥哥的信中，有我一封信！」她說。

「是給誰的？」我驚訝地問。

「是給你的！」她消極地答。

「什麼要緊的事？」

「沒有什麼，是我要跟你談的。」她臉上失却了天眞。

「什麼？」我覺得我倆來往是坦白地，我從來沒有一點旁的信念。

「你看完就會明白了。」她說完後，臉上顏色白白地，沒有一點血色，我十分地詫異。

一陣火車笛聲，隨着一列火車爬了過來，一陣地騷亂，侯車室的放行門開了，她跟着人叢，便走進月台，從二等車門走進車箱，我站在靠近車窗和她作離別的談。

「你不要忘了給我哥哥寫信呀！」她吩咐着我。

我點着頭一句話也沒有說，這時候我不知如何心裡有一種難過，望着她，我的眼淚滾了出來。

「你回去吧！得暇給我多寫信呀！」她也流下淚來。

「車就要走了，祝你『一路平安』啊！」我勉强地笑了笑。

車蠕動了，鐵的車頭，很怪地叫了一聲。鐵的車身也往前推進了。慧萍這時把臥抬起來，我望着她紅的淚眼，我不知再說什麼好，舉起手來，又繼續地勉强笑了笑。

「唰！我寫給你的信，請你不要看啊！」她好像很焦急。

車動了，我隨着車蹓了幾步。

「你不要看我給你的那封信啊！」她又焦急地重覆了一句。

我點了點頭，再沒說第二句，車奔馳在鐵道上，漸漸地遠了，過了一會，車行得更遠，再望那車尾慢慢地轉了過去，我沉沉地喘了口氣，慢慢走出月台。

在返學校時，我坐在人力車上，皮箱壓着我的兩條腿，春天的太陽，輻射在我的臉上，我心裏有說不出更多的悲哀，車行在馬路上，我眼所望到的一切，全失去了興奮力量，再不能引起我的愉快來。

這離開一個多月的古城，只感到有一種悲哀的氣氛。在第二學期開始時，我的精神好像受了嚴重的刺激。

在學校安排好了，我算備到南城去取慧萍留下的信件，雖然是過了午後，但仍覺冷得很。

在一個漆黑的深巷，我找着門牌號數。當我找到二十七號時，我推着門，找人我覺得是件頂麻煩的事情，我大膽地拍了幾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

「找誰啊？」門開後那個婦人問我。

「我找劉宅。」很小心地說。

「這院沒有姓劉的。」她說完後，很不高興地要關門。

「這不是二十七號嗎？」我很生氣似地。

「二十七號有三個哪！」她說完氣氣地將門推上。

籍着路燈微黃色彩，我又找到一個二十七號，很愉快地，下意識拍着門，裡邊的狗叫起來。

隨後走出一個上年紀的人，將門燈扭着。

「唄勞駕這兒有姓劉的嗎？」我客氣地問。

「找誰啊！」那老人很和藹地。

「我是從天津來，楊慧萍小姐留下的東西，我取走吧！」

「你進來吧！」那老人把我讓到裡邊。

將信件與幾本小說，全數交給我後，我便告辭，我坐了第二路電車，一直地到西四牌樓，又走向學校裏來。

我病了，是我讀完慧萍的信後，我的頭就沉沉地發昏，倒在床上，覺得心裏有說不出來的痛苦，寂靜的房中，沒有第二個人，我的心跳聲清清地能數出來。

「天啊！我眞地病了嗎？」我在床上呻吟着。

一陣敲門聲後，走進來個送信校役，他將信放在床上，便走了出去，我將信撕開，很熟悉的筆跡，一張藍色的花素信箋，堆積着密密地字，我讀了兩行，覺得頭幾乎不能再豎起了，好像有一條鐵捧擊昏了頭顱。

頭痛，精神失錯，發燒……好像死了在床上一樣，春的夜中，有更多的悲哀，嚙着我的神經。

睡夢裏，我看見天雄的血臉，搖幌在面前。

睜開惺忪的眼，太陽已經照滿了屋裏，我慢慢地坐起來，頭仍然有點昏痛，發燒是漸漸退了。

重新讀了慧萍的信，好像清醒過來，我知道自己是神經過敏，可是一夜換來苦惱的夢，很難地立刻排遣出腦海以外，我坐在椅子上，讀着天雄的日記，心裡仍然像燃燒地烈火。太陽將我的蓬亂頭髮影子，照在牆上。

樹依然是禿禿地，沒有一絲綠意，在樓頂與樹中間，還有薄薄地一層雪，這回是多最末次的雪，在我病倒的夜中它降落下來。

拾起筆來，給慧萍覆信，一共費了五張信紙也沒有寫完，因爲我寫了很長，我對慧萍解釋許多。

……………………

慧萍，我不怪你犯孩子脾氣，只怪自己對你沒有熱情，天雄病又犯了，進「××醫院」療養也很好，希望你還像從前地耐煩，照護你的哥哥，而帮助你的嫂子。

桃花開滿枝頭的時候，你來古城這是我期待的。

……………………

我將信封好，送到郵局「掛號」時，當局員將郵戳用力地蓋在信封時，「拍」地一響，我愉快極了，我知道在七天後，會讀到這封的人，就是慧萍——一個有熱情的女孩子。

—完—

世界女性文藝介紹



芬蘭：A．恩納蓁作

周秋紫譯

前言：恩納蓁(Helen A. F. Enehjelm)女士底生平不很詳細，僅知道她是生在美國的芬蘭人。在她求學於美國嘉利福尼亞大學時，和訪美的一個年青的芬蘭貴族相識，後來他們結婚了。一九三二年，他移住芬蘭，最初住在芬蘭京城黑爾辛基市，後來就回到她丈夫底田莊裏去了。她非常迅速地學通了芬蘭的語文，而且用芬蘭文寫了好幾部著作。

「東風」是一九四三年在黑爾辛基市出版的一篇小說「在東風的風向裡」(In the Lof the East Wind)中的一章，是全篇中最中心的地方。這部日記體的小說所取的題材是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間芬蘭戰亂下的現實。

芬蘭現代文學底歷史並不很長，然而也有了光耀世界的作家如魯南堡(Runeberg)和阿霍(Juani Aho, 1871—?)。前者是芬蘭的民族詩人，由於她底愛國的熱烈的詩歌，使芬蘭在世界閃爍着她底光芒；後者是小說的好手，他是現代芬蘭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中國似乎很少介紹。

恩納蓁女士想來當係後起之秀，這裏所介紹的是由上海「二十世紀一九四五年一月號中譯出的，英譯有否修飾，無從得知，但在東西文化斷絕之下，這樣的介紹多少對讀者有點新鮮味吧。

「二十世紀」英譯者並未署名，大概是該刊編輯部同人執筆的吧？這篇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馬格奴斯是作者底丈夫；耶堪是她丈夫的朋友，在戰爭中傷去了一條胳臂，也是她底家庭教師；勃里塔是她底朋友。

譯者註　一九四五・二・十四・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使全區的房屋，狹小的茅屋和豪華的廣廈在寒威中戰慄的討厭的東風又颳起來了。這種風是我們不祥的惡鬼，往常自十一月到四月之間就來作祟我們。在最後的幾天，牠就得緊吹一陣，人們都露着一付被虐苦的面相，不僅流露在他們底眼睛裡，並且滿溢在他們底面部。他們咬緊了牙齒，而孔浮現着淺薄的皺紋，他們底眼睛鑲着紅邊，而且毫無表情，彷彿他們把全部溫暖都儲藏到最深的內部去了。

唔，我在這樣的時候，多麼熱愛芬蘭和她底人民啊！那不斷地緊吹着的東風摧殘了他們底精力，然而不能搖撼他們底寧靜。我們底風不像南國的熱風，那種非洲沙漠中的熱風是能驅人到病災的邊際而且引起人們的爭鬥和罪惡的。我們底東風卻從西伯利亞吹來，牠往往是從東方來的惡魔的化身，抑壓的，少有的，然而，你不能向牠伸手。

我想：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這東風就吹了一個沒有歇閒。每當我從寫字枱上向窗外望去，看見那些照管家畜的姑娘們穿着綠色的衣服，圍着白圍裙在風中走動的情景，我就特別留心這點。她們低着頭，咬着牙在風中掙扎前進，她們是芬蘭家庭婦女的全部象徵。

我不能不熱切期望一種生氣蓬勃的貿易風了，一種溫暖，健旺而且微笑着的和風溫柔地吹拂在芬蘭全國，也吹拂着我底周身。還有這東風所不能促成的一切！山谷中的金盞草和百合花以及紫羅蘭將在人民底心坎繁放花朵，鳥兒們就飛回來了，溪水又汩汩地潺流起來，小河裡的魚兒們在環形的水草裡戲游。但是在芬蘭全土吹着東風，婦女們感到牠刺骨的風芒和無與倫比的逼害，因為她們不能不在家裏找到躲避東風的地方。芬蘭婦女們和東風奮鬥着，而且，像我現在這樣夢想着溫和的貿易風，已經有了幾百年啦？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馬格奴斯離開軍隊的假期已經准了，但是只有五天。他變得那麼厲害，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有時興奮，有時精疲無力，有時漠然冷淡。我底可憐的老搭擋馬格奴斯！我知道你受着事實的教訓而痛苦着．你在前線的什麼地方懶散地站着，一個四十五歲的預備兵中尉，呈着灰色的癲顫，同時，你底田園在不經心的史納生照管下荒蕪着，樹木沒有剪伐，屋頂沒有修葺，其他幾百件的事情都荒廢了！給馬格奴斯那麼短的一個假期，是使他只有痛苦，沒有舒服的，因爲這只能使他發現一切殘缺而沒有恢復的機會……

在馬格奴斯的假期中有時我被一種難堪的疑慮所抓住了，芬蘭底兩個戰爭已經把我們改變得那麼厲害了嗎？我們不再同樣地彼此相愛了嗎？他已經到軍隊裡去了，留下我照顧着田園。他感覺到他底精神和肉體都穿着武裝制服，我呢，我担憂他開始把我當掛在一串鑰匙玎璫作響的主婦了，那是和他巴黎的「cherie」（法文「親愛的」或「情人」之意—譯者註）或那一年在黑爾辛伏司（芬蘭京城的另一名稱—譯者註）的伴侶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呵，他要是能夠知道我多麼殷切希望着活動，色彩，朗笑，變化，跳舞，以及有修養有教育有風趣的人們作伴就好了！我怎樣也不敢和他提到這些；相反地，我必須時時鼓勵他去走那條戰時底道德與義務的狹道。我仍然不時被瘋狂之至的年青的熱情所支配着，可是，四十五歲的馬格奴斯大概比我到了五十歲時更穩靜吧。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

馬格奴斯回家的那天我是有一點盼望的。他已經變了。最近幾年的時間對他是太漫長了。像我熱烈盼望他的程度一樣，我也並未對這樣的事實盲目：從軍隊生活轉變到和平生活，對馬格奴斯這樣的人起了嚴重的衝突。這也許好像很殘酷的，但是我差不多相信，他不在的時候這裡的一切事情都很順利地進行着，雖然有的事情不能做得十分完善。在另一方面，馬格奴斯對極小的頓挫也看得非常嚴重，他會不勝遺憾而且會鞠躬盡瘁地做去，這一切對事情並無絲毫幫助。幾乎這是家庭戰線上最大的任務——認清深思遠慮和焦躁不安是辦不了什麼事情的。甚至可以說，人非否認自己底人格不可。毫無差別地，甚至全部中一個微小得不能充數的事情，人們也必須繼其自然地忍受它，從普通的不方便忍受到最大限度的災禍。實際上，這是任何患難時代的簡單的Modus vivendi（拉丁文：暫行辦法或權宜之計—譯者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這裏的任何東西都是笨重的。樹林，岩石，新綠的田野，狼羣和熊群，以及强大的俄羅斯，這一切永遠緊繞四周，而且也是現實的。要想生活在黃金的外表上，在這裡根本不可能。愛一個人底家庭，愛一個人底宗教愛一個人底國家，就發展成一種不自然的力量。做一個芬蘭人要有一顆對生活底輕快的心，那是太不易了。我如何崇拜這些誠篤的，穩重的，忠厚的，遲鈍而堅忍的人民啊！我愈是認識他們底價值，就愈是感到自己跟他們的不同和無價值。那是痛苦的眞理。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馬格奴斯料理家務的續假批准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

我們底工作包括着全部和一切戶內戶外的工作，在菜園和田野上春天的活動開始了，馬格奴斯整天十二小時忙得沒有住脚。他把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彷彿要忍痛忘掉什麼事情似的。那是什麼事情呢？在這次戰爭中他在後方的參謀部服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那兒酗酒或狂賭過？她們說這種事情是發生過的。「她們」告訴我，一個兵士底生活就接受這些事情。「她們」——這是指的愁苦的妻子，絕望的未婚妻和無助而迷亂的母親們。

更糟糕的是這兩個戰爭的期間相距過短，中間連休息的工夫也沒有，馬格奴斯已經失掉凡事和我商量的習慣了。

然而我決不能無視對他生活的壓迫：他什麼地方。要伸手，甚至自己去駕駛耕種機。實在的，我不能放棄這種年青的情緒；可是，我究竟是四十歲了，而且閱世頗深也不會做那樣的幼稚舉動了。但我還沒有感到那樣的枯木死灰。現在，一切親熱的感觸對我較之二十年前把快樂多少視作權利的時代更覺得深切了，而所有的愁惱也至少像二十年前一樣的使我感動。然而，馬格奴斯卻老邁得太快啦。顯然，男子不能像婦女似的忍受煩惱與逆境的哪，他長得很漂亮，人們幾乎看不出他底白髮，但他已經有不少白髮了，如果你走近去看，你可以看出他底髮根已像寒霜一樣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你不能因為戰爭而停止生活。馬格奴斯和我誰也沒有就此枯竭。我們底關係已經成了機械的，沒有靈魂的了。我應該順從我底本能，在他回家以後馬上就消失了。我很明白讓我們中間建築一條冷淡的墻壁那是不對的。一個悲劇也許會比這種經常的猜疑強得多哩。馬格奴斯並不想到我是怎樣努力纔有那麼的態度的，我是處在使他相信我十分意滿意的危險中吧。那眞是這個不幸中的玩笑了！

然而，我眞能分擔馬格奴斯彷彿負擔着的無名的重荷嗎？冬季戰爭以後，我以為我可以應付任何事情了。比了一九三九年秋季，事情不會更絕望了，而漫漫的冬季噩夢之後，接着是可怕的和平的日子到來了：那天黃昏我們傾聽着一切的條件和孟納輿（蘇芬戰爭中芬軍總司令—譯者註）底報告！還有什麼事情能比格萊葛底胡爾堡服裝上結了線的運動叫人更煩悶的？人只要一聽到最壞的消息，其他的事情就不算什麼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但最壞的事情會用各種方式一再發生的。昨夜我們到臥室裡時，我決心探問馬格奴斯性情改變的緣由了：他掉了許多金錢嗎？他負了債嗎？他酗酒，賭博，或者有了姘婦了嗎？我希望他底回答至少能給我一個清楚的認識。在那該入地獄的，遺棄了神明的小鎮上，他在第二次戰爭中服務的地方，馬格奴斯，我底馬格奴斯，他結識了一個女人！

起初，我不能相信我底耳朵。他底模樣非常羞愧。接着我就像一隻野獸似的狂怒起來了，我，在平時是那麼退讓，那麼好說話，而且永遠不吵架的！幾個月來壓制着的一切都爆發了。我那麼理智地學習着控制了的少女時代的惡魔精神，立刻從一切隱蔽的地方又狂奔出來了！假使我手邊有一支槍，我會把馬格奴斯收拾了的！昨天我還在日記裏自誇能忍受任何事情和控制自己哩。但我過去的眞面目終於是不可治療的狂野熱烈而本性難移的。馬格奴斯時常說我是他底理想，他底善良的安琪兒，他底美麗的花兒；但我是一個有她全部好與壞的屬性的女人。我奇怪男子為什麼要把婦女分成兩個種類：「好的」和「壞的」？每一個婦女是兩面俱有的，我們有好的方面同時也有壞的。

我底思想是另外的女人對我是勢不兩立的。我現在十分清楚在那裡的軍官中迷住他的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了。她是一個橫行無忌的有錢的自私自利的女人，生活上的飢餓者，對尊崇和親密的敬重有不能饜足的貪慾。她把軋姘頭好像當遊戲一樣看待，不，簡直把它當了一種職業，她那麼有目的，有方法，有規律地反覆着她底「獵夫」探險。她往往處在一面離婚一面結婚的情況中，把這行為認為在女職員中是「Chic」（法文「時髦」或「摩登」的意思，特別是在有男同事的地方。對於馬格奴斯，她顯然發現了純粹的浪漫史的線索，他底儀表丰姿，他孩子似的溫柔，這些都是女人們所不能不受誘惑的。「可憐的東西！她如果對我一旦鍾情，就不能制止自己了。」馬格奴斯大有騎士風度地打算替她辯護。可笑的男子們啊！

對這個女人我感到燃燒似的憎恨，在一個大市集上我曾匆匆地看見過她一面。如果我不認識她是個什麼模樣，也許好受一點。她比我年輕十歲，但她過去卻閱歷了無數醜聞，無數訟事和無數男人。我聽說她底迷人之處就在幾滴猶太人的血液。呵，寫着她底事情我是感到多麼的痛快啊！雖然我不想成為自己下意識的犧牲物，但那樣的情感像一個不經意的破瘡底

膿汁一般從我心頭湧出來，我沒有能力控制牠們。自我控制的柵欄一旦傾倒，要再把牠們樹立起來使有不可置信的困難。

那是無上的不幸哪！我向馬格奴斯提議離婚，我是時常把這種事情當作怪誕不經的！但除了走這條路，我不知道有別的辦法。我一想到一個男子在他妻子之外再弄一個情婦，好像對某些不衞生和不自然的事情似的，甚至感到一種生理上的憎厭。在我提出離婚的當兒，馬格奴斯非常驚奇地注視着我。他討厭變易和物議，這是馬上會像瘟疫一般傳播到整個田莊上的，他握了我底手，對我宣稱他不想離婚，而且出人意外地附加着說，我是他認爲是他唯一的「朋友」。我恨這樣的說明。我唯一想聽的話是他依然愛我，但他並沒有那樣說。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我爲馬格奴斯苦惱得很。他並不舒服。昨天來了一封神秘的棕色信封的信，信面上的地點是用打字機打的。馬格奴斯底彷徨不安和茫然失措的情態使我更明白那封信是從什麼地方寄來的了。然而我對這件事什麼也沒有表示，我還是做我自己的工作。

馬格奴斯在我看來好像是一個患病的孩子。我已經看出爲了他底緣故，我也非克服我底厭倦和愁惱不可了。現在的事實是須要對事務單獨處理一個時期，直到目前爲止，要我分担馬格奴斯的任何不幸是異常困難的。馬格奴斯恢復常態的當兒，最後的決定就能實現吧。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

沒有日光的舖張和夏季的弛懈，我們已經進入中秋時節了，馬格奴斯和我故意避免表明我們底關係，這樣一直繼續到由機械又變成人性的存在。目前你不能盼望馬格奴斯底態度或理解，他不用太打算去考慮我們底將來。像一對疲憊的馬拖着過重的荷載，我們並列地在雨中跋涉着；但是，我們都隱約地感覺着，最後我們一定能達到溫暖乾燥的馬廐，在那裡解下我們底鞍轡，乾草，燕麥也預備好了。

也許，我容着一個總是外地人的孩子和一個教師替家庭增加了額外的負担，但馬格奴斯並沒有反對。他明白我須要人作伴，事實上，他讓我隨意作爲也許正和其他「不正經的」丈夫們把珠寶與皮裘攏給他們底妻子有同樣的作用。他努力壓制着他狂躁的性格，他表示着溫厚周謹。沒有別的，沒有別的，只有我底馬格奴斯底豪爽的明朗的脾氣能够克服這些困難。歸根結底，人類去愛別人比被別人所愛也許是更爲重要。因此，我要繼續愛馬格奴斯，甚至不能恢復我們底感情也好。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

有時，我底良心刺激我，使我想到我們底日子是過得多麼優餘而逸樂啊，但像這樣的家庭，正是在戰時下中立國家所應有的現像。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底好馬夫沙隆能在夏天瘦得嚇人了，但毎一個人多少都瘦了一點，所以在起初馬格奴斯並沒有特別注意。直到全部的禾穀收割完了，沙隆能纔說出害怕他心臟有毛病，請求到京城去求那經驗豐富的專家診治。後者看了沙隆能底病狀，看見他還能走動，覺得非常驚奇，馬上叫他回家，並且吩咐他立刻躺在床上。我給那專家寫了一封信去，請他告訴我關於沙隆能底病況。我接到的回信是一張字條：「心臟繼續擴大，不治之症。」可憐的沙隆能，爲了戰時的收穫犧牲了自己！年老的根本就不能做年青人的工作！

突然，什麼事情都叫我感到煩惱了。我坐在馬格奴斯大寫字枱的椅子裡痛哭起來。過了一會兒，鄰堪來到大門口，他發現了我。「有什麼壞消息嗎？」他同情地探詢着，然而並不闖進來。我把字條給他看。他想盡了一切可以安慰我的方法，然而，因爲他在我暴露弱點的時間來騷擾我的，我還是號陶痛哭，對我底不幸完全屈服了。也許我自己寬恕着自己，想着鄰堪終究許是一個醫生；實在，我不知道。人們都愛把苦惱的信賴寄託在醫生和牧師身上。

他讓我儘情痛哭，把我底手長久地握在他底手裡。然後他說道：「聽着，康斯湯司（他是唯一叫我名字的人），究竟什麼原因叫你那麼難過？我覺得還有比老沙隆能底疾病更大的原因啊！這是時常叫我無限悵惘的，在我看到你似乎心事重重的時候。」

對別人的誘發力是太强烈了。我私自保守着的秘密從我嘴裡迸出來了，好像從公主的嘴裡傾吐出來的童話裏的蛤蟆。我告訴他我對馬格奴斯的失敗，我害怕將來的變化，總之，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告訴他了。郝堪僅僅說：「這是很煩惱的啊。」

一個鐘頭以後，我底情緒多少有點平穩了，他就緩慢地繼續說道：「這樣的不幸是戰爭引起來的，康斯湯司。別太苛責馬格奴斯吧！我相信他在軍隊裡或在這裡也沒有一點安靜的時間。在他底眼睛裏時常流露着經過太恐怖後的表情。也許他會遭逢過一個危機，但我相信他一定已經克服這個危機了。你只要安心等待與待他和善就行。他是對你全部獻身的，你明白。在最近以前，我還相信你們是我所見的最幸福的伉儷。」

我底面色明亮了，我就問他是不是他眞能相信馬格奴斯依然愛我。他笑了，回答道：「當然，他是愛你的。他怎麼能不愛你呢？你務必不要把你底眼淚，責備和行爲去損傷他底感情。你告訴我他對你承認他感到空虛與死寂。這就明顯地表示着他底頹傷了。」

我抗議了：「如果他所求的不過爲調和他職務上的單調而需要一個女人，那麼爲什麼又和她戀愛呢？」但郝堪還是微笑着：「因爲馬格奴斯是一個君子，不是一隻雄性的動物哪。他底自尊心逼他爲自己創造一種浪漫司底幻像。然而，他愈是照他底性格行動，他尤其須要保持自尊心，因此他就對那個女人賦與了高貴的人格，馬格奴斯是一個非常善良而豪俠的人物，一個理想家，康斯湯司！」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

「你所關心的事情，」馬格奴斯今天忽然說道：「另外一個女人的事情現在了結啦。你再也不必爲她痛苦了。」

假使我有機靈的急智，我可以在那一刻功夫完全把他爭取過來。但是我沒有。我沒有說出使他底表白有所着落的憐愛的言詞，却譏嘲地說道：「你底能力很可以養一個妻子和一個姘頭而綽綽有餘啊！」

他僅用一種疲乏的聲音回答：「別用法諷刺了，康斯湯西，你不是那樣的人！」他這種聲調叫我琢磨不透是眞與那個女人斷絕關係了，還是僅僅以此使我氣惱。

不能完全信賴一個人底丈夫雖是一件悽苦的事情，也許我永遠不能再達到這個目的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在我們都說了「晚安」以後，馬格奴斯和我回到我們底房內。我打開了窗戶讓新年底神妙的空氣流進房來。當我仰望着天上不知人類，不知愛情，也不知死亡的閃耀的繁星之際，馬格奴斯走過來，雙臂把我抱住了。他溫柔地向我耳語着：「挨緊一點，緊一點，緊一點，ma cherie（法文：我底親愛的。譯者註）」

就是現在我也不敢相信呢。就這樣簡單而自然地，他又回到了我身邊。一切狂亂恐怖的時代都過去了，而且忘掉了。我怎麼能爲了失去丈夫而企圖自暴自棄，並且去郝堪或其他地方尋求幸福呢？我眞不能理解！只有一件事是叫我毫無疑問的：馬格奴斯跟我分不開的，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感到有了庇護。

我們直到現在沒有提過一句過去的話。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很閒情逸緻地談論它的。我好像在此之前沒有眞正知道過什麼叫幸福似的！馬格奴斯宛如沉湎在一種新的偉大的初戀中了，那麼溫柔，那麼愉快。在我眼裡，他好像一個化妝成醜陋老人的王子，現在從他襤褸的衣衫中閃着光芒走出來了。

三幕劇

軟塵

摩訶

大鵬擊水南風勁，忽地吹人落軟塵。

——黃遵憲：由輪舟抵天津作。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新約約翰福音：第八章。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

——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

人物——

胡振華—上海振華實業公司董事長，新光銀行總經理。

方露茜—胡振華太太。

余仲西—上海華英大學工學院教授。

戚宗德—余太太，女作家。

余紹檝—余大少爺，上海復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學生。

余紹魯—余次子，航空學校學生。

梅蕙青—一個自以為沒有父母的女孩子。

葛大娘—一個誠實頑固的老孀婦，天主教徒，方家的窮親戚。

戴洛絲—胡振華外甥女，都市女性的典型。

藍乃德—農民的孩子，一個技術工人。

阿媽

時代——一九三一年

場面—

第一幕—松江城內葛大娘家。

—七月下旬的某一天。

第二幕—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胡公館的會客室

—第一幕後的第三天。

第三幕—：

第一場—胡公館花園。

—第二幕後的第三個月。

第二場—胡公館客廳。

—第一場的翌日。

第一幕

葛大娘的家。屋內的陳設和一般江南農家同樣：結實，老式的方桌，條凳，和其他農具什物雜亂地佔據着那間正屋。中央是油漆快脫完的八仙桌，桌上放着針線活和針線盒。右壁的門通鄰屋，中間靠左是一扇格子窗。窗下一把竹椅和一條板櫈。靠窗的屋角掛着聖母像，像前放着一只小長方的條桌，上面有天主教的一些聖器。靠右牆放一口竹櫥，那是盛放碗盞等用的。此外還有一只方櫈和三四只小板櫈。左邊格子窗旁，在靠聖母像的一面有一道通外面的門。門打開的時候可以看見其他農舍和田野的一角。壁上掛着月份牌，年畫和照相鏡架等，這些東西都是都市上最好的西洋貨，和古老的屋子很不調和。屋子收拾得十分整齊。

葛大娘是個四十七八歲的鄉下婦女，生活把她磨得好像五十七八歲的老婦。她臉上刻着與生活奮鬥的艱苦的痕迹，嚴肅，正直，虔敬，固執，拘謹，省儉和勤勞的一些特性完全表現在她的外表上。她的頭髮濃密，然而已經灰白參半。嘴角深沉地瘪下去，成了兩條深溝。眼睛顯然被針線的活計磨壞了，做活時非戴老花眼鏡不可。她的一身藍布夾褲襖雖然很舊，但十分乾凈。一雙天足，說明她的過去是田地上的耕作者，又是家庭的招料者。說話帶着土音，但不說土白，因為她跟上海方家是親戚，很見過世面的，而且還跟方家二小姐上過家塾，很認得幾個字。從頭到尾，她處處表示着對來訪的客人佔着一種理直氣壯的上風。

方露茜是上海的典型闊太太，人長得漂亮，衣飾豪華，天賦的聰明，傳統的機警，習慣的做作，又加上了洋派的高等教育，用一般所謂摩登女性的尺度去衡量她，簡直可以說，增一分嫌其多，減一分嫌其少。雖說三十八歲了，但看上去總是那麼美麗，那麼年青，彷彿永遠是二十來歲似的。

余仲西，一個美國留學生，學的是土木工程。說他平庸，有點聰明；說他聰明，往往鑽牛角尖。他能自加檢點，能改過，時常受良心的責備，但同時又很自負，很聽不

趕一切，很對這古老退嬰的社會憤懣不平。可是，從美國學來了工程原理也同時學來了拜金主義的功利觀念：凡是有錢有利的就是權力的代表，而權力就是眞理。他跟在方露茜後面走進屋來，葛大娘放下針線站了起來——

方露茜：葛大娘，我們來啦！

余仲西：（隨隨便便地）葛大娘，今天多熱！

方：這些天你們都很好吧！

余：（湊趣）風濕病準不發了，我可以猜着？

葛大娘：唔，累你們惦念着（把竹椅子擺給方露茜），今兒來得早多啦。

方：今兒沒坐火車，開汽車來的。

余：動身也早一點（把上衣脫下）。

葛：（站着不動）我來，我來掛。

余：（謙卑地）不，不，我自己來吧（把上衣白絲手套放方桌上），蕙青呢？

葛：上街買鱸魚去啦。

方：唉，那麼熱，何必叫她出去呢！

葛：（單純地）我叫她去的，這窮地方除了鱸魚，沒有別的，你們來了還不帶幾條回去。

余：（把方桌上的上衣和手套拿起來，把手套放在衣袋裏，走到格子窗那兒，掛在一個衣鈎上。）那孩子這些天怎樣？

葛：（簡短地）還不錯。

方：（微笑）這是說，她沒有一點病痛……

葛：（忽然想起似的）呵！眞哪的事？我把爐子上的水忘了！（向右門走去）我去沏茶……

（方把她攔住，葛就站到舞台左中部份）。

方：（在竹椅子上坐下）。先別管爐子上的水吧，我有幾句要緊話跟你商量——

余：（接嘴）而且，這些話不能叫孩子知道。

葛：唔？

方：葛大娘，我們想，蕙青這樣下去不是個了局。

葛：（生硬地）本來——

余：本來，我們早想替她——

葛：（冰冷地）替她的將來着想嗎？

方：（激動）是的，替她將來着想！她一落地，我們就爲她的將來着想，爲她的前途發愁！我們，我們底身子在上海，我們底心十幾年來却時時刻刻在這裡徘徊！

葛：（不解）什麼？

余：從她一落地，我們就添了心事！

葛：（恨恨地）爲誰？爲她？爲你們？

方：葛大娘，你對我們的誤解，幾時纔可以消失呢？

余：可是，我可以原諒你，你——

葛：（諷刺地）我知道，你還可憐我！

方：葛大娘，請你不用再冷言冷語了！（高聲）現在她在這兒女中畢業了，我們已經替她定好一個新打算了。

葛：（冷冷地）是嗎？她自己個也有了新打算啦！

方：（愕然）她自己個？

余：是什麼打算？

葛：你們頂好親自問她。

方：我想，她小孩子脾氣，不會有什麼好主意的。

葛：那誰知道！

方：（緩和地）我們打算把她接到一個高等人家去寄住——

余：在那裏她可以有好多朋友——

方：她可以和別人家的小姐們一樣，參加跳舞會，打高爾夫球——

余：她可儘量快樂　儘量享受。

葛：（深思地）你們還是叫她跑別人家住去？

余：除了那樣，還有什麼法兒？我還能叫她住在我家裏去嗎？

葛：是嗎？那末，我看還是別叫她給人添麻煩去。

方：給人家添麻煩？決沒有的事情，我們叫她寄住在你這裏不也是負着一切責任麼？比方說，葛大娘，你討厭她不討厭她呢？

葛：我討厭她？哈哈哈！

余：對啦，你不討厭，別人自然也一樣。

葛：可是，除非你們把她接到自己家裏去，要叫她去別人家我不放手！

方：（不安地）葛大娘，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和她過了這些年，現在硬要叫她離開你，你自然捨不得，自然很難受；可是，葛大娘，你得明白，她決不能跟你一輩子的！

葛：我也沒想叫她跟我一輩子！

余：你想：如果我們不是爲了怕她受委屈，早就把她送到管吃管住的學校去了。

方：後來，就近進了這兒的女中附小，熬到現在，居然中學畢業了。我們自然要送她進大學，所以她是不能不離開你了。

余：就是你自己的親閨女，你也得讓她暫時離開你啊。

葛：（低着頭，彷彿自語）我對她，還不是像我自己養的一樣！

方余：（同時）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余在桌旁板凳上坐下。方走到舞台中央。）

葛：（情感激動，彷彿放了閘的水流。）你們把她交給我，我照你們的洋派把她養得這樣大，人不是汽球，一吹就吹大的；小災小病的，我擔驚害怕；下雨颳風呵——

余：是的，你的功勞，我們都知道！

葛：她時常幫着我做做這個，弄弄那個，可我總是告訴她：「蕙姑，你是個千金小姐，你底手不是生來做活的，你看見過哪個小姐的手做活做得粗粗糙糙的？」

方：葛大娘，你別誤會了，我們不是說你對她有什麼不盡心的地方，我們知道，你是盡心盡力扶養她的，要不，她怎麼那樣喜歡你呢？不過，你得想開了，她現在年紀不小啦，該叫她回到合乎她身份的地方去啊。

葛：（自語似的）合乎她身份的地方！到個生人家去——（改口）唔，請你們想明白了，我決不是阻擋她離開我！我知道我底身份，我早就希望你們把她帶到合乎她身份的地方去的，想不到你們到今天纔——

余：可是——

方：可是，你也得明白，我們有我們底難處啊，（語調一變，明快而堅定）到今天，一切難題，都解決了。葛大娘，你相信我們吧！

葛：唔？

余：我想，葛大娘也一定贊成的。

葛：（向方桌左方的椅子走去，然後走向右門）我嗎？我作不了主，你們底打算太慢了，你們自己和她商量吧。（突然）眞是，我要，失陪了，我去一會兒就來！（轉身進裡屋去。）

方：（苦笑）唔，好像我們身上有什麼毒氣要傳染你似的，你恨不得立刻逃走！

（余站起，在舞台上閒蹀。）

葛聲：我——那是什麼話呀！

方：葛大娘，那還用說明嗎？你底脾氣就告訴我們了，你眼，你底話，你底一舉一動，那一樣不是對我們底判斷，對我們底不滿。

葛聲：啊呀，這是打哪說起！

方：我們在你眼裏是犯罪的人！是兩個無恥的男女，是——

余：（打斷她）跟她說這些幹什麼？

葛聲：眞是，跟我說這些幹什麼，水開啦，請坐一會兒，我去泡茶。

方：（望着右門內）這個老頑固，眞叫人生氣！

余：（坐到方桌旁）今天好像更討厭！

方：我們倆不一塊來還好一點，要是兩人一塊來，她底那股勁實在叫人生氣！

余：眞是個 d'ehard！

方：人倒眞好，就是太軸，太彆扭！（向屋內四周巡視，然後走到格子窗前，向外眺望着，背對觀衆。）過去的事情正像一場春夢！一轉眼已經二十年了！你看（回一下頭），那棵丁香花還是像二十年前似的盛 着，一點沒變；只是人事滄桑起了這麼多變化，二十年前，我和你正在熱戀的美夢裏翻着跟斗。我能在許多雜亂的腳聲中聽出你底腳步來，一想到你底名字，心就突突地直跳，臉覺得又發又熱，通身好像火燒似的——接到你一封信，就高興得滿屋亂跳！

余：（回憶地）我比你瘋得還要厲害！記得有一次你把一個半生的蘋果咬了一口，擲在一邊，我就偷偷地把牠拿走了，藏在枕頭底下，每到睡覺時就在你咬過的地方吻個沒完，直到睡着了！

方：（溫柔地）是嗎？我都記不清了！（彷彿追味舊情）想起來，你那時對我多麼溫柔，多麼甜蜜呀，現在，正是「往事如煙，不堪回首」了！（離開格子窗，面對觀衆，走到舞台中央。）現在，我們是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你對於我，不過是我丈夫的一個知趣而可愛的朋友；我對於你，不過是你太太一塊打打麻將的牌友吧了！

余：（茫然）怎麼你今天說了這樣一大套？你知道，當年要不是——

方：別提當年了！我們那時不過是小孩子，小孩子免不了要做糊塗事的，我們的過去已經夢似的過去了，現在，你我之間一點陳跡也沒有留下啊！

余：（站起）可是，蕙青呢？

方：不錯，我們有個蕙青，她是你我之間的唯一連繫！（又走到格子窗前向外眺望着）她到這世界上來的時候，正是臘梅盛開的時候，我叫她姓梅，葛大娘把她看成你我之間不名譽的私孩子，是一樁醜事的結晶，所以我偏給她起了個名字叫蕙青！

余：梅蕙青，這名字實在芳香，事實上，她正是一個眞正的純潔的愛情的結晶，a child of honor！

方：（轉過身來，向右走，雙手反放在背後，彷彿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我們年青時代所做的糊塗事，想起來眞可怕呢！一直隱瞞到今天，你是堂堂的大學教授，我是全國金融巨頭的闊太太，一點也沒有受到社會的裁制，道德的責罰，你說不是萬幸嗎？

余：（低聲地）可是，我們的蕙青受了罪啦！

方：（自衛地）我們可以盡力替她想法的，而且——

余：而且，也是爲我們自己着想，（在舞台上不安地來回踱着。）但是，你知道，我們永遠沒法替她——我一想到這事，就自己恨自己，自己咒罵自己，我爲什麼那麼懦怯，那麼卑鄙，不敢挺起腰來向這宗法社會挑戰呢？然而，我是一個弱者，我沒有公開承認她是我親生女兒的勇氣，我要保持我的社會地位，我要顧全我僞君子的尊嚴；同時，自私自利的卑鄙心卻壓不住良心的責備，我又不能把她從我良心上完全抹去！我無時無刻不感到精神的痛苦啊！（走到格子窗前）。

方：（宛如感情決了堤。）那末，我呢？我底精神上的痛苦比你何止厲害百倍！你還有兩個孩子，我呢，許是主的責罰吧，親生的孩子只有一個蕙青，可是我卻不敢認她是親閨女，叫她和我一塊過活！我——

（余回頭，做手勢，制止她說下去，但她的話如決堤的水，一時是制不住的。）

我底心，我底心用什麼來比喻好呢？（哭聲）蕙青

跟我提到希望一個孩子的話時，我底心又酸又痛，有一次竟忍不住大哭起來，把援華嚇得——

余：（急劇轉身）啊，蕙青回來啦！

（梅蕙青從左門跳躍而進。她美麗，年青，活潑，瀰爽袍上套着乾淨的藍布罩袍。好像通身全是活力，志高氣揚，說話也帶土音，豪爽，天眞，絕沒有都市女子的扭揑習氣，更沒有一般所謂上流社會女子的嬌氣和做作。她佔有方露茜的一部份性格，但社會的敎養使她成就了另一方面的發展。

梅：（在門口站住，微嬌）唔，你們已經來啦！（隨手把籃放在門口。）

方：（母愛地）蕙青！我們早來啦！

梅：（走到方身邊）你們來了，這就好了，我有一肚子話要跟你們說哩。

（方撫愛地摸弄着梅的頭髮，梅柔順地微倚在她身上，彷彿母鳥懷中的小鳥似的。葛大娘托着茶盤，咬咬上嘴唇，對她們看了一眼，略停——）

葛：（厲聲）蕙姑，買來的鱸魚呢？

梅：（從方處走開）徐老四說賣完了。

葛：（把茶盤放在方桌上，同時爲了騰地方，把桌上的活計移到方機上，責備地）他沒有，不許上別處買嗎？

余：（同時）沒有就算了，我們不是爲了鱸魚來的。

梅：我跑過好幾處，都沒有啦。

方：（站在格子窗前向外眺望着）下次再說吧！

梅：（走到余面前）三叔，我眞想您啦！

余：（注視她，那情境，只有父親對自已底女兒纔有那份殷切。）是嗎？我也很惦念着我底好孩子呢。

梅：（對葛，奇怪地）唔，大娘，您怎麼沒穿上我替您新做的那件藍布短襖罩呢？

葛：（冷冷地）忘啦。

梅：（孩子氣）咦，怎麼忘啦？我臨走時不還跟您提過的？（對方余兩人）你們不知道，我底同學來找我玩時，大娘穿了我做的藍布短襖罩，很會招待她們——

葛：（不痛快）你總是愛東拉西扯的！

梅：（走去替她做事，把茶杯等放好）你就坐下，陪三叔方姨談談多好，我去拿開水去。（想把葛大娘拉到椅子上去。）

葛：（厲聲）別管我，蕙姑！你自已坐吧！

梅：（驚奇地望着她）怎麼？大娘，我請您坐下您倒不高興啦！

葛：（突然，若有所感，溫和地）我知道，我知道！（她摸摸梅的頭髮，然後把椅子板櫈擺齊了，從右門下。）

梅：（悵惘地望着葛大娘走下舞台）你們來了，大娘總是不肯坐在一塊說話！

余：（似乎是解釋）她就是那麼古怪的脾氣。

梅：（搖頭）不，不，大娘跟我底同學都很合得來，她們來了大娘總是又說又笑的。

方：（對她走去，撫摩着她底頭髮）她看不慣我們！（在方桌中央坐下，面對觀衆。）

（余仲西在方桌左首坐下。）

梅：（醒悟地）唔，也許。大娘總說你只求一時快樂，其實生在這樣一個世界上爲什麼不求一時的快樂呢！（在方桌右手坐下）你們來的時候，路上看見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余：快到這裡的時候，碰到好些姑娘，她們站在路邊好像在叨唸我們。

梅：（微笑）她們都是我底同學。（對方）方姨，她們不光看您底衣服式樣，還學您走路的樣子呢；有幾個有錢的同學到上海去買了像您穿的高跟鞋，有的還去燙跟您一樣的頭髮！

方：（有趣地）多好玩，那群孩子！

梅：（津津有味地）記得，有一次她們說來沒有來，她們等了一天沒等着，轉天都找我打架哩。她們知道三叔是上海一個大學裏的敎授，沒有一個人不羨慕我的！

（葛大娘提開水壺上，開始沏茶。）

三叔，您不是曾經對我講過一個笑話，說有一年，您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您住的房屋失了火，您冒着大火把二房東底老太太救了出來嗎？我也把那件事告訴同學了

余：（支吾地）那——那只是一個笑話吧了，孩子！

葛：（沏好茶，把茶杯分放在各人面前，搭訕地）救了出來，可是已經死啦，是不？

（葛開始替各人倒茶，方底目光始終掠視在梅蕙青的前後左右，有時長久地注視着她。）

余：可不，已經燻死了。

葛：（放下茶壺，向後退，深思地）救了一個死人，外國人還賞了您一個獎章哩，不是嗎？

梅：大娘，您眞是，這不是說過好幾次了嗎？

葛：對啦，我也早就聽熟了。不過也眞是：我忽然想起，一個男的救了一個死人，得一獎章；可是一個女的生了一個活潑的孩子，卻一點獎賞也沒有！

梅：（笑她幼稚）可是，大娘，女人生孩子又該有什麼獎賞呢？她們生孩子是想要一個小寶寶啊。

葛：（冰冷地）是嗎？女人生孩子，有的是爲了要一個小寶寶，有的不是！

梅：（不懂她底意思）大娘，您少說幾句不行麼？我眞不明白您底意思。您想女人不是爲了要一個小寶寶，她爲什麼要生孩子呢？

（方把雙手壓在梅的手上。）

葛：我也不知道啊，她爲什麼不要小寶寶而生了孩子！

梅：（天眞地）大娘，你都弄錯了，天下的娘沒有不要自

己底孩子的！

方：（强制着激動的感情，用力壓住方桌上的梅蕙青底雙手。）把門敞開一點吧？這屋子——

蕙：（打開左手大門）這屋子悶得慌嗎？（從右門下）

余：（受了傷似的）這樣的人，沒法！

梅：（袒護地）大娘就是折騰不清！

方：（喘過氣來似的）現在，好多了！蕙青！

梅：（摸不着頭腦）唔？

方：你中學畢業了！（弄着梅的手。）

余：（盡力要掃除適才的悶空氣）對啦，你中學畢業了，讓我先來考你一下英文吧。Have you made a plan for the future?

梅：啊，什麼？您說得太快！

方：（微笑）他問你有將來的計劃嗎？

梅：將來的計劃？

方：（微笑）他問你有將來的計劃嗎？

余：等等，我再考考你底數學吧！——

梅：（阻止他）「得啦，三叔，我一聽數學就頭痛！

余：那不成，數學是科學之母！難道你學校裏的先生沒講過嗎？

梅：（搖頭）沒有。

余：唉，這鄉下學校眞糟，連這點常識也不教給學生，還談什麼教育！蕙青，數學先別提，從今天起你得在英文上下功夫！

方：對了，這是很要緊的，到上海的上流社會去交際還是一種工具。記得我像你這麼大時，莎氏樂府可以背出來

梅：（好像辯解，又似抗議）不過，我們趙先生却總跟我們說：現在既不是讀死書的時代，也不是死讀書的時代！他說這時代是雙手萬能的時代，我們學校底教育方針是教做合一！我們要活用知識，不能做知識的奴隸，背死書是萬萬要不得的！（右手伸在桌上。）

余：（冷笑）也學會時髦啦！

方：（左手摸着梅底右手，憐憫地）可是，蕙，你底知識太落伍啦。

梅：是嗎？但憑您怎麼說吧，我怎麼也耐不下心去讀死書！我們底先生，我們底同學，誰都瞧不起讀死書！

余：（自語地）當初要是送到教會學校去就不會這樣了！

梅：（好像沒聽見，誇大地）我們趙先生時常跟我們說：社會就是一所大學，自然就是一本大書！

方：（疼愛而惋惜地，左手撫摸着梅底手背，右手托腮）孩子，你們趙先生是個沒有多少學問的人，連大學也沒上過！

梅：（文不對題地）我喜歡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他們也喜歡我！趙先生是生命的象徵，我頂喜歡趙先生！

余：基本的學識，不，高深的學問，是很重要的，不然，這世界可以不用工程師，只有工人就成啦！

梅：也許我還欠缺基本的學識，但在實生活上我是一個有獨立技能的人了！我會耕地，我會播種，我能收拾花兒，我會餵猪，我會放羊，我能炒菜，我能——

方：（痛惜的樣子）得啦，得啦，孩子，你學會這些本事到上海去有什麼用處呢？

梅：到上海去有什麼用？我沒有打算要到上海去呀！

余：我們打算叫你去！

梅：（高興地）眞的嗎，三叔？是去玩一個禮拜麼？跟上次到南京一樣麼？棲霞山的紅葉實在美麗啊，上海除了熱鬧還有甚麼好地方嗎？

方：有的是，龍華的古塔，高橋的海濱游泳池，吳淞砲台，滬西麗亞栗妲村，好地方多得說不淸，你玩也玩不完哩！

余：並且，我們還要在上海替你找一個永遠住下去的地方

梅：（驚訝）在上海找個永遠住下去的地方？三叔，那是什麼意思？

方：（微笑，充分表示出母愛來）那是叫你到上海住去，好孩子！

梅：到上海住去，上海那有我底親人？三叔，您能留我住在您家裡嗎？方姨，您呢？

余：蕙青，我們已經都替你安排好了，你不必多問。

方：（作進一步的解釋）蕙，你現在畢業了，你應該有個將來的計劃啊。我們——

梅：你們替我想出一個將來的計劃啦？

余：對極了，聰明的小寶貝！

方：我們打算從今後叫你到上海去，住在上海的上等人家裏！

梅：甚麼上等人家？

方：現在還沒有一定，不過我們一定替你找一個又高尙，又美，又舒適的家庭。那家庭裡有跟你一樣年青的孩子，你跟他們一塊兒玩，打高爾夫球，搖船，看電影……什麼都好玩，什麼都有趣！

余：更有趣的，你可以騎馬，游泳，跳舞——

梅：（突然地）得啦，三叔，我不做那空夢！

余：（奇怪地）空夢？

梅：可不是空夢，方姨，您說我那來那麼多錢去花費呢？

方：（恍然大悟）那沒有問題，有我替你設法。

余：總而言之，一切由我們替你打算，替你安排，你什麼都不用過問。

梅：你們雖然待我好像自己底孩子一樣，可是究竟不是我底親爹親娘，我那能依靠你們一生？再說我也應該獨立了

方：（痛苦而激動地）你娘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差不多就是我底孩子！

余：你爹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了，他底孩子我能不照顧嗎？

梅：（站起，走到舞台中央）不，我不能那樣，我不想那樣！

余方：（同時站起）你不想那樣？

梅：（堅決地）我不想那樣——那不合我底志向，我有我自己底計劃！

方：（焦急地）你自己底計劃！

余：你底計劃說給我們聽聽，咱們來研究研究。

梅：（滔滔雄辯地）第一，我中學畢業了，應該獨立謀生，我不能再依賴別人；第二，我不願用你們底錢到上海去過好生活，你們過去幫助我的一切，我打算一步一步報答你們；第三，我實在——

余：（打岔）我們底小蕙實在不愧中學畢業生了！你看，多能說，而且說得多有理！

（方背對梅，走到桌旁坐下，面對舞台下，眼內含着盈盈淚水。）

梅：（繼續下去）我實在不想去寄住在別人的家裡，我們底史地教員李先生就嘗過這種寄住人家的滋味。她說：那種上等人家最虛偽，表面上說得好聽，骨子裡恨不得吃別人底肉。她寄住在那裏自然更受他們的奚落，更招他們的恨了。那些上等人底嘴十分甜，他們底心十分卑鄙，我絕對不去住在那樣的人家！

方：（央求地）可是，蕙，我們決不叫你——

梅：（打斷她）是的，你們決不會隨便找一家叫我受罪去的。不過，我自己明白我自己底地位，我自己底身世！（回憶地）我底爹娘生下我就被虎列拉奪去了生命，除了葛大娘我沒有一個伴侶，沒有一個親人！每次到同學們家裡去串門子，看見人家都有爸爸媽媽姐妹弟兄，一家有一家的天倫之樂，只有我，跟着一個守節的葛大娘相依爲命！

（余低頭在舞台上來回蹀步，方強制着情感的奔放。）

同學們都知道我沒有一個親人，她們背地裏叫我「棄兒」，所以我連同學們的家裏都懶得去，怎麼能到一個陌生的上等人家去寄住呢？三叔，您說我不是個沒有父母，沒有骨肉之親的一個可憐的孩子麼？方姨，您說我寄住在一個一家歡樂的家庭裡，難道不會觸景傷情嗎？

方：（嘴唇微顫，強制住眼淚）可是，好孩子，你有我們在呀！

梅：（不在乎地）你們，是的，你們對我太好了，我得有今天也全是你們幫助的，可是，你們倒底不是我底親爹娘，我一年也只能看見你們六七次！我只感到你們對我好，幫助我上學，我從你們身上從來沒有感到一點父母之愛！

（余從上衣袋裏掏出煙捲匣，嘴裏吊着一支香煙，通身摸索火柴，沒有找着，走到掛大衣的地方。）

方：我，我……叫我說什麼好呢？我是想盡方法，用盡力量了！並且我總想叫你去跟我過年過節的，不過，不過，你方姨丈是那樣古板的一個人，他跟小姑娘一塊不很對勁的。

梅：（發現余在找火柴。）要火兒？三叔？（走到聖母像前拿出火柴匣。給余點上烟捲）。

余：（梅給點好了煙捲，悠然抽了一口，對梅站着神氣十足地，一半好像玩笑。）那麼說來，我們替你按排的計劃，不能實行了？

梅：（搖頭）絕對不能！

余：那末，以後你打算怎樣呢？

梅：我打算怎樣嗎？

方：對啦！

梅：（興高采烈地）那末，三叔，您把門關緊，方姨，您坐穩了！我底消息會叫你們嚇一大跳！預備！預備！

方：（着急地）快說吧！

余：（打趣地）我也找個座兒吧，別把我嚇倒了！（背靠方桌坐下）好了，你說吧，坐穩啦！

梅：好，那末，我說了！（略頓）我快結婚啦！

方：天呀！

余：你快結婚啦？

梅：（肯定地點點頭。）

方：和誰結婚？

梅：自然和我底愛人啦！（有一點不自然）

方：你底愛人？你那兒來的愛人？你沒有一點交際，誰也不認識！這兒也沒有一個人啊！

梅：松江城有一萬多的人口，怎說沒有一個人？

余：我們說的是有資格的上等人，有錢的上等人，這裏有留學外國的人嗎？

梅：沒有，三叔！不過，乃德不是一個上等人。

方余：（同深驚訝）什麼乃德？

梅：（俏皮地）他不是一個上等人，正像我不是一個貴族小姐一樣。

方：（忘其所以）什麼意思？妳忘了你是一個貴族小姐生的？

梅：我知道，大娘總是把這件事對我叨唸，可是，我眞是一個貴族小姐生的？不，我要是有貴族小姐的福分，就不該在這鄉下長大了！

余：那末，那個傢伙——（自覺失了身份）唔，他是一個莊稼漢麼？

梅：不，他是昌隆機器廠的一個工頭，他有一副機器上的好能耐，還有一付好腦子！

余：哈，哈！原來是個機器匠！機器匠比莊稼漢高不了那去！

梅：（兩手反放在背後。）他不會終身做一個機器匠的，可以自己開個機器廠，他有發明的才幹，前途當然是十

分還大的！

方：這絕對是不會實現的！

余：發明？眞是談何容易！多少外國留學回來的碩士博士都不會發明什麼，一個沒受過教育的機器匠能發明什麼

梅：（抗議地）他受過教育，他底學問比我強多啦！

方：就是受過一點教育也高深不了！

余：受過幾年教育？

梅：他是職業學校機器科出身的。

方：你怎麼看上他的？

梅：看上他的？我怎麼說好呢？他底妹妹是我同學，我們打小就認識了！

方：不過，這事簡直是胡鬧！

余：而且是絕對不能許可的胡鬧！

方：連想都用不着想，這種事情做不的。

梅：（斬釘截鐵地）我做這件事是經過再三考慮的！

方：（對右門內）葛大娘！葛大娘！

聲：噯！就來！（大娘上）

方：（聲色俱厲）葛大娘，這是怎麼說的？她怎麼能嫁給一個機器工人！

葛：我不是她親娘，那裏管得了她！

方：這是什麼話！那末，他們底事是你做的主？

葛：我纔不咧！我絕對反對！

余：（從左首門邊走過來）啊，你是一個懂事的人，（走到舞台右中）你滿意那個機器匠嗎？

葛：（在右門邊）自然，我先不依那個孩子，打小我看他長大的，他們藍家的人都有一股鯁勁，那孩子底脾氣更特別——

梅：（搶着說）他是這個世界上頂好頂聰明頂有爲的一個青年！

葛：他是個機器匠，家裡種地他那裏配娶一個富貴人家養的小姐！（走向右方）。

梅：（彷彿自語）就算我是一個貴族小姐生的孩子，我可是在鄉下養大的呀！（反攻）方姨，我今年已經十八歲啦，您不是說我娘生我的時候是十八歲嗎？那末，至少我娘是十七歲結婚的，我娘難道那時也不知道結婚的重要，隨便出嫁的嗎？

葛：也許不知道，所以要——

余：（打岔）不過，蕙青，你不能跟你娘比的啊，——你對你出身的社會還一無所知，你現在生活的社會不是屬於你的，你應該等待着——

梅：三叔，我等待什麼呢？我有什麼可等待的？叫我去寄住在一個生人家？叫人家討厭我？叫我去做一個無能廢的冒牌闊小姐？我有什麼理由去等待呢？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一個親戚，我結婚不結婚跟別人有什麼相干？誰來——

方：你完全把我們忘啦，蕙青！

梅：不，方姨，我一點也沒有忘記你們！你們對我那麼好，那麼關心，我永遠忘不了你們。現在你們幫助我中學畢業了，把我培養得這麼大，我要結婚了，你們自然很高興的。三叔，你說不高興麼？

余：（尷尬地）假定，假定這件婚事是我跟你方姨作主的，我不知要怎樣高興呢。

梅：誰作主都一樣，不過我知道你們一定很捨不得我，我和乃德結婚後就離開這裏，也許一塊上青島，也許到天津去。那時我有一個最後的要求（走向方），方姨，我想您一定會答應我的。

方：是什麼呀？

梅：（想得很周到的樣子），如果我們到了青島或天津，其實也不算離你們太遠！三天寄一封信，時間也不算過得太長。我要求你們時常給我寫信，寄給我一匕種上海出版的雜誌，叫人看了好像你們是我底親屬，不是天地間的伶仃兒！

方：（坐倒在桌旁的椅子裡）。啊，蕙青，你眞叫我的心都碎了！（抹眼淚）

梅：（吃了一驚，俯到方身上）怎麼啦，方姨，我說錯了話嗎？您竟爲我感動得流淚啦，您對我太好了！

（門外有脚踏車車鈴聲），兒童合唱的歌聲，其中有一段歌聲是——

朝朝夜夜自已思量，

我是何人養？

顧我冷熱，問我飢寒，

唯有我爺娘！

望我大，望我長，

望我身體强；

爺娘辛苦，爺娘忙，

我愛我爺娘！

在嘈雜的人聲中兒童的合唱聲逐漸遠去，脚踏車車鈴聲又清脆地響起來。

余仲西走向左門，向門外探望）。

梅：（跳躍地）就是他，還是藍乃德！我去召他來跟你們談談！你們看見他以後就會明白，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說得出，就做得到，他是那麼有意志，有毅力，有決心，有勇氣——

葛：（始終做着針線活，或張羅着，到現在再也忍不住了，打斷她底話頭）。一點不錯，他打小就是個小强盜，要想偷我們底梅子準給他偷到手。

梅：大娘，現在您怎麼那麼反對他了？前二年我記得您還十分喜歡他的，他幫您做過不少事啊。（門外車鈴又響了起來）我去叫他來跟大家見見吧。不過，大娘，您別引頭反對他，那沒用。

（梅從左門下余站在門口望着。

葛：（從右走到左，表示出最大的決心）。非想法不可！你們來得正好！我不能眼看着她這麼下去。（站窗口向外望）。

方：都怨你爲什麼不早一點阻止她呢？

葛：（轉過身，面對余。）我有甚法？她已經是十八歲的大姑娘啦，現在又是這樣的春天，花開得叫人動情，鳥叫得叫人心亂，我管得住她？你們想法吧！

余：（走到葛的對面）你說，我們怎麼能夠？我們連一個法定保護人的資格都不能明白宣佈啊。你說我們用什麼方法去阻止她？

梅：自然有，只要你們肯下決心！

方：有什麼法子，你快說吧！

梅：法子是法子，决心是决心，如果你們有決心，這事還不致壞下去。

余：倘不是沒有辦法，我們總可以盡一切力量！

葛：你們不可以把她弄到上海去嗎？

余：我們早已跟她提過啦，她不聽這一套！

葛：我說叫她到上海去，自然不是叫她隨便住在這兒那兒的。（對方）你把她領到家去，讓她跟你住在一塊！

方：那怎麼行！

余：那是辦不到的！

（未完）

編後記

本刊因機構改革，出版日期也受到了相當的影響。這一期出三四月合併號，以後當盡力使其準期出版，大概這是讀者們樂聞的吧。

× × ×

這一期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分量，好在有作品自已在說明，也無須辭費。

× × ×

「決戰婦女生活檢討特輯」在目前確是每一個女性應該思考的問題。「婦女向哪里去？」其實也不僅是女性本身的問題，如果你沒有想過，請你讀一下特輯中各位女士的意見！

× × ×

「家庭防空講話」和「空襲救護法」是目前每一個人必須知道的常識，尤其是家庭主婦。關於這方面的稿件我們異常歡迎，希望大家來稿！

× × ×

說到來稿，我們向來是公開採用外稿的，各欄一律歡迎，但特別需要的是有時間性的新材料，請撰稿諸君不要忘了本刊的「性格」，更不要忘了「當時當地」的要求。

× × ×

下期的特輯是「女性與文學」。由目前活躍北方文壇的各著名作家執筆，乞注意。

× × ×

本刊的稿費，在出版後就結算清楚，如果還沒有領取，本市作者請移玉至中華週報社經理部會計課領取，外埠作者請來函索取。

× × ×

三幕劇「軟塵」，頗有問題劇的意味，對人性的描寫並無公式的成套，如果人生是戲劇，那末這部戲劇所表現的確是眞實的人生，刊完後請讀者批評。

投稿簡則 ◎◎◎◎

一，本刊各欄一律歡迎外稿。

二，譯稿須附寄原文（原文用完負責寄回），如原文不能附寄時，請書明出版年月日，出版處所及原作者。

三，文字以白話爲主，必要時亦可酌用文言。

四，文字以精練趣味爲原則，以二三千字最合理想，除特約專稿外，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

五，文中如有插圖，請用墨色描繪，以便製版。

六，本刊爲尊重作者筆墨起見，凡未經採用之稿，如附有開就地址之信封及退稿郵票者，一律退還。否則恕不退稿。

七，來稿一經採用每千字致薄酬五十至一百元。於雜誌出版後一個月內發出。

八，來稿請勿一稿兩投，否則停發稿費。

九，本刊已刊文字如經讀者指出係抄襲品時，除取消稿酬外，並將抄襲者眞實姓名公布。

十，來稿請逕寄北京東四北汪芝蔴胡同二十五號中華週報社內婦女雜誌編輯室。勿寄私人，以免延誤。

請您和任何染料比較

——人人說好——

——位位道強——

染力
鐵證

偉大無匹

聚財五子商標

亘古以來·最高標準染料·

染色精

一包：能染白布五尺·或是毛線半磅·舊衣服染一身·綢緞紗蔴五尺·呢絨准染一碼·用法十分簡便·出色鮮艷明媚·任憑浩晒不怕·絕不退色落色·否則請您退錢·

效能：

壓倒一切的理由：

牌子老
原料高
成分好
定價廉
收效快
不虛偽
不騙人
銷路廣
聲譽隆
美點多
人人用

（獨樹一幟　染料王座）

·王趾周大夫精心監製·

華北總經理：天津南市華樓旁大成旅館內上海謙信駐津分行
北京辦事處西河沿聚賢旅館內二十號謙信行

分銷：唐山新桑市光明·保定·石門·順德·磁縣·彰德·濟南·青島·周村·博山·桑園·德州·滄縣·

百病：乘虛而入！

五勞七傷
面黃肌瘦
腎虧陽萎
夢遺滑精
腰酸腿軟
心跳氣短
失眠健忘
惡夢盜汗
空咳吐血

保真丸

唯服本藥：

可以轉弱爲強·補血助力·固腎強精·
強心健腦·收效迅速·有口皆碑·

京津各稻香村 京報房均售 歡迎外埠代理